

六十一

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县与县之间基本不通公路，乡与乡之间也基本不通邮电。像马侯岭这样的乡村，基本上没人看过报纸，农民们知道抗日战争是从乡长要求派壮丁、征粮税的时候听到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是通过各村赶集，走亲戚和道听途说的。至于乡村的妇女，则是在街谈巷议中得知这件事情。不过，从官方获知日本人投降这个大新闻的人也还是有的，那就是马侯岭的保长华德贤，但他获得消息的时候比华存珠还是慢了一天。

八月十七日，华保长去乡里开会，得知日本人投降了。乡长让保长们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每一个老百姓。开会的时候，乡长给了每个保长一张报纸，要他们原原本本地向老百姓做宣传。当然，这次开会吃得特别好，还给每个人发了纪念品，表彰他们在过去八年中抓兵派粮的功劳。

八月十八日天刚亮，华德贤就同华茨轩来到了华优志家。

华优志正在穿草鞋，见他们来了，马上站起来，笑嘻嘻地说：“两位这样早就来了，刮的是什么风呀！”

华保长大笑道：“这样早就赶过来是为了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日本人投降了，老蒋抗战胜利了！”

华优志故作镇定地说：“我一个死农民晓得什么，哪像你们当保长的人消息那样灵通，什么消息都是你先知道。”

华德贤听了十分得意，他笑着说：“这叫有弊也有利！你知道的，为了抗日，我当这个保长帮助上级抓兵派粮不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骂。你想想看，不抓兵，不派粮，抗日怎么抗啊！你不能要老蒋一个人去抗日吧！没有兵，没有粮食，抗日不就成了空话吗？老蒋向省长要兵要粮，省长向县长要兵要粮，这样一级管一级，到了乡下，我就只好向农民要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官出于民，民出于土，我不问农民要，问谁去要？这样自然就得罪人了，我不是把你二哥也送去当兵了吗，可我有办法啊，那是抗日需要啊！现在好了，抗战胜利了，大家肯定都很高兴，我

想原来骂我的人大概也会原谅我了吧！”

在华保长侃侃而谈的时候，华优志只是微笑地看着门外，华茨轩则站在一边，不停地向保长示意，要他少说几句。但保长十分得意地说着，并没有接到华茨轩的暗示。

华优志笑着说：“你们两个还是坐下来慢慢说吧。我本来磨好刀准备去割担草回来，你们来了，我大概是去不成了。我刚起来，泡茶的话水还没有烧，你们两个先坐一会儿。”

华德贤招呼华茨轩也坐下，华优志洗过手，拿了个盘子去房里抓了盘花生，放在他们的前面，道歉似的说：“花生还没有烘干，没有什么东西招待你们，先吃几颗花生再说吧。”

华茨轩说：“优志哥，现在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收割，讲那么多客气干什么！”

华德贤剥了一颗花生丢进嘴里，嚼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味道还可以，如果煮熟就更好了。”

华茨轩说：“你这个人太不知足，人家刚起床，准备去做事，哪有时间来替你煮花生呀！优志哥，你别理他，他就是这副德行。”

华优志笑着说：“煮一下是好吃一些，不过吃生花生对人的身体还有好处呢！”

华茨轩看到优志之前的表情，料到他可能已经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按华茨轩对优志的了解，如果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好消息，华优志肯定会很兴奋，而他刚才表现得那样平静，甚至有点心不在焉，肯定觉得华德贤放的是马后炮，一点也不新鲜了。

华茨轩笑着说：“优志哥，日本投降的事你大概早就知道了吧？”

华优志一本正经地说：“家先生，我是一个农夫蠢子，又不当保长，哪里会比你们早知道这个大新闻哪！”

华茨轩摇摇头说：“不对，刚才保长告诉你这个大好消息的时候你的反应相当平静，甚至是满不在乎，我敢肯定你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而华德贤保长只顾自己高兴，哇啦哇啦地乱叫一通，引起你的暗笑。你还不老老实实讲真话？”

华优志笑着说：“茨轩老弟，你不愧为大学生，什么都瞒不了你，你真是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一眼就能看出个八九成来。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前天下午就知道了，是存珠上县城卖蒜头，从县城里庆祝游行的口号中知道的，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回来告诉了我和存松，我们三个人又到范卓云老师那里打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谁知他半上午就接到王雅正老师特别派人送过来的报纸，提早就知道了。前天晚上就由存松做东，我们一起喝了几杯庆祝抗日胜利的酒。”

华德贤气得拍大腿说：“真该死，我又上了优志的当了！我还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殊不知我这是在自讨没趣呢。优志老弟，我这就要责怪你了，这样的好消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呀，你也太不够朋友了！”

华优志笑着说：“古人说，孔夫子面前莫谈书，鲁班门前莫弄斧。只有你们当保长的人来告诉我们农民，哪有农民反倒去告诉保长的道理？那岂不是班门弄斧，子教三娘吗？”

华德贤无可奈何地说：“茨轩先生，你看这个优志老弟啊，可以说是无理强三分，有理强一丈，明明是他不对，他反倒有一大套理由。”

华茨轩冷笑着说：“德贤老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怎么又是我的不对呀？茨轩老弟，这我就不理解了。”华德贤有点不服气地说。

华茨轩摇摇头说：“你这个人呀，就是有点不虚心，总认为自己能说会道，又是一保之长，就觉得自己比人家高明。以我了解的情况来判断，优志兄并不比你笨，在为人处世上甚至比你更高明。你的优势在于你是大村子里的人，优志所在的村子比较小，当然，你比他有钱，口才也好一点。可刚才你讲话就有点看不起人，你总认为自己比他高明，这是不对的。孔夫子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你

不了解人家，反而认为自己比人家高明，今天你就碰钉子了吧！”

华优志一本正经地说：“茨轩老弟，你言重了。保长先生当然比我们高明，不然他怎么会当上保长，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呢！我为什么不去告诉他，在于当官的人和不当官的人是不一样的，不管官职大小，他们和老百姓总是不一样的。当官的人只有不耻下问，老百姓才会和他讲真话，否则就是来问，老百姓也不一定讲真话，这都是当官的人长期欺负老百姓的结果。”

华茨轩叹了口气，说：“这是中国的悲哀，当官的人看不起老百姓，老百姓对当官的有怨气，甚至仇恨，因此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毛泽东为什么能够煽动农民造反，其实就是钻了这个空子。而下面的乡、保长却从来不去想这些事，他们总是想‘管你妈妈瘦，只要我的斤两够’，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的私利，这是很害人的。”

华德贤听了华茨轩的感慨，很久没有说话，只是不断地剥花生吃。

华优志打破了沉默，轻声说道：“这也不能完全怪下面的乡、保长，主要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出一个主意，下面的人就层层加码，结果弄得官赋一升民八升，四海尽良田，农夫犹饿死。我们农夫苦呀！”

华德贤有点激动地说：“你说农夫苦，当保长、乡长就不苦了吗？举个例子来说吧，这几年为了抗日少不了要抽壮丁去当兵。你们是知道的，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比我们的好，打起仗来总是中国人死得多。我们乡抓去的壮丁训练一下就上战场了，有些人连枪都不会放就上了前线。我们开会时有人透露，打一场大战真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呀！前线死的人越多，上面下达征兵的名额就越多，名额一到保里，必须完成，不完成就唯保长是问。你要完成任务，老百姓又不愿去送死，怎么办，于是只好抓壮丁。一抓壮丁就得罪人，骂还是小事，有些人兄弟多，他去当兵之前先把保长、副保长打一顿再说，反正打完你就去当兵了，你当保长的就只能默默受着，有的地方的人还把保长给杀了。你说我这个当保长的就不苦？这年头当保长是两头受气，还无处申诉，这个苦谁又能了解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各有各的难处啊！这次我和茨轩来宣传抗日大胜利，本来吧是件好事，一到你优志老弟这里，

就碰了一鼻子灰，真是自讨没趣。你说这保长是人干的吗？苦啊！”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你们当官的苦是受点气而已，但我们老百姓的苦才是真正的苦，是流血流汗，拿性命交换的事，和你说的苦是根本不同的事，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争着当保长、乡长啊？可见那还是有利有弊，而且利大于弊呀！我们老百姓却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怪自己命苦啊！”

华茨轩见他们讲话这样针锋相对，有意缓解一下气氛，就劝道：“我们都是一家人，讲话也用不着刀刀见血，只能说各有各的难处。现在好了，日本投降，不再打仗了，情况会慢慢好起来的。中国人民受了那么多的苦，归根到底是日本鬼子造成的。从‘民国’二十年日本人攻占东北三省以来，中国同日本打了十五年的仗，死了那么多的人，中国人能不苦吗？这笔账要算到日本人的头上去，我们兄弟之间就不要去争你强我弱了。”

华优志笑着说：“茨轩老弟，你的意思我懂，中国老百姓的苦是日本人造成的。不过抗日战争本来应该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可一到地方就变了样。就拿我们这地方来讲吧，有些人家是两兄弟，前后都被抓去当兵，而有钱有势的人家却五六个兄弟都在家里好好的，这就不公平了吧？”

华德贤笑着说：“优志老弟，如果让你来当保长的话，也是会见机行事的。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就因为他们钱多，可以出钱请人去当兵，他们五六个兄弟每人凑一点，就把买兵的钱凑齐了，过两年又另外请一个，这才叫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是各尽其力呢。”

华茨轩笑着说：“具体的情况我说不清，不过各地方不平的事肯定会有。好在现在蒋总裁领导地方抗战胜利了，一切都好说，今后征兵派粮的事大概会少很多了。”

华优志说：“那也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中国的事还很难说呢。为了抗日，征了那么多兵，战争打赢了，那些老兵现在总要回家了吧，还不是又要征新兵？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那么多年，搞了那么多三光政策，要建设，不还是要派钱派粮？”

华德贤点头说：“优志这个意见是对的，这次我到乡里开会，乡长告诉我们日本是败了，可认为天下从此太平是不实际的。我们对外宣传是美国丢了原子弹迫使日本投了降，乡长特别提醒我们，话虽这样讲，也只能这样讲。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也是事实，现在东北三省是红军的天下，共产党的军队也大批开赴东北。抗日战争后期，华北和华东地区是沦陷区，但农村却是共产党的天下，日本投降后，那些地方的日本军队都被八路军和新四军缴了械，武器都落到了他们手里。中国的事情还复杂得很，要想不征兵征粮恐怕很难。如果朱毛不听老蒋的话要捣蛋，肯定会有好戏看，那样一来，内战是难以避免的。”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如果又打内战，中国老百姓就苦得没药医了！从‘民国’十六年到二十七年，老蒋和朱毛打了十年，加上抗战，就是十八年。所以从‘民国’十四年北伐起，中国就从没有停止过战争，打来打去，遭殃的都是老百姓。”

华茨轩也丧气地说：“现在的中国就像春秋战国和三国混战时期一样，战火连天，鸡犬不宁，谁也讲不清什么时候才会太平。工人农民当然苦，我们读书人也无法安心读书，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日本人来了，我们逃到了连州，后来又逃到了桂林，桂林遭到了日本轰炸，东奔西跑，最后只能失学回家。就是大学毕业了，又有什么用呀！”

华优志其实早已听了范卓云对于形势的分析，对中国能否太平毫无把握，他知道保长是一个乱弹琴的人，他的话十句有九句半是鬼话。但他特别想听华茨轩的分析，于是就对华茨轩说：“茨轩老弟，你讲讲看，抗日战争以后中国的内战可以避免吗？这是老百姓关心的头等大事。”

华德贤也从旁打气说：“茨轩老弟，你是中山大学的大学生，我们这个保就只有你一个大学生，按照过去的讲法，大学毕业就相当于中了进士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你就跟我们讲一讲吧，人家问起来，我们也好有话说呀！”

华茨轩说：“我虽然读了两年大学，实际上没多读几天书，不过我在大学里看过报纸，也听过教授讲课，多少知道一点点。但我在这里讲的也是一知半解的东西，怕以讹传讹。既然你们俩都硬要我讲一讲，我就算是抛砖引玉吧。实际要了解中国

今后的形势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看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中国太平不太平，就看他们两个人和不和。”华茨轩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分析。

华茨轩带着几分敬意继续说：“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是中央军的统帅，他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我就不多说了。但毛泽东这个家伙是一个大怪物。”华茨轩讲到毛泽东的时候，显然带着几分轻蔑的味道。

“为什么说他是大怪物呢？他其实是湖南湘潭一个山沟里的农民的儿子，他读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当过小学老师，他虽然没有读过大学，却很会写文章，他参加了共产党，也参加过国民党，还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部长呢。”

华茨轩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道：“这个家伙就像《三国演义》里的魏延一样，头上长了反骨，他放着国民党的宣传部部长不当，专门去搞农会运动。我们这里在‘民国’十六年的时候不是也搞了阵农民协会吗？鬼头子就是毛泽东。”讲到这里，华茨轩有点气愤，因为他父亲就曾经被农民协会捉去游过村。

他接着说：“后来，他在浏阳搞了一次农民起义，被打败了，带了一伙亡命之徒上了井冈山，和那里的土匪勾结在一起，到处打游击，曾经一度发展到十多万人，经过五次大围剿，才端了他的老窝。他东逃西跑，好不容易才走到陕北的延安，真是天不灭毛！就在毛泽东快被捉住的时候，日本人打来了，毛泽东灵机一变，投降了蒋介石，红军就变了八路军、新四军。”

华茨轩津津有味地说：“老蒋这次上当了，毛泽东虽然表面上投降了，红军变成了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在正面同日本作战，毛泽东和朱德把军队开到沦陷区去，搞敌后游击战，结果日本人占了大城市，农村和小城市却被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占领。抗日八年来，毛泽东的军队有百多万，加上他们的民兵据说有两三百万，现在他们又收缴了日本人的武器，力量就更大了。这对老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要吃掉他很难，不吃掉他又一山不容二虎。”

华德贤听了，觉得茨轩过分看高了毛泽东的力量，就不以为然地说：“依我看，毛泽东一定搞不过蒋总裁。老蒋是很聪明的，自从武汉失守后，中央军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仗，他躲在重庆养精蓄锐，让日本人和美国人打，中共的军队和日本人厮杀，

他坐收渔人之利。现在美国帮助老蒋，我料毛泽东也不敢调皮捣蛋，否则在毛泽东的头上丢几颗原子弹，他就一命呜呼了，所以怕什么呀？”

华优志听了华德贤的话，冷笑着说：“原子弹，你以为是螺丝壳，是可以随便丢的？第一，那么厉害的武器丢下来肯定会炸死许多平民百姓；第二，制造这样的炸弹要花不少钱，美国人能白送吗？”

华茨轩笑着说：“保长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首先，原子弹不能乱丢，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讲，美国不好干涉中国的内政，所以是不会参加反共内战的，最多给老蒋一点武器罢了。”

华德贤冷笑着说：“我不相信美国有那么混蛋，任共产党打国民党。国民党如果败了，对美国有什么好处？除非美国的总统是一个大饭桶，他才会袖手旁观。”

华茨轩听到华德贤这样讲，知道他是一个草包，说了也白说，于是就哈哈大笑说：“我看呀，美国人应当请德贤老兄去当总统才好，否则就是吃马粪长大的了。你应当知道，毛泽东的背后有一个苏联，真正打败德国和日本的主力的是苏联红军。苏联和中国相连，美国到中国隔着一个太平洋，坐轮船要一个多月才能到，你说美国人会随便帮助老蒋来打毛泽东吗？这岂不是古今奇观，天方夜谭！”

华优志笑着说：“我看就不要争了，老蒋打赢也好，打不赢也好，可能对你们有点关系，对我来说都一样，我要天天耕田锄地才有饭吃。正好你们来了，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就想问问茨轩老弟，你们千万不要伤了和气呀。”

华德贤说：“我也不过随便说说而已，讲对讲错都一样，根本不起什么作用，谁会为这个生气呀，如果真为这个生气，我早就气死了。”

华优志听保长这样说，也笑着说：“这样最好，国家的事有人管，我们不过操空心，讲对讲错都是瞎替人操心。”

华茨轩摇摇头说：“不完全是这样，特别是德贤老兄更不能乱说。一则，他是国民党员；二则，他是保长，一般人听了，还认为是上面的政策，是县党部的意见

呢。”

华德贤笑着说：“没那么严重，国民党几百万党员，一个党员讲的话不能代表整个国民党。保长不过芝麻大的官，谁把他当作一回事？不过作为我来说，还是不要乱讲话为好，茨轩老弟这个意见也有几分道理。”

华优志见两个人和好如初，十分高兴，便问：“你们来这里一定还有其他事吧？”

华德贤笑着说：“昨天到乡里开会，要我们下到各村去把日本人投降的事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家喻户晓，越快越好。昨晚回来就很迟了，我在本村向大家通告了一下，今天一起床我就把茨轩请来作宣传。你看是不是把大家都叫来，开个短会，宣布一下日本人投降了。”

华优志说：“我们村昨天就都知道了，今天再宣传一遍当然也可以，只是现在人都出门做事去了，女人家要煮饭，给小孩穿衣洗脸，也不一定能来。开会估计很难，起码要等吃了早饭，利用休息的时间同大家讲一下才好。”

华茨轩认真地说：“是这样，这个时候会应该是开不成了。既然大家都知道了，会开不开也都无所谓，不如就请优志兄多多宣传一下好了。”

华德贤点点头说：“这样也好，不过人家问起这事，记得讲我们来过了，还请优志记得这一点。”

华优志笑着说：“你一定放心，我们这个穷地方县长和乡长是不会来的，乡长只是在走日本鬼子时上过山，县长从来没见过踪影，我们这里的人是死是活，哪里有人会来过问呢！我看呀，你们还是在我这里吃了早饭再去别的村子走一走。横山下村你们也用不着去了，他们村也应该知道了。”

华茨轩问华德贤：“你看，那些村子还去不去呀？”

华德贤说：“我看还是要去一下，问一下大家是不是知道日本被打败了，我们胜利了，我也好向上面交差。你说呢？”

华优志说：“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都行，不过还是在这里吃了早饭再走，我马上去煮饭，你们稍等一下。”

华茨轩说：“现在是进退两难，到其他村去，人家还在门外做事，会不着人；不去吧，又交不了差，看来只好到这里打扰优志兄了。”

华优志笑着说：“什么打扰，不就是吃餐饭而已。不过我这里没有什么好菜，只好请你们吃餐小菜饭了。”

华德贤说：“行，小菜饭就是小菜饭，我们这里就是有钱也难买到鱼和肉呀。”

华茨轩道歉似的说：“有饭吃就行了。今天耽误你的事了，真是不好意思。”

华优志说：“没有关系，农民的事是做不完的，现在不是农忙季节，耽误一下没有多大妨碍。你们坐一会儿，我先弄饭去了。”

华优志走后，屋里静静的，华德贤吃了几颗花生，然后对华茨轩说：“茨轩老弟，我有件事还想请教你。”

“什么事啊？”华茨轩问。

华德贤感到有点为难，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乡长要我趁抗战胜利的大好时机发展一批国民党员，要求动员一些有影响的人加入国民党。过去我同优志讲过这事，他始终不肯入党，是不是麻烦你同他讲一下？他好像对你有好感，你又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他应该会听你的话的。”

华茨轩问：“他讲过不加入国民党的原因吗？”

“讲过，”华德贤回答，“他总是说他是一个死农夫，一天不做事就没有饭吃。还说加入国民党也是给人家抬轿子，好处得不到，坏处就有份。”

华茨轩摇摇头说：“这是表面的原因，他骨子里恐怕是对国民党有看法，对你们这些乡长、保长不信任。”

华德贤说：“你知道的，他这个人读书不多，名堂却蛮多，你根本搞不清他在想什么。怪就怪在这里，他们村子里的人都听他的，在其他村子也有点威信，有什么事人家总爱同他商量。我想要你做点他的思想工作，他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带动很多人也入党，你看怎么样？”

华茨轩笑着说：“我只能试试看，他加不加入国民党我可没有把握。他这个人我认为很不错，读书是不多，但他很聪明，做什么事都有主见，他这个人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比较守本分，待人又热情，所以就受到了大家的信任。一句话，他很会做人，人家也对他好，这是一个大本事，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华德贤说：“是的，他处事待人办法比较多，鬼点子也多，如果他能帮我一把，事情就好办多了。”

华茨轩说：“要他对你好，首先你要对他好。最重要的是你要真正了解他，体验他的困难，从多方面关心他。做人难，得到人家的信任就更难了。”

华德贤想了想，问道：“你说说看，要怎样才能得到他的信任呢？”

华茨轩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以商量的口气说：“我同他的交往也不多。我这辈子，开始在家里读私塾，后来去读初中、高中，在家里的时间不长。优志呢，只读了几年私塾，后来父亲死了，书读不成了，兄弟分了家，结婚后生了三个儿子，家里生活也不富裕，勉强还算过得去。现在他要养一家五口人，又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你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首先要体验他的困难，人家一天不劳动，一件事处理不好、计划好就要挨饿。首先，你不能要他替你挡风雨，而要关心他的痛痒，这是动之以情，以心换心，然后在尊重他的条件下，让他给你帮点忙。这是一件细致又很长期的工作，急是不行的，心急吃不了煤火饭，欲速则不达，你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是不行的。”

华德贤说：“你讲得当然好，可真要做起来就难了，真是没有办法啊！”

这时，华优志走进来说：“饭菜由我老婆去做了，你们想喝茶还没有热水，要煮好饭才有办法烧开水。家里也实在没菜，我要到菜园里去摘个冬瓜回来，真是对

不起得很！”

华茨轩点头说：“行，客随主便，你去吧。真是太为难你了，你还是随便点吧。”

华茨轩等华优志走后，笑着对华德贤说：“你看他对人多热情周到，家道虽然贫寒，做事还是有条有理的。这是一种坦诚，一种风格，我们应当好好学习。孔夫子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刚才不是说做起来很难吗？我说呀，世界上最难得的是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这要说不难也不难，放下架子，不自高自大，尊重人家，投桃报李的事是很多的。”

华德贤笑着说：“茨轩老弟，你这个大学没有白读，讲什么东西都引经据典，一套一套的。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就是墨水喝得少了点，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学问就好了啰！”

华茨轩笑着说：“你也不要给我戴高帽子，我不过就事论事，随便说说而已。你认为我讲得有理你就听一下，认为不合意，就当我没有说好了。”

华德贤说：“老弟，你讲得不错，我会认真考虑的。我吃亏就在于读的书太少了。”

华茨轩摇摇头说：“不全对，你看优志读的书不比你多，他办法却比你多。书这种东西，多读点固然好，如果不能学以致用，多读也枉然。恕我讲句实话，你最大的问题是爱耍小聪明，总认为自己比人家高明，这是不妥当的。我认为做人谦虚一点并不吃亏，总认为自己不错很可能就会吃亏。《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很聪明，也很能干，他在孔明面前却吃了几次大亏，问题就出在他爱耍弄小聪明，所以最后吃了大亏。我们应从前人的经历中获得教训，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样的教训很多。我这样讲可能会令人不高兴，如果我讲错了，就谢天谢地，如果我不幸言中，就请你原谅了。”

华德贤苦笑着说：“这是哪里话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道理我是懂得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直率的话，可见你是真的为了我好。”

华茨轩听他这样说，也不好再讲什么，就提议道：“吃饭还没有这样快，我们还是去门外散散步吧。”

“好，我们走吧。”华茨轩附和道。

他们出门后，往村边柏树林走去，还没走到林子里，就嗅到了飞来的桂花香味。华茨轩惊讶地问：“这桂花怎么这样早就开了？”

“现在正是桂花开的季节。这里的桂花大概一年开三次，第一次是在农历七月中旬，第二次是中秋左右，第三次是重阳以后。”

华茨轩又问：“怎么我们村的桂花还没开呢？”

华德贤说：“老弟，你这不懂了吧，我们那里的桂花是丹桂，开的是红花，迟一点才开。这里的桂花开的是黄花，要早一点。而且这里地势比较低，比我们那里要早几天开花。”

华茨轩笑着说：“真是处处有学问，事事有学问，我还以为桂花是一齐开的呢！”

他们穿过柏树林，来到一口山塘边，山塘只有两亩宽，里面有大半塘水，山塘有一半没有晒到太阳，塘里的鱼浮在水面。他们走过去看鱼游动，鱼见到他们一下子就沉了下去，直到游到那一头才浮上来。塘岸上的草还缀着露珠，他们穿的是布鞋，不敢向塘岸边走去，只在东岸的石台上站着。

他们站了一会儿，回到柏树林，又来到桂花树下。桂花并不是很多，颜色倒是黄的。华茨轩跳起来想摘一枝桂花，接连跳了三次都没有摘到桂花，最后一跳，因为用力过猛，反倒把右腿的肌肉拉伤了。

华茨轩苦笑着说：“好久没有跳过高了，弹跳力不行了！”

华德贤笑着说：“你这是多此一举。你不是小孩子了，也不是大姑娘，怎么还想摘桂花玩啊！”

华茨轩笑着回答：“桂花很香，摘一枝桂花插在房子里，两三天还是香的，那

香味比香水好。”

华德贤说：“我知道，我家外面的山坡上就有三四株丹桂，它们开花的时候，房子里香得很呢！但我从来不去摘它，它自然就把香味送进来了。”

华茨轩的右腿拉伤了，有点隐隐作痛，他坐下来按摩。

华德贤问：“不要紧吧，如果痛的话到优志家搞点酒擦一下就好了。”

“不用，只是轻微拉伤，不要紧的。”华茨轩站起来慢慢地走着，华德贤走过去扶他，华茨轩笑着说：“没那么严重，我可以自己走的。”

等他们回到华优志家，优志已经摆好了碗筷，罗秀英用一个托盘端了几个菜上来，放好后又继续去端菜。

华优志见华茨轩走路不那么利索，就问：“你怎么了，踢着脚趾头了？走路要小心呀！我们这里路不好走，到处是石头。”

华德贤笑着说：“他不是踢着脚，是跳起来摘桂花把腿给拉伤了。”

华优志说：“这不要紧，我这里有三七浸的酒，擦一下就行了。”

“不用了，只是稍微有点痛，不要紧的。”华茨轩说。

华优志认真地说：“不行，你如果不用三七浸的酒擦一下，好几天都会痛的。”他马上去房里把药酒拿出来，倒在一只小碗里，然后叫华茨轩坐下，用干净的新棉花浸上药酒给他擦了好一会儿。接着，他洗过手，招呼他们吃饭。

罗秀英把菜摆好后，又从房里拿出酒来，华茨轩坚决不肯喝酒，华德贤说：“早上吃空肚酒容易伤肚子，不吃算了。”

于是华优志就先给他们两人盛饭，道歉似的说：“今天对不起了，什么像样的菜都没有，全是小菜。”

华茨轩笑着说：“已经不错了，有干鱼，有炒蛋，加上红烧茄子，红烧冬瓜，还有峨眉豆和霉豆腐，就是在城市里，也算蛮好的了。”

华德贤称赞说：“优志老弟有一个贤内助，无论什么时候到他家来，总能办一大桌菜。要是到我家去，就没有这样的口福了。”

罗秀英笑着说：“保长，你专门背着保长嫂子讲怪话，我明天告诉你老婆，叫她拧你的耳朵，看你还怎样油嘴滑舌地乱讲。”

华德贤说：“我讲的是真话，我那老婆呀只晓得吃饭，就是不晓得做菜做饭。”

罗秀英笑着说：“那是她的八字好，嫁到你这样的人家，根本不用自己动手。你讲什么，就有人做，何必自己动手呀！”

华茨轩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华优志的三个儿子没来吃饭，就问华优志：“你那些小孩子怎么不来吃饭？”

“老大俊龙去学校读书了，过一会儿就会回来吃饭。那两个小的到亲戚家去了，要过两天才回。”罗秀英回答。

华德贤听了，心里有种莫名的烦恼，他叹气说：“优志老弟，你真有福气，有三个像将军一样的儿子。我呢，比你还大几岁，老婆却没有给我生下一个儿女，前年又讨了个小老婆，两年多了却还是没有结果，我不知道前世造了什么孽！”

华优志劝慰道：“儿女的事你不能急，会有的。我秀英嫁过来四五年都没有孩子，我妈妈为此也急得不得了，到处求神拜佛，后来生下了俊龙，之后就两年一个、两年一个地有了他们三兄弟。到时候你两个老婆每人同你生两个，就是四个儿女，你怕什么？说不定还会觉得儿女太多受苦呢！”

华德贤高兴地说：“我希望多借你贵言，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有他三四个儿女，就是苦一点我也心甘情愿！”

罗秀英笑着说：“在这个世界上，女人最难做，不生儿女吧，人家瞧不起，比

人低一等，有了儿女以后又忙得一塌糊涂，有操不完的心。”

华优志也笑着说：“带小孩当然是妈妈的事，如果男人都在家里带小孩，家里就没有饭吃了。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家有三五口，行路变狗走？儿子一生下来，吃饭、穿衣、读书、将来娶媳妇，再多的钱都不够用。凡人凡人，就是有无穷无尽的烦恼。真正来讲，多儿多女多冤家，这话也有道理。”

华德贤吃了两碗饭就不吃了，华茨轩感到有点不对头，觉得他可能是因为想到没有儿女，心情不好就放下饭碗不吃了。于是华茨轩又盛了一碗饭吃下去，也就放下了碗。

罗秀英笑着问：“你们两位是嫌菜不好吃，还是真的太斯文了呢？”

华茨轩笑着说：“你这菜好吃得很，我吃了三大碗，还斯文哪！”

华德贤说：“饭也好，菜也好，我是心情不好。想到你们家三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再看看自己，就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起来没有味道了。”

华茨轩劝慰道：“也许是儿女来得迟，是尾上结大瓜也不一定。你不妨去医院检查一下，也请你岳母娘去庙里许个愿，收点阴功什么的。”

华优志说：“这话有点道理，我妈妈就到庙里许过愿。我当时想，神仙真的会管人间生儿生女的事吗？谁知还挺灵的。”

华德贤没有讲话，因为这些他家早做过了，可就是没有用。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全部问题不在他的大小老婆，而是他自己害了自己，为寻花问柳付出了断子绝孙的代价。

正在这时，华俊龙快步走了进来，他见两位客人已经放下碗筷，就笑着说：“两位先生，吃过了吗？我家可没有好菜哟！”

华茨轩笑着说：“俊龙，你快去吃！我们吃过了，你家的菜好吃得很呢！”

华俊龙嘻嘻笑着，倒水洗过手，就拿碗盛饭去了。

吃过饭，俊龙又洗过脸，走过来对华茨轩和华德贤说：“两位先生坐，我要读书去了。”说完，他就走出家门，飞也似的往学校去了。

华茨轩笑着对罗秀英说：“嫂子，你教得好，俊龙开始懂事了。”

“什么懂事，傻头傻脑的。”罗秀英笑着说，“我们家的孩子见识少，很不懂事呢。我又没有文化，范老师倒说他很会读书。”

华茨轩说：“想读书，会读书，就是孩子懂事的最好证明。一个孩子不肯读书，也不会读书，就麻烦了。”

华优志说：“现在还很难说，如果家运不好，孩子是很容易变的；如果家运好，则浪子回头金不换也是有的。但愿祖宗能保佑他们变好，那就是我们的造化了。”

华优志问华德贤：“现在大家都回家吃早饭了，你是不是召集大家开个会，宣传一下抗战的事？”

华德贤问华茨轩说：“大学生，你看怎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华茨轩笑着说：“我看还是保长拿主意，我是给你来做伴的，当然一切听保长的。如果硬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可以不开大会了。道理很简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这个只有十多户的村子有七八个去当了兵，有人至今还没有回来，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大好消息，大家自然是奔走相告，优志他们比我们还先得到这个消息就是证明。现在大家自然是早就知道了，我们如果仅仅是报告这个消息，那就成了马后炮，来得太迟了！再则，各家吃饭的时间不同，前的前，后的后，到底能叫来多少的人还不一定呢。根据这个情况，不如要优志向大家讲一下为好。一句话，我认为没有必要了。”

华德贤说：“你这话也有道理，还有就是日本投降的经过和详细情况我也讲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要说还得请你这个中山大学的高材生来讲。”

“如果是这样，就更没有必要了，还不如要优志去讲算了，我看这就拜托优志哥了！”

华优志说：“我们这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知道这个消息了，讲不讲都关系不大。问题是保长是开会接受了任务才来的，讲一下也算完成了一件公务。所以到底讲不讲，还是保长拿主意吧！”

华德贤苦笑着说：“这并不是什么硬任务，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就算交了差了，会就不开了吧。茨轩老弟，我们还是到别的地方走一走吧。”

华茨轩推辞说：“我这小腿刚才拉伤了，现在还有些不舒服，其他地方我就不去了，只好失陪了。”

华德贤有点为难地说：“这不好吧，我一个人去就没有味道了，我们可以走慢一点。”

华茨轩还是不肯去。华德贤感到很无奈，就让步说：“那里五个村子你跟我去走走，试试看。如果硬是脚痛，你只走一个村子就算了，其他四个村子我再想别的办法。就算我求你了，明天我一定请你喝酒来感谢你，好不好？”

华茨轩依旧不答应，他对华德贤说：“你一个人去是一样的，我就在优志兄家里等你，我在这里再用三七药酒擦一擦。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要优志陪你去，这会耽误优志一天的事，对他是一个损失，他这一天的工钱就由我来出，我马上拿一个银元给他。实际上，他去比我去更好。”

华德贤说：“这还差不多。工钱是要给的，不过不应该由你给，应当由我给。我老实告诉你吧，保里还有几块钱的经费，我以宣传的名义报销就行了。”

华优志推辞道：“保长老兄，我看你还是另外请一个人陪你去吧，用一块银元找个伴，很多人都会去的。”

华茨轩说：“优志哥，你就别推辞了，算你给我帮个忙好不好，我这腿脚真的不方便。你知道保长的路子，他总是要找一个伴的，真正说来，你陪他去比我更合适，反正他花的是保里的钱，你就不用客气了。”

华优志听他这样说，不好再拒绝，只好笑着说：“我还是认为他另外找一个人

去也是一样的。”

华德贤说：“如果随便找一个就行，我还会劳你大驾吗？茨轩老弟不肯赏给我脸，你要是也不肯赏脸的话，我就只好上吊了。”

华优志走出去同罗秀英商量了一下。然后他就脱了草鞋，洗了脸，洗了脚，换了一件比较干净的衣服，穿上一双布做的凉鞋就跟着保长去了。

保长在出大门时，还回过头来说：“茨轩老弟，你一定要在这里等我和优志回来，你一个人先回去就没有意思了。”

华茨轩说：“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呀？你们早点回来，如果太阳落山还不回来，我不好再等了。”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回到这里后我们再一块回家去。我们到处走，你在这里静坐还不行吗？”说完，他就和华优志头也不回地走了。

华优志走后，罗秀英从房里拿出药酒给华茨轩擦伤痛的地方。然后她加满茶壶里的水，又煮了一盘花生，对华茨轩说：“家先生，你在这里坐着，我去做事了，快吃午饭的时候我再回来弄饭吃。”

华茨轩说：“你去，不要耽误了你一家人的事，我知道你们的事是挺多的，就是这个华德贤找出的麻烦。对了，你这里有什么书吗？”

罗秀英笑着说：“我没有读过书，不知道你要什么书，他们父子的书都在吊脚楼的书箱里，我带你去看看有没有你要的书。”

华茨轩跟着罗秀英来到华俊龙读书的楼上，一个旧书箱里放着俊龙读过的书，看到有一册《了凡纲鉴》，华茨轩感到很奇怪，他家怎么会有这样的书。华茨轩又看到书桌上放着俊龙写的大字和小字。他对罗秀英说：“嫂子，你去做你的事，我就在这楼上看书算了。”

罗秀英说：“也好，这里比堂屋里要安静一点，空气也好一点。”说完她就下楼

去了，过了一会儿，她把茶壶、茶杯和花生一齐用一个托盘送到楼上来。

华茨轩很感动，十分感激地说：“太麻烦你了！”

罗秀英说：“家先生不要那么客气，我们家太穷，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你，我真是过意不去。”

华茨轩把书箱里的书拿出来，除了多卷本《了凡纲鉴》外，还有“四书五经”、《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他对这些东西不大感兴趣，就一一放回，倒是在案头找到本《聊斋志异》觉得很有意思，就在桌前对着小小的窗户看了起来。

他看了好多篇，感到有点倦了，就放下书，吃了几颗花生，又喝了几口茶，然后继续看下去。过了一阵，实在有点困了，就躺在俊龙的床上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华德贤和华优志回来了。原来他们走了几个村，大家都说已经知道了抗日胜利的消息，他们也就没有再多待，直接回了优志家。

在回去的路上，华德贤埋怨道：“今天是劳而无功，早知道这样，根本不该来。”

华优志说：“话不能这样讲，你不来问一下，怎么知道各家各户都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上面问起来，你回答也没有把握呀，我看这无功就是有功，走一下总比不走好。”

华德贤笑着说：“你这话也对，无功就是有功，人活在这世界上大概总要干这没有屁眼的事。”

他们回到家里，罗秀英也回来了，她正为怎样做午饭发愁。

华优志问：“茨轩到哪里去了？”

罗秀英说：“他想看书，就到吊楼上看书去了。我也是刚回来，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华德贤要华优志去忙别的事，他轻步登上吊楼去叫华茨轩。他轻轻推开半关着的门，见华茨轩安静地睡着了，于是走近床边，捡起掉在楼板上的书，一看华茨轩看的是《聊斋志异》，就大声地喊道：“快点，狐狸精来了！”

华茨轩睡眼惺忪地看了华德贤一眼，说道：“噢，你这样快就回来了？我刚才看了会儿书，有点困，躺下就睡着了。我们该回家去了吧？”

“现在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优志他们两口子在做午饭，我们还是吃了午饭再走吧。你还睡吗？”

华茨轩说：“在这里吃午饭，太麻烦人家了吧！只有一两里路，还是回去吃算了。”

华德贤笑着说：“什么麻烦不麻烦，不吃白不吃，既然早上到他家吃了，再吃餐午饭又何妨？你倒好，在这里睡觉，我可走累了，吃了午饭再走！”

华茨轩起来喝了一口茶，又用茶洗了一下杯子，然后对华德贤说：“你先喝杯茶吧，辛苦了。”

华德贤说：“老弟，你倒是讲了一句良心话，我是辛苦了，哪像你，有茶喝，还有花生吃，又看神仙花妖的故事，看困了就美美地睡上一觉，你这是神仙过的日子。”

华茨轩笑着说：“你怎么婆婆妈妈的，下乡宣传是你的本分，我陪你来，打扰了人家，你还好意思发牢骚，下次你别再叫我来给你做伴了。我们还是下去坐吧，总不能吃饭还要他们上楼来请吧！”

华德贤说：“不慌，我肚子确实有点饿了，我吃了这盘花生，喝足茶再下去。”

“你这个人呀，真好意思把人家这一大盘花生吃完？我只吃了几颗，应该留一大半给主人才对，我们再饿也不能装饿相呀！”

华德贤笑着说：“煮熟的花生本来就是给人吃的嘛，我们吃和他们吃还不都是

吃？现在是天下为公的时代，不给他们留也是一样的。”

华茨轩说：“你这是强盗逻辑，人家是用最好的东西待客，自己根本没有吃，这哪里是天下为公？我们不顾人家，不讲礼仪，那就是天下为私了。”

华德贤抓了两大把花生塞进口袋里，笑着说：“你去拿给优志吧。你这叫为了脸皮，饿了肚子，我可不干。”

华茨轩端着茶壶、茶杯和装花生的盘子走下楼去。华德贤把全套《聊斋志异》夹在腋下，关好门也下去了。

华优志在厅屋里见他们过来了，马上站起来接过茶壶和茶杯，把装花生的盘子放在桌上，然后换了个新杯子，给他们倒上茶。

华优志坐下来，忙问道：“你那脚还痛吗？”

“擦了药酒，又睡了一觉，现在不痛了。你们今天走得很快呀，一个上午就走了几个村子，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华茨轩说。

华优志平静地说：“我们去问了一下，大家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我们就没有耽搁时间，只过往一下就回来了。”

华茨轩说：“这样的好消息老百姓肯定会奔走相告的。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现在政府的宣传工作迟缓，走在了群众的后面，放马后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华优志笑着说：“这是很自然的。传达一个消息，县长要找乡长开会，乡长找保长开会，层层传达，要几天时间才能把它告诉老百姓们。你去算一下就知道了，从乡里到保里有二十几里山路，乡长通知保长开会，公丁要走半天才到，保长来回一次就是一天，一个消息传到保最少也要一天半，县长把消息传到乡里也至少一天。如果村村有电话的话，那就快了。”

华德贤说：“每个保都没有电话，还说村村通电话，那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

华茨轩说：“村村通电话听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很难。一个国家不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不行的，你工业不发达，那电话线、电话机就供应不上，老百姓也用不起，中国落后就落后在这里。”

华德贤笑着说：“你何必为这个去感叹，操空心，现在老百姓的主要问题是没饭吃，没有衣穿，小孩子上不起学，此外还缺医少药，问题一大堆，自古到今都没有真正解决过。通电话那是锦上添花的事，现在老百姓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华优志笑着说：“保长先生讲了半辈子的鬼话，只有刚才算是讲了几句人话。是的，老百姓现在的要求是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看得起病，这几个问题，谁把它解决好了，谁就是好皇帝。从古到今那么多农民造反，实际上都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饥寒起盗心，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自然就造反了。其实老百姓的要求不高，就是‘温饱’两个字。”

华茨轩说：“是这个问题，我总是说三民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民生问题，不解决民生问题，民主、民权就是空话，老百姓不感兴趣。实际上要真正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还在于发展工业，工业不发达，民生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

华德贤笑着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我们能解决工业问题吗？我们能解决温饱问题吗？那是皇帝和总统的事，我们讲这些事还不如放屁，放屁还有点臭气，我们讲话还没有臭气呢。我看呀，就不要讲这些鬼话了，倒是优志快去帮助你老婆大人把饭煮好，解决今天中午的吃饭问题才是最要紧的事。”

华优志说：“你别急，饭是有的吃的，只是要稍等一下，反正也没有什么菜要煮，快得很，我马上去看一下。”

华优志去了一小会儿，回来告诉他们：“马上就吃饭了，把茶杯先收起，我要摆碗筷了。”

过了一会儿，罗秀英用托盘端了几个菜来，一看还是同早上的菜差不多，只是把盐蛋换成了炒菜，峨眉豆换了秋风豆，干鱼、冬瓜和茄子还是一样的，不过加了

一个酸豆角汤。华优志把饭锅也端来了。

罗秀英从房里拿出一瓶酒来，问华优志：“他们喝这瓶酒可以吧？”

“还是冰糖莲子酒好。”

罗秀英又走进去拿了浸了冰糖莲子的酒来。

华茨轩说：“还喝酒啊？就不喝了吧。”

华德贤说：“你这人真是白读了中山大学，有这样的酒还不喝，那就是蠢子了。来，我来筛酒，你喝少点可以，不喝是不行的。”

罗秀英笑着说：“还是保长爽快！”

华德贤说：“不爽快就弄不到吃的，为了脸皮饿肚皮的蠢事我可不干！”

斟好酒后，华优志站起来说：“为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三兄弟干上这一杯！”他将酒一饮而尽。

华优志喝完后，华德贤也站起来一饮而尽。

华茨轩笑着说：“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应当一醉方休。但我就免了吧，只喝半杯就行了，我实在喝不得酒。”

华德贤笑着说：“我们做哥哥的都干了，你这个做弟弟还讲什么价钱，再多讲就应当罚你三杯。我们是借花献佛，酒是优志的，我还是劝你喝下去。”

华茨轩无奈，只好一口饮尽，然后笑着说：“这酒很甜，我还以为难喝下喉呢。”

华优志说：“我们全家都不喝酒，有时客人来了，我们不得不作陪喝两杯，于是就想了个办法，把莲子浸到酒里，再多放些冰糖，进口就容易一些了。”

华茨轩说：“进口是容易，味道也好，但如果贪杯就更容易醉了，我不能再喝了。”

华德贤笑着说：“这样好喝的酒你不肯喝简直太可惜了，我可要再喝几杯，我这个人到哪个地方都要酒醉饭饱，我可不会装斯文。”

华优志说：“吃饭喝酒的事就由各人自己决定，人人满意就行。保长只管喝，虽然没有菜，酒还是有的，请你务必不要客气。”

华茨轩说：“我不喝不是讲客气，更不是装斯文，保长酒量大，他要喝是他的事，我可要吃饭了。”

华优志跟着华茨轩一起吃饭，华德贤又喝了几杯酒，他笑着说：“你们都不喝，我一个人喝酒就没有味道了，我也吃饭了。”

吃过饭后，罗秀英照例给每个人泡了一杯茶。

这时，华俊龙放学回家了。罗秀英问：“今天怎么放学这样迟？”

华俊龙说：“今天放学本来和过去差不多，范老师又留下我讲了查《康熙字典》的方法和拼音的事，就稍微迟了一点。”

华茨轩说：“《康熙字典》哪来的拼音问题？”

华俊龙说：“就是每个字的反切的问题。比如，德翁切，就是德的声母和翁的韵母相拼的意思。古人叫反切，我们现在就叫拼音了。”

华茨轩点点头，问：“范老师怎么想到教这个东西呀？”

华俊龙说：“范老师说他可能要回去了，没有老师的时候我要自学，遇到不会读的字和不能理解的字就要学会查字典或向人家请教。他还说考虑我们这里读书的人不多，向人请教有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查字典和复习过去读过的书。”

华茨轩说：“俊龙啊，遇到一个这样好的老师不容易呀！将来有机会，我给你再找一个好老师。”

喝过茶后，华茨轩站起来说：“我们该回去了。保长，你答应给优志的那块银

元给了没有？”

华德贤笑着说：“你急什么，反正我不会少他的。”

华茨轩说：“你这个人呀，总是贵人多忘事，过几天你还会记得吗？这样吧，我先拿一块钱给他，明天我再到你那里去领一块钱就行了。”

华优志笑着说：“我只去了一上午，给我半块银元就行了。”

华茨轩说：“那不行，你反正完成任务了，他丢掉的钱多的是，不在乎这半块银元。”

华德贤笑着说：“你只管拿着，我会归还他的。你还不明白，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怕我不给你今天的工钱，是故意这样讲的。不过这位老弟也太小看人了，我在你家吃这两顿饭，也值一块银元呀！”

罗秀英笑着说：“保长呀，你这话就太没有意思了，好像我要收你的饭钱似的，如果要收饭米钱，我就不劳这个神了。这一块银元怎么来的我不清楚，不过呢，有你这一块钱我们不会发财，没有它呢我们也不会过不去，你这样讲就显得我太小气了。我想呀，都是自家屋里几个人，船要靠水，水也要靠船，世界上的事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趁你发财的时候多放点春风，明天你的儿女就可能多收点夏雨，人在这世界上就那么几十年，总归多做好事的好，多栽花总比少摘刺好。茨轩先生怕你不记得，先垫上这一块银元，我们很感动，我们在乎的不是这钱，而是在乎他的一片好心。”

华德贤摇摇头说：“罗嫂子，你这话讲重了，我真是无地自容了。我也不在乎这一块银元，我丢掉的钱还少吗？不过你今天讲的话真是千金难买的教诲。我们就不再讲这事了好不好？”

华茨轩执意要走，华德贤只好跟着一起走了。华优志送他们到村边。

华茨轩对优志说：“优志哥，我说呀，你有一个很好的家，嫂子是一个很贤惠，能干，八字也很好的人，你那三个孩子也都会有出息的，中国有句话，有儿穷不久，

你有三个有用的儿子，这是钱买不来的。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一声，只要帮得上忙，我一定会努力的。”

华优志执着他的手说：“非常感谢！常来玩，没有好吃的，聊聊天也好呀！”

华德贤笑着说：“感谢你的热情招待，要说的话茨轩老弟都讲了，我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说实在的，你的八字比我好，我是后继无人啊，想到这里我就万念俱灰，忧心如焚哪！”

华优志说：“你也不要这样讲，我还是那句话，儿女的事总是很难说的，谁知道我这几个小东西将来会怎样呢，只能靠老天保佑了。”

他们不要华优志再送了，华优志也急着要去割草，于是就赶紧回去了。

六十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南方还是老样子，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虽然高兴了一阵子，但上面还是照样要征兵征粮，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好转。

抗战胜利了，华俊龙反而失学了。自从去年十月范卓云回家后，横山下的私塾就没有继续办了，县政府几次要马侯岭办国民小学，都因没有校舍、没有老师、没有经费而告吹。

一九四六年十月，范卓云给华优志写了一封长信，向他介绍了中国北方战火连天的消息。那一天，华优志吃过中午饭就到华存松家去了，他把范卓云的信拿给华存松看，存松反复看了几遍，却一句话也没说。

刚好华存珠也到华存松的家里来吃饭，华优志就把信递给他。华存珠认真地读了两遍，然后叹了口气，说：“看来中国还是无法太平，老蒋也不想一想，打来打去，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呀！”

华优志说：“战争从一开始就是祸害，不管是胜是败，都是老百姓吃苦。从范老师的信来看，蒋介石想六个月消灭朱毛的军队，决心是定了的，这是他的想法，这个想法行不行得通是另外一回事。‘民国’十六年，毛泽东只有几百军队上山打游击，结果打了十年，直到日本人进攻中国来。红军长征时只有八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蒋介石还是没有把朱毛消灭。现在他们占了那么多地，有那么多军队，六个月能消灭他们吗？范老师说共产党的军队也不是省油的灯，胜败是很难预料的，如果变成持久战，那就更糟了！中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华存松叹了口气，说：“我看了老范的信，他在信里讲的看样子很客观，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反对老蒋，同情共产党的。他实际是想告诉我们蒋介石很可能打不赢，毛泽东倒有可能胜利，在于全国支持他的人很多，这里就反映出一个人心的问题，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对老蒋来说这事就非同小可了。”

华存珠说：“分析起来是那个意思，现在搞不清范老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写

这封信，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信里自然是关心俊龙的学习，还问候了我们。”

华优志说：“范老师还特别附了封给俊龙的信，那封信我也看了一下，大意是中国正处于大变化的前夜，要俊龙好好学习，无论如何都要复习已经读过的书，将来会有大用处的。他最后还写了‘世界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应当成为将来世界的主人，且看明日的中华竟是谁家的天下’这样的话。”

华优志停了一下，继续说道：“当然，这可以理解为他很看得起俊龙，可是难理解的是‘竟是谁家的天下’这句话。”

过了很久，华存松才说：“范卓云老师离开那么久才写了这样一封长信来，我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封信的前半部分讲了他对我们的怀念和他回到家乡的感受，这都是好理解的。我认为他写这封信的重点是想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内战。从今年六月底，中央军进攻中原解放区起，中国就进入了全面内战，战争当然是老蒋占优势，他想六个月完全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口气是很大的，这是他这封信后半部的内容，他们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华存珠听了，又拿信在油灯下看了看，然后笑着说：“后半部分是讲老蒋发动了内战，而且老蒋占上风，不过毛泽东也并没有完全失败，他虽然丢了一些地方，但他的军队没有被消灭，反而老蒋这边死了很多人。因此，最后到底谁能取得胜利还是未知。我这样理解他的来信对不对呢？”

华优志认真地说：“他的这封信重点就在后面，他想告诉我们今天中国的形势，我们原来希望的和平没有了，中国爆发全面内战，蒋介石虽然有很大的优势，但想六个月消灭老毛，而老毛也是不好弄的家伙，说不定谁能得天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华存松笑着说：“范老师虽然没有说谁会胜利，实际是在暗示共产党有可能得到天下呢。”

华存珠反对说：“我看不出他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讲‘且看明日的中华竟是谁

家的天下’吗？”

华优志说：“我觉得存松的理解是有道理的。实际上范老师是在告诉我们老蒋依靠美国人的帮助，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准备，自认为力量已经异常强大，就发动了全面战争，他的如意算盘是在六个月内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是今天的共产党也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他们有一百多万正规军，还有近两百万民兵，他们背后有俄国的暗中支援，要消灭他们怕也不容易。中国到底是谁家的天下，还要等着瞧呢。”

过了一会儿，华存松用商量的口气说：“存珠，优志，你们看他是不是还有一层意思，他在暗示我们老蒋可能会失败，毛泽东反而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华存珠说：“他虽然没有讲明，不过可能是这个意思。优志，你觉得呢？”

华优志说：“他是没有讲明，表面上只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的真正意思是在言外。你想想看，既然蒋介石那么强大，毛泽东肯定会被消灭，就根本不会有‘且看明日的中华竟是谁家的天下’这个问题，现在居然说‘竟是谁家天下’，应该是蒋介石有问题了。”

华存松听后，笑着说：“范卓云老师这封信虽然好像是同我们谈家常，实际上是在表明他的主张，指出今后形势的发展方向，他要我们心里有底，千万不要上当。他给俊龙的那封信就更清楚了，他让俊龙要努力学习，认真自学，将来会有大作用的。时代变化很快，将来一定会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他也不仅仅是在鼓励俊龙，实际上在断言一个好的新时代就快来了，要俊龙一定要做好准备。我总认为老范这个人不简单，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呢？平时他对政治似乎不怎么发表看法，但总的倾向好像对国民党不感兴趣。”

华存珠说：“这样说恐怕不妥吧。我认为范老师这人实在，教书认真，不摆架子，从不看轻人，不知怎么回事，消息总比人家灵通。虽然这样，但难道就一定是共产党吗？”

华优志认真地说：“我认为存松的结论不一定对。这两年范卓云老师在我们这里教书，我认为他是一个好老师，是一个好人，他有文化，比一般人高明，从不摆

架子，还把我们当作朋友，他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华存松笑着说：“我并不是说他一定是共产党，我是说他这封信是暗示共产党有可能得天下。至于他是一个好人，是个有学问，有水平的人，这是大家公认的。我不过是根据他的来信发表一点看法罢了，不一定正确。”

华存珠认真地说：“优志，这封信主要是写给你的，你应当给他回信才对，你在信中代表我们向他问好，要是他有机会，还来这里玩！”

华存松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代我们向他问好吧。对了，还有一个事，王雅正老师也回去了吗？”

华优志回答：“王雅正老师去年也回她老家去了，他们是不是一起回去的，我不知道。在去信的时候，我们也向王老师问好就是了。”

华存珠笑着说：“我们这些人真是没有办法，人家写封信来，一个人还看不懂，议论来议论去也不一定真正了解意思。优志啊，你一定要你家俊龙努力读书，成为像范老师那样有学问的人呀！”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难哪！俊龙已经差不多有一年没有去学校读书了，这个孩子还是想读书的，可惜没有好老师。我也教不了他了，他读的书已经比我多，认的字也比我多多了，我只好要他自己温习。”

华存松建议说：“你家俊龙‘四书五经’都读完了，还读了《古文观止》《东莱博议》，你是不是可以让他进行自学，读读《史记》和《汉书》之类的书。学习这个东西，不进则退，总不能叫他荒废呀。依我看，让他读读《三国演义》《西游记》，甚至《红楼梦》都可以，再过几年，是不是让他去教私塾呢？”

华优志摇摇头说：“《史记》和《汉书》我家没有，书店里也很少看到，那些古典小说小孩子看了很容易搞坏思想，我也不知如何才好。至于教书的事，那是不行的，一则他才十二三岁。另外，他虽然读了不少书，但只是认得一些字，理解不够，写作更差，教书的事是干不得的，我现在只希望他‘温故而知新’，加强理解而已。”

如果真像范老师讲的那样，国共两党决出了胜负，天下稳定了，他也许会有机会的。”

华存珠笑着说：“我认为不必过早做出决定，反正俊龙很年轻，他有的是机会。不管怎样，从读书方面讲，他已经比我们强多了，人又聪明，将来一定比我们强，至于能不能成大器，一要看国家将来怎样变，二要看他的八字怎么样，我们不必操太多的心。倒是范老师这封信，该怎么回，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华存松笑着说：“信是写给优志的，自然他来回信，我们就不用管了。”

华优志说：“信是肯定要回的，不回信就不礼貌了。只是回信也难，不知怎么写好。”

华存珠说：“这还不好办？对他表示感谢和祝福，把我们的心意表达出来就行了。”

华存松说：“是这个意思，不过真正要写成文章也并不那么简单，不过我相信优志能想出好办法来的。”

华优志看时间不早了，就回家准备去给范卓云写回信。可开了几次头，都觉得词不达意，只好又重新开始。反反复复几次，最后信写成了这样——

尊敬的范老师：

你好，并代问全家好。

惠函拜读，感激良多。你离开了敝乡后，久来信，我们很挂念你归途的安全，又担心你家的境况。来信告知回家还算顺利，父母兄弟都很不差，师母和幼女都好，我们都为你高兴。

我们国家蒙此惨祸，沦陷区人们遭殃更甚，先生家里竟然全家人丁健全无损，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高兴之至。

你离开我们之后，学校就关了门，俊龙也就跟我下地做事了。他常常想念你，特别是在自学和温习遇到疑难时，总是叹气说要是范老师在就好了。他现在懂事多了，干活很起劲，一有空闲就读书。他遇到困难，我帮不了忙，只好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了。

我们家里本来就穷，又身逢乱世，俊龙虽然很想读书，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曾多次夸俊龙会读书，无奈他出生在我们家，最终还是离不开一拜锄头二拜地的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古今中外，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呀！

我们这里的乡长保长还是原先那帮人，他们也经常下乡来，讲一些剿共统一的大话，催丁催粮还是同过去一样，只是比过去更高调罢了。战争一旦爆发，老百姓自然遭殃。俊龙还没到十八岁，暂时还不会被抓去打仗，如果在五年之内内战还不能决出胜负，情况就很难说了。正如大家常说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日忧。我们生逢乱世，除了日忧三餐，冬忧风雪外，还要忧水旱天灾，伤寒头痛，更忧儿女去当兵打仗，这样的生活，不知何时才能了结。

国家大事我们是管不了的，自己家里的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不太平，生活无法改善，只有精打细算才能勉强混下去。没有希望，没有光明，这就是我们穷苦百姓的烦恼。你在来信中告诉我们中国混乱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一个清平的世界一定会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如此，但不知道冬天还要持续多久，春天才会到来。

我信笔写来，自己也不知说了什么，虽然有很多的话想说，却不知道说怎样说好，拉七拉八说了很多，无非是一些不关痛痒的话。纸短情长，还是打住好了。

谨祝

全家安康

华优志拜书 八月廿日

华优志写好信后仔细地看了一遍，觉得写得太草，又重抄了一遍，然后把它折好放进信封里。

第二天，他到县城去买生姜时到邮电局将信发了出去。

六十三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华德贤特地到华优志家里来，华优志正在挖红薯，见到罗秀英就问：“罗嫂子，优志在家吗？”

罗秀英见他着急的样子，笑着说：“就要过冬了，他还能在家吗？肯定是挖红薯进窖去了，哪能坐在家里呀！”

华德贤也笑着说：“也是，我家也请了几个人在挖红薯，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他大概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你先坐一会儿吧，他要吃中饭才会回来，如果你有急事，我就让小孩子去叫他爸爸早些回来。”

华德贤掏出怀表看了一下，忙说：“快一点钟了，他大概就快回来了，我先到横山下去找华存松，然后再到你家来。”

罗秀英笑着说：“又有什么好事，那么着急？你看你是到存松家吃中饭，还是到我家吃中饭？你打算到我家吃中饭我就开始准备。”

华德贤想了一下说：“罗嫂子，这样吧，我去一下就返回来，饭就不吃了，我早饭吃得迟，回去吃中饭也可以。你们事情多，就不好打扰了。”

罗秀英笑着说：“保长先生，你真会讲客气，你去吧，我晓得了。”

华德贤走后，罗秀英就开始张罗中午的饭菜。百宝村是一个小山村，远离城镇，要到市场去买菜是没有办法的，即使有东西卖，一个贫苦的劳动农民也拿不出钱来，保长突然要来吃中饭，罗秀英虽然满肚子不高兴，可又得罪不起他。她首先向邻居借了四个鸭蛋作为中午的当家菜，然后把家里仅有的几两千鱼全部拿了出来，把坛子里的霉豆腐也当作一道菜，又去菜园里砍了株天河芋杆作为新鲜菜，因为农历十月秋菜已经下架，冬菜还没有上市，只好把留下的老南瓜也作为一碗小菜，加上一碗酸豆角，勉勉强强凑成一桌菜。

罗秀英先煮饭，再做好一道道菜就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

华优志回来吃中饭，看到桌上摆满了菜，知道一定是有客人来了。他赶快洗过脸，然后脱了草鞋，用洗脸水洗了脚，穿上布鞋，走到火房里问罗秀英：“哪里的客来了，煮了那么多的菜？”

罗秀英淡淡地笑着说：“不来客，自己就不吃饭了？”

华优志笑着说：“肯定是来客了，平时中午你不会做那么多好菜的。”

罗秀英说：“不是什么客，是德贤保长来了，他说要来吃中饭，我有什么办法呀！”

“他又跑到哪里去了？”

“他到存松家去了，说吃中饭的时候会过来，还说有好消息告诉你。”

华优志冷笑着说：“你信他！他会有什么好消息，他是一个丧门星，除了要派丁派钱，不会带来别的东西的。”

过了一会儿，华德贤和华存松来了，华德贤在很远的地方就大声喊道：“优志老弟，辛苦了！”

华存松在一旁笑着说：“你这样大喊大叫有必要吗？”

华优志笑着说：“他就是这个样子，你有什么办法呀！你们来得正好，正等你们吃饭呢！”

华存松走进门，看到摆了一桌的菜，于是笑着对华德贤说：“今天就托你的福，吃一顿美餐了。”

华德贤笑着说：“我们是托罗嫂子的福，叫我们品尝一下她的杰作，怎么是我的福呀，你把事情的本末搞倒了。”

华优志从房里拿出一瓶药酒交给华存松，说：“你陪保长喝两杯，我就不作陪了。”

华德贤一本正经地说：“优志老弟这可不行，你难道不懂得主不吃，客不美的道理？要喝大家一起喝，你不喝就是怕我们把你的酒喝都掉了。你是不大会喝酒，但喝两三杯是没有问题的。来，我今天要来个‘喧宾夺主’，由我来筛酒，今天不喝多，每人就喝三杯，喝了三杯之后，我有好事告诉你们，保证你们皆大欢喜。”

喝过三杯之后，华存松对华优志说：“我不想再喝了，我要吃饭了。”

华德贤说：“我刚才已经讲了，只喝三杯。存松不喝了，我也不喝了，把这个留到下次再喝吧！”

华优志笑着说：“既然你也不想喝了，那就吃饭吧，吃过饭你有事就向我们说说。下午我要去把那块地的红薯挖完，窖好。立冬时节了，一结霜就不好了。”

大人们喝完酒后，罗秀英才吩咐俊龙兄弟吃饭。吃过饭后，罗秀英给每人倒了一杯姜茶。喝茶的时候，华德贤对华优志说：“现在正是挖红薯入窖的时候，本来不应当打扰你，不过事情很重要，又很突然，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来求你们帮忙。”

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情况是这样的，蒋介石自去年六月剿共以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把毛泽东的老巢延安占领了。延安在哪儿你们知道吗？它在陕西北部，延安本来是一个很穷的地方，朱毛的军队从江西逃走之后，一路流窜，逃到了陕西北部，在延安安下身来，延安就成了共产党的大本营，经过胡宗南将军的奋战，终于占领了延安，传说毛泽东已经被炸死，朱德也受了伤，剿共的事，基本上可以说是大功告成。记住，大功告成了！你们知道，蒋总裁牢记总理遗嘱，取得了北伐的大胜利，取得了抗战的大胜利，现在又取得了剿共的大胜利，我们国家成了五大强国之一，这是蒋介石的功劳。不过还有点小小的不足，蒋介石过去只是蒋总裁、蒋委员长，还不是大总统。这次要召开除共产党以外的国民代表大会选大总统，制定新宪法。我们临武县也要选出一个国大代表，选举国大代表的时间就在后天，一刻也不能耽误，明天各乡村的选民代表必须赶到县城，后天上午吃过早饭就要投票选出国大代表。你们说，这样大、这样急的事，不打扰你们行吗？”

华优志笑着问：“这就是你说的好消息吗？”

“你认为这个消息还不够好吗？”华德贤反问道。

华存松认真地说：“这是件大事，也是件急事，只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其实关系并不大。”

华优志严肃地说：“选蒋介石当总统，对蒋介石本人以及他的‘文武大臣’当然是一件大事，但不一定是急事。对我们这靠挖黄土，流黑汗的农民来说，不仅不是什么大事和急事，更是一件废事和空事。我这样讲是有原因的，蒋介石当了那么多年的总裁、总司令、委员长，已经是大权在手了，换一个总统的称呼实质并没有变，还是他掌权和说了算，其实选和不选总统是一样的，因此这是件废事。从老百姓的角度看，选或不选，蒋介石还是总统，我们还是苦难依旧，根本不必为此操空心，所以它是一件空事。还要我们去县城选什么国大代表，那更是件坏事。现在正是挖红薯入窖的时候，来往三天时间，去选国大代表，这是劳民伤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件大坏事。要选，你们去选，反正我不去。”

华德贤笑着说：“优志，你不能那么讲，在政治这个问题上不能这么实际，关键我还没把问题讲完呢！我告诉你们吧，这次选国大代表，不仅不劳民伤财，还会惠民发财。前面讲了，亲自到县城去投票的选民每人发一块大洋，委托别人去投票的发半块大洋。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全保十三个村，只派七个人去做选民代表，这七个人代表我们保八九百人去投票，我们估算了一下，每个选民代表可带一百多块银元回来，你说这不是大好的消息嘛！”

华存松笑着说：“这是天上掉馅饼了！只怕会靠不住，害我们白走一趟。”

华德贤说：“你们这些人啊，总是凭老经验，过去政府是骗过人，但这次是真的。我这次去开会就已经领了一百块大洋的订金了，现在给你们两个每人十块银元作订金。”

华德贤马上从袋子里拿出二十个白晃晃的银元放在华存松和华优志的面前。他得意地说：“这个银元总不是假的吧！”

华优志和华存松只是呆呆地看着，华德贤笑着说：“还看什么，这钱就是你们的，你们还不敢要？真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告诉你们吧，只要杜充客当上了国大代表，你们还会有格外的奖励，这只是小小的订金。”

华优志问：“杜充客是什么人，他怎么有那么多钱来选国大代表呀？”

华存松说：“这个姓杜的原本是叫杜义正，充客是他的书名，是我们临武的大财主的儿子，他原是少将旅长，很得老蒋信任，是我们县国大代表唯一的候选人。他肯定能选上的，既然保长先生已经说明白了，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他一把把十块大洋抓在手里。

华优志笑着说：“我只怕这不义之财会惹来麻烦，你想想看，这钱就算是蒋介石给杜充客的吧，老蒋当上总统后，还不照样要把钱收回去？自古以来，钱财总是官出于民，民出于土，老百姓不耕田作土，蒋介石哪来的税收呀！他发那么多钱来选总统，然后再下一个命令，还不是把钱统统收回去了，只怕还要加上高利呢！”

华德贤摇摇头说：“你顾虑太多了，你不拿这钱，还是不照样收税？将来收税是按人口或按田土来收的，那是大家都要收的，与这笔钱没有关系。你那么聪明的人，连这点道理还不懂吗？”

华优志笑着说：“既然话说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暂时收下，将来要收回去，利息我可出不起哟！说吧，收下钱以后，你还要我们做什么事？”

华德贤高兴地说：“还是你聪明，要做的事其实不多，也不难。第一，在我这张选民登记表上把你们村十八岁以上人的名字统统抄上，然后给每个选民填上一张委托书，你们明天跟着我一起去投选举票就行了。不过你们要注意选票上只能写杜充客的名字，不许写别人，写完后把它投到票箱里就算完事。钱由我代表到保里领取，多少钱是保密的，请你们不要乱说，最后把每人的半块银元分到选民的手中就行了。”

华优志若有所思地说：“我总觉得这有点奇怪，投票就我们几个人，能代表大家吗，他们会同意吗？”

华优志的话使华德贤感到有些不高兴，他提高声调说：“这有什么奇怪的！第一，投票的人要写选票，你们村五十九个选民，有几个人会写字呀？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到县城去还不是要请人代写？你要知道，选票上的名字多一笔，少一笔，有涂改都不行，所以要全体选民去投票是行不通的；第二，你们村有很多老人，要他们到县城去，几十里路，他们走得到吗？他们请得起抬轿的人吗？他们委托别人去投票也是自然的；第三，如果全县的人都去县城投票，不把县城给挤破了吗？因此，搞一个小小的代表团去代表大家投票是十分合理的，也是从实际出发。每票本来有一块大洋，因为是委托别人去投票，他不需要走路，也不需要吃饭花钱，还可以在家里做两天事，所以只发给他半块大洋，这并不亏。再说，被委托去投票的人要走路，又要在县城吃饭花钱，家里又耽误了事，给他半块大洋也说得过去。这次我们七个人要完成八百多人的委托任务，担子是很重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证杜充客以多数票当选国大代表，让他去直接参加总统选举，保证蒋介石当选为总统。话又说回来，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后也会有点实惠，我们估算了一下，投票回来后每个人大约可以分得委托投票费六十块大洋，这就需要保密了。我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是很实在的。”

华存松将信将疑地说：“这不会是假的吧，会不会中途变卦？”

华优志笑着说：“听保长的分析，这次很可能是真的。按每个村民付一块银元计算，全国四亿人口，有选举权的人，大约是一亿八千万到两亿两千万，老蒋要向老百姓付不少银元。不过他拿的也是老百姓的钱去买个总统当当，是划得来的买卖。现在当官的人是打铜的人偷铜，打铁的人偷铁，雁过拔毛的事多得很。至少保长已经付了十元订金，另外那五十元给不给我们，就看他开恩不开恩了。”

华德贤保证道：“只要把杜充客选上了国大代表，我保证你们也能发个小财。你们是第一次发这样的洋财，我的机会比你们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说得过去，行得通，世界上的事，总是船要靠水，水要靠船的。我又不是没有钱用，何必为了几十块钱得罪你们呀，今后我还要靠你们呢，你们就不要怀疑了吧。”说完，华德贤就把四个村的选民登记表和投票委托书交给华存松和华优志并交代了要注意的事项。

华德贤又郑重地对华存松说：“存松，你是国民党员，这是党国的大事，你要主动同优志把事情办好。跟着领袖走，好处多着呢！”

华存松笑着说：“你也不用特别吩咐了，我和优志一定在今天把事情办好，我们办好之后，你可不能口惠而实不至才好。”

“优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华德贤问。

华优志笑着说：“我说呀，这是吃人饭，做鬼事。这个老蒋也真是的，做总裁、总司令、委员长还不过瘾，还要做大总统，其实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大权在手而已，真是多此一举！”

华德贤摇摇头说：“你这个人呀，说你聪明，可怎么那么不通呀！名不正，则言不顺，老蒋不当上总统，就不是名正言顺呀！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蒋委员长是党内职务，只有当上总统才是真正的皇帝，才是正统。”

华存松笑着说：“德贤保长，你讲了许多话，这两句话倒是很有道理。”

华优志笑着说：“什么有理无理，夺得天下就有理，夺不到天下就无理，从来都是成者为王，败者寇。蒙古人、满人夺得了天下，叫大元、大清，实际上他们就是异族入侵，和日本鬼子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毛泽东夺得了天下，我们也不敢骂他‘共匪’了。现在老蒋要当大总统，谁也反对不了，我们只好听他的，这叫来到矮檐下，谁敢不低头，你要不低头，除非头破血流，既然拿了人家钱，只好替人消灾了。”

华德贤这才放心了，笑着说：“我就知道你们会把事办好的。这样吧，你们把事情办好后，明天清早就把选民登记表和投票委托书拿到我家里来，到我那里吃了早饭，再讨论一下去投票要注意的事项，明天晚上我们就到县里住旅馆。”

说完，他就吹着口哨得意地回家去了。

六十四

第二天清早，华存松来到华优志家，华优志也收拾好了准备出门。这天他换了一件比较干净的衣服，刮了胡须，穿上半新的布鞋，显得特别有精神。

罗秀英端上来两碗面条，对华存松说：“你们一起去县城办事，不能饿着肚子上路，先打个点心再去。”

华存松客气地说：“秀英啊，还是你想得周到，谢谢了！”

华优志说：“既然秀英准备了，我们就先吃了再说吧。”

吃过面条后，罗秀英给他们打来洗脸水，他们洗完脸，就准备上路了。罗秀英又从房里拿出两块银元给丈夫。

华优志说：“有一块就差不多了吧。”

华存松说：“我只带了两个银毫子，没带什么钱。”

罗秀英说：“我看你还是把两块钱都带走，要节约就在家节约，出了门是节约不了的，还是多带一点，你总不能跟朋友一起吃东西，还向人家借吧？”

华存松笑着说：“还是秀英想得周到。秀英，你是不是再拿两个银元给优志，因为我没有带多少钱，怕万一不够，你看行不行？”

罗秀英又从房里拿来两块银元交给丈夫。华优志说：“存松叔，这两块银元是不是你带上？”

罗秀英严肃地说：“你这个人真是的，你带上还不是一样，反正一起出门，要用大家一起用就是了。”

华存松笑着说：“对，你拿着是一样的，有什么地方要用钱的话就先用这个付，回来再算就是了。”

华优志把钱放到内衣口袋里，他把要带的东西都放进一个布袋里后，两人就大步流星地向保长家里走去。

初冬的早晨，天上没有云，山上的草木开始枯萎，路边的草带着寒露，好在山路都是青石板铺成的，他们走到保长家，布鞋还没有被打湿。

进到华德贤家里，华德贤刚起床，正在洗脸。他把华优志和华存松让进厅屋里，然后要他大老婆端来姜茶，就问道：“你们昨天什么时候忙完的？”

华存松回答：“我们两个昨天下午就搞完了，我在登记表上写一个选民的名字，优志就在委托书上写一个名字。就那么五六百个字，还不是一下子就写完了吗？”

华德贤追问：“写完后你们核对了一下没有？”

华优志回答：“核对了，还核对了两遍呢。你想想，漏掉一个人，就是漏掉一块大洋呀，我们赔得起吗！不过你还是再查对一下为好。”

华德贤把选民登记表和选民委托书看了一遍，看到字迹端正工整，就笑着说：“你们两个人的小字都写得很好，原本优志的行书就写得好，这次看来你的楷书也有很大的进步。如果要我来写，就写不得这样好呢！我真不理解，优志的字怎么人到中年了还会有这样大的进步呢？”

华存松笑着说：“这你就不懂了吧，他家有一个好儿子，俊龙的字一天天进步，优志为了不落后于儿子，也认真练字呢。他本来字也不错，加上有意要给儿子作榜样，字当然就写得越来越好了。”

华德贤感慨地说：“存松啊，将来我们这些人都无法同优志老弟比啰！他有三个像花一样的儿子，特别是俊龙，凡是教过他的老师都说此子非池中物也。而我的儿子还不知什么时候才问世呢！”

华优志笑着说：“你别发感慨了，还是仔细检查一下我们给你的东西吧！”

华保长笑着说：“我不看，等人到齐了，你们交换检查，我才不干这种吃力不

讨好的事，我们还是先喝茶吧。”

华德贤大声地喊道：“神英，你来一下。”

华德贤的大老婆陈神英端来茶水之后就回火房去了，听见丈夫叫她，忙走出来问：“有什么事？”

华德贤说：“你早点煮早餐，我们想早上就到县城去，菜要尽可能弄得好一点。”

陈神英笑着说：“你昨晚不是交代过了吗？人家猪还没杀好，豆腐也没有做成，你要的猪肝、猪肚和猪脚都还没有，我拿什么去做？现在如果把饭煮好，等菜煮好了，饭又冷了，饭要比菜煮在后，等大家吃过酒，饭就煮熟了。你慌什么呀，现在只来了两个客，还有四个人没到呢！”

华德贤听了，有点不高兴地说：“我是要你把饭菜尽可能弄好一点，菜还没有送来，你不能把小菜、柴火先准备好了吗？真是的！”

陈神英笑着说：“你放心吧，误不了你的事，就那么五六个人的饭菜，把火添大点，一会儿就成了。”

过了一阵，其他各村的选民也带着登记表和投票委托书来了，陆续到齐后，华德贤把六个人分成三组，互相核对各村的选民登记表，检查所有的投票委托书。他们相互核对和检查完毕，确认无误全保选民的总数与各村的选民数。

华德贤又接过各村的登记表和委托书看了一下，这才高兴地说：“大家辛苦了，工作都做得很好，我很感谢大家。从选民登记表和投票委托书来看，大家字都写得端正工整，完全符合上级的要求。今天吃过早饭我们就一起去县里报到，报到之后就住在一起，未经允许，谁也不许私自外出。吃饭、睡觉和联系投票都由我负责，我们争取做得最好。到县里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可能还会有人来拉票，我们都不要理，反正我们全保的票都投给杜充客将军，我们认为只有他有资格当这个国大代表，因为他是老蒋的真诚拥护者。此外，我不知道你们都带了点钱没有？你们每个人至少要带两块大洋以备万一，估计吃饭和睡觉是由选举委员会负责，其他想不

到的开支就很难说了。”

华存松小声地问：“我们这次要去几天？”

华德贤说：“真正投票就一天，就在明天上午。每个乡投票的时间不同，我们八九百人，七个人写，每个人要写一两百人的票，大概要花个把钟头，票写好后，把它投进票箱就行了。”

华优志说：“我们七个人，每人代表一百多人投票行吗？”

“规定说选民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亲自来投票的，可以委托自己的亲人前去投票，并没有说多少人。”华德贤笑着继续说，“我们这次去投票是代表全保的人去选国大代表，重任在肩哪！我们在家里是怎么做的，具体情况千万不要向人家说起，这个是一条纪律！讲具体点，就是要为每个选民拿回半块大洋，也为我们自己弄点零花钱，这是最实在的。”

过了一会儿，陈神英过来告诉华德贤：“饭菜煮好了，什么时候开饭告诉我一声。”

华德贤说：“马上开饭，吃过饭后我们马上上路。”

吃饭是在华德贤的书房里进行的。菜摆满了一桌，荤菜有九个：红烧肉、大杂烩、炒猪肝、爆炒猪肚、馅豆腐、红烧狮子头、红烧猪脚、粉蒸排骨和一盘干鱼，再加上三道小菜，酸豆角炒魔芋豆腐、红菜秆和老南瓜。

这席菜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是在中国那样艰苦的年代是很不错的了。

华德贤给每个人斟了一小杯虎骨酒。他站起来说：“今天每个人都要喝三杯壮行酒，我们这次一定要保证蒋总裁的得意门生杜充客将军当上国大代表，保证蒋总裁成功当上总统。来，我们一起干了这一杯！”

酒过三杯之后，大家敞开肚子吃饭，一桌菜吃得所剩无几。

华德贤非常得意地说：“大家就是要有这个劲头，我们今天去县城，一定要吃

好这次‘选举大餐’。选举回来，我们再来搞一餐，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酒醉饭饱！”

吃过饭后，大家喝了一阵茶。华德贤看了眼怀表，已经十一点钟了，他就带着全保的投票代表向县城出发了。

这天，天空布满铅灰色的云，刮着小小的北风。从马侯岭去县城有四十里路，一路上都是一沉一浮的山路。他们走在路上都不大说话，华德贤在最前面走着，大家跟在他的后面，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

华优志和华存松走在最后，走了七八里路之后就 and 前面的人拉开了一段距离，华德贤几次招呼他们赶快跟上。

他们俩对华德贤说：“你们不要管我们，我们会跟上的。”他们两人始终与前面的人保持上百步的距离，目的是便于交换意见。

华优志首先对华存松说：“这次去投票，德贤保长虽然讲得头头是道，我总觉得不是味道，不知你是怎样看的？”

华存松笑着说：“这还不清楚，就像你昨天讲的，这是吃人饭，做鬼事，这哪里是真正的民主选举，这就是在演戏。村子的人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能代表他们呢？那些委托书都是我们替他们写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委托我们，我们这样做是弄虚作假，是欺骗老百姓，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就是半块银元。”

华优志说：“问题在于这是从上到下有计划地欺骗。实际全国各地大概都差不多，我们这里是最落后的山区，做得可能更过火一些，这样的选举有什么用呀，无非是劳民伤财。一个国家的人物不去干些对老百姓有益的事，却专门干这样没用的事，我总觉得不妥，这叫我想起了范卓云曾经讲过的那副对联。”

华存松问：“哪副对联？他讲过的对联很多，我想不起是哪一副了。”

“我不知道这副对联他向你说过没有，好像是有一个大学教授写给黎元洪的。”

华存松说：“这事我没有听说过，你说来听听。”

华优志说：“范老师是这样说的，黎元洪要当‘民国’大总统了，有些马屁精想写副对联去贺喜，他们就想起一位有名的教授，求他替他们写副对联，这位教授就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民也如此，国也如此，积贫积弱，受苦不断；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多灾多难，遭殃有加。

横批：‘民国’总统当好太难

华存松笑着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笑话，哪有人家当总统写这样的对联去祝贺的？这一定是好事者为之，绝不是真的。不过这副对联讲的是大实话，老蒋就是当上总统，要当好也难。现在这些当官的总是欺上瞒下，再好的政策到他们手里就变成另一个样子，国家怎么治理得好呀！”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是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听人摆布。就像这次选国大代表吧，明明知道这是骗人的把戏，我们还是要按他们的办法去行事，真不是滋味。”

华存松说：“是这样，在这样的乱世，要做不违心的事真是难。不过这次总算不是去害人，如果每个选民都能拿到半块银元也算是一件小小的好事。问题是保长先生会不会又打别的歪主意？”

华优志笑着说：“德贤保长给我们许的愿是不是能够兑现还很难说。当然，他已经给了我们十块大洋，今天早上还吃了餐好的，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想上面肯定不仅仅只给了这么点钱，很可能他已经吃了一大半了，上面给每张票是两块或三块也不一定。我们今天走的时候他一再强调一切要听他的指挥，与上面的联系都由他出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名堂在瞒着我们？”

华存松若有所思地说：“很可能就是像你说的那样，根据他一贯的作风，他对我们绝不会那么大方。我们都知道十块银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六十块银元，我还从

没有一次见过那么多钱，他为什么这次对我们这样大方，肯定还有别的古怪。但我们现在也只好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只要他这次能给我们六十块银元就谢天谢地了！你说是不是？”

华优志笑着说：“现在也只能这样。到了县城，我们多留意点就是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德贤保长的所作所为迟早会知道的。不过就算是知道了，我们也没办法，因为钱是上面偷偷给他的，底数是多少我们并不知道，特别是如果他真的给我们六十块大洋的话，我们也只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想选民的那半块大洋他应当会给的。”

走到十里茅坪的凉亭，华德贤带领大家坐下来休息。过了一会儿，华存松和华优志也一前一后地走到了。华德贤笑着说：“你们两个今天走路这样不带劲，是不是今天早上菜不好，没有吃饱饭呀？”

华优志笑着说：“保长先生，是你家今天的菜太好了，饭太多了，我们两个贪吃，撑得肚子发胀，连路都走不动了。”

华存松也笑着说：“我讲句老实话，我是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多的好菜了。人家说穷人不装饿相，我是穷人偏装饿相，吃饱了却还是舍不得那么多的好菜，就又吃了一大碗，结果路上就走不动了，这都是你家的好饭好菜害人！”

大家都笑着说：“是这个样子。”

华德贤笑着说：“都是些花言巧语！我们今天是去完成一件天大的事，选国大代表，实际是给皇帝捧场，自古天子不差饿兵，如果你们这些全保的选民代表连饭都吃不饱、吃不好，我对得起老蒋吗？如果让上级知道了，我该怎么交代呀！等我们完成了这件光荣的差事，我一定再搞餐更像样的酒席感谢大家。今天虽然有好几道好菜，但除了猪肉还是猪肉，这是大家吃惯了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下次一定要大家尝尝山珍海味。只要大家同我一起把事情办好，我不会亏待大家的。”

华德贤越说越高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包哈德门的香烟，让每人抽出一支，然后掏出火柴给自己点上，又把火柴递给大家。他高兴地抽着烟，口里吐出一圈圈的

烟圈来。

华存松问：“这烟很贵吧？很香。”

华德贤笑着说：“也不是很贵，大约也就一两斤大米的钱吧！我这烟也不是我买的，上次开会的时候乡长给每个保长发了一条这种烟，说是用它来招待有关工作人员。本来我想给你们每人发一包的，后来我想到有些人并不抽烟，不如把伙食搞好点来得实惠。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到了县城，我给每个人弄一两包就是了。”

罗天才笑着说：“保长，你把伙食弄好了，再来个锦上添花，给我们每个人弄一条这样好的香烟，岂不更显得你仁义大方吗？”

大家都附和说：“是这样的，保长今天就来个锦上添花吧！”

华德贤笑着说：“这里就数罗天才最坏，专敲我的竹杠！你们也不明是非就跟着他起哄！”

华优志笑着说：“话不能这样讲，我们这些老百姓能沾保长的一点光也好嘛。如果你不是保长了，当乡长、县长去了，我们就不能敲你的竹杠，打你的秋风了，到了那时，我们想见你一面都难了啰！”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华存松说：“保长先生，你应当这样看问题，人家来打秋风是因为你富有，还因为你大方，如果你一无所有又一毛不拔，人家见到你就走开了，还会来打秋风吗？一个人能被亲戚朋友打秋风，说明他家道兴隆，人缘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你应当为此高兴，而不是哭笑不得。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华优志笑着说：“存松这话合情合理，至于保长给不给面子那就是他的事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赶快去县城吃午饭吧，要不然中饭和晚饭就要一起吃了。”

华德贤拿出怀表一看，大声说：“已经快两点了，赶到临武县城就快四点了。走吧，可能要快点走才行。”

为了赶路，大家一气走到了县城。

临武县城其实并不大，只有三条小街，分布在沿小溪的两岸，人口也不足一万人。这天是选国大代表的前一天，中学、小学都放了假，机关工作人员只有与大选有关的还在上班，加上乡村来参加选举的人陆续到来，几条小街显得十分热闹，小商小贩正抓紧时间招揽顾客。

华德贤带着全保的投票代表来到中山堂，他要大家先在门前站着，然后独自一人去跟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联系。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要大家把各村的选民登记表和选民委托书拿出来，由他和华存松两人把东西带进去。走之前，他又拿出一包哈德门香烟给华优志，要他分给大家，并说：“我们进去一会儿，办好手续就出来，之后我们再一起去要住的旅馆，吃饭的事出来再商量。”

华优志说：“保长，火柴？”

华德贤笑着说：“你怎么这么呆板，那边有卖啊！”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走进去了。

华优志把烟分给大家，然后去买火柴。他拿了一块银元出来，老板却说：“我没有零钱找你。”

他只好返回来向其他人借了点零钱，这才买回了火柴。

抽了一阵烟后，罗天才向优志说：“优志老表，肚子饿了，抽烟不解决问题，那边有人在炸乌龟糍粑卖，我们去买点来吧。”

华优志说：“可以，你去买吧，多买几个，回头再算账。”

罗天才说：“我一个人去买？还是两个人去吧。”

华优志说：“你去吧，一个人就行了。保长不肯付钱，就算我请客吧。”他把一块银元塞到罗天才手中。

罗天才笑着说：“不用，我这里有零钱，等我要用钱的时候再向你要。”

华优志笑着说：“也行，多买几个，要给他们两个也买几个，不光买我们在门外的这五个人的，不然的话保长又会说坐着的有吃，做事的人饿肚子了。”

罗天才点点头说：“对，对，幸亏你提醒，要我去买，就只会买五个人的。”

罗天才给每人买了两个乌龟糍粑，大家刚拿起吃的时候，华德贤和华存松就出来了。罗天才把糍粑递给他们两个，忙问道：“现在我们去哪里？”

华德贤笑着说：“今天的事情就算是办完了，现在大家跟我去同兴旅社，安顿下来再说。”

他们一齐来到了同兴旅社。同兴旅社是一个很小的旅社，只有两层楼，楼上总共八个房间，每个房间有两张床，楼顶屋背上都放了玻璃瓦，白天很明亮。当时的临武县城还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每个房间放着一盏桐油灯，油灯上只放了三根灯芯，桐油只有半盏，点不过一个钟头油就烧干了。

他们上楼找到房间，把东西放好，已经五点多钟了。

华德贤大声喊道：“把东西放下来就去吃饭，有什么事在吃饭的时候再说。”

他们一行七人走到庆丰会馆，那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楼上楼下座无虚席。

华德贤苦笑着说：“原来说好的，吃饭睡觉有人管，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就是有饭吃，谁吃得下去！走，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随便吃点什么都行。”

他们又走了几个地方，情况都差不多。华优志笑着说：“一个小小的县城就那么几个旅馆饭店，一下子来那么多人，不挤破才怪呢！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在老街杜家，我有个远房的侄女，家里很宽敞，我们多买几斤肉，再买两条大鱼，到她家去吃晚饭，既干净又实惠，比到饭馆吃好多了。”

华德贤想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是好，就是太麻烦人家了。”他又转过来问其他人的意见。

华存松说：“这个办法好，既省钱又实惠，烧柴煮饭也要不了多少时间。既然

是我们的亲戚，麻烦也不要紧的。”

华德贤说：“那就这样办，从我这里拿五块大洋去，由优志去操办，我们就等着吃饭吧。”

华优志和华存松一起去买了九斤猪肉，两条两斤多的草鱼，又买了两斤鸭蛋，然后带着大家来到他侄女华有荣家。

华有荣见叔叔带了那么多有头有脸的人来，显得格外高兴。华优志向她说明来意，她笑着说：“叔叔呀，你们带那么多东西来，别说是一餐，就是吃一天也吃不完呀！难道我这里就什么也拿不出来吗？好吧，你们先往堂屋里坐，我去请我大嫂来帮忙，她很会烧菜。”

华有荣待大家坐定后，从屋里拿出一大盘烘花生和一大碗板栗，把铜壶放在煤火炉子上烧水，然后就走过来对华优志说：“叔，你招呼一下家里来的人，我去请我家大嫂来帮忙，马上就回来。”

华有荣很快就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她嫂子用铜壶端来了一大碗爆米花，并笑嘻嘻地说：“叔叔，你们这样整齐地到我弟媳家来真不容易，不是因为有事，用八人大轿也请不来你们呢！好啦，来了就好，我们这就去烧柴火，煮饭，快着呢。”

华优志对大家说：“你们先在这里坐，我去帮她们忙。铜壶里的水开了，就请存松放点茶叶下去，招呼大家喝茶。”

华存松笑着说：“有优志做主厨，大家就有口福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刚上灯的时候，华有荣摆好了一大桌子菜：一盘红烧肉、一盘红烧鱼、一碗红烧狮子头、一碗海带三鲜汤、一盘炒蛋、一盘酸豆角干鱼，还有两碗小菜。华有荣又叫丈夫特地从街上买了一大壶东湖酒来。

这一餐虽然吃得晚一些，但大菜小菜味道都很不错，真是酒甜菜香。

吃过饭后，华有荣又招呼每个人用热水洗了脸，然后又让大家用热水烫了烫脚。

华有荣让大家就在她家里睡，可他们都觉得太麻烦，坚持回旅馆睡觉，她也就不强留了。她对华优志说：“叔叔，你和存松爷就到这里睡算了，同兴旅社虽然不错，但是这里比那里要安静些，我听人家说那个地方臭虫很多的。”

华优志和华存松还是决定和大家一起回旅社睡，到了同兴旅社，他们见还没有人没有找到睡觉的地方，华优志就顺水推舟，做了一个顺手人情，然后就和存松一起回到老街杜家侄女家去了。

晚上睡觉前，华优志问华存松：“你们上午送登记表和委托书的时候，上面是怎么搞的，提出什么问题了吗？”

华存松答道：“我们进去以后首先找到了我们乡的乡长，他把我们带到了选票领取处。我们把选民登记表交上去之后他们随便翻了一下，再核对了一下我们保的总选民数，看我们的选民总数刚好与他们总表上的人数相等，就在表上打了一个勾，表示正确无误。接着又检查了我们保各村选民投票的委托书，看完以后，那个办事人员皱着眉头说我们总共才七个人，代表那么多人来投票，按理是不妥的。华德贤解释说我们那里是偏远山区，大家都读不起书，他们拿笔比捉猪还困难，就是来了也不会写选票，只有这几个人认得几个字；再则，现在正是挖红薯入窖的关键时期，那是山里人半年的粮，要他们来投票等于要了他们的命。刚好马乡长也附和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请他们高抬贵手，不要为难我们这些山里人了。那个人看了一下马乡长，就笑着同意了。他检查了一下委托书，与没有出席的人数相等，然后用一个袋子装好封存起来，还在贴封条的地方盖了一个大章。华德贤要求领取选票，那个人说今天不行，要到明天上午投票之前再领，领了之后写上被选举人的名字就投入票箱，选举票是不能带出中山堂的大门的，听他这样说，我们就出来了。情况就是这样。”

华优志想了一下，说：“选国大代表，可我们都没有见过那个杜充客，谁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真有点莫名其妙。”

华存松说：“是有点莫名其妙，不仅你和我这样的老百姓感到莫名其妙，我看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谁知道老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华优志感慨地说：“中国的大人物从来都是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总是玩弄愚民政策，表面冠冕堂皇，实际上男盗女娼，讲的是‘三民主义’，实际上和清政府没有多大区别。这次选举还不是劳民伤财？”

华存松笑着说：“如果德贤保长不是昨天就拿了十块大洋给我们，我还不一定来呢！现在不知道那五十块大洋能不能拿得到！”

华优志笑着说：“就是拿不到那五十块大洋，也比替人家挑盐脚好多了。管他呢，明天投了票就走，我们还是安心睡一觉吧。”

第二天天刚亮，华有荣就来叫华优志和华存松起床，又端来了洗脸水。华有荣招呼他们洗好脸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赶快派个人去叫那几个人来吃早饭，饭菜我们都准备好了。我知道你们要开会，饭还是早点吃比较好。”

华存松不好意思地说：“这下真的打扰你们全家了。”

华有荣笑着说：“家里人有几个时间来一回？你们肯来，这是我的光荣，如果家人总不来，谁还会看得起我呀！而且菜还是你们带来的，全靠你们，我们才能这样大大方方地准备。千万不要说打扰的话，你要这么说，我哪还敢回娘家呀！”

华优志对华存松说：“我这侄女从小就通情达理，嫁出来当家理事之后更加热情周到了。你就不用这样讲客气了，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叫他们过来吃早饭。”

华优志走到同兴旅社，他们才刚起床，等着洗脸，他轻声说：“赶快去吃早饭了。”

华德贤问：“到哪里去吃早饭？”

“到我侄女那里呀。她怕耽误我们的事，天没亮就在弄早饭了，你们没洗脸的就到那边去洗，那里不用等，还是热水呢。”

华德贤对大家说：“走，不到这里等了，那么多人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呢！”

华德贤带着人到杜家华有荣家的时候，菜已经摆在了餐桌上。华有荣用大木桶提了大半桶热水给他们洗脸，为了加快洗脸的速度，特意准备了两个洗脸盆，大家很快就洗漱完毕。

华优志问：“要吃酒吗？”

“不吃酒了吧，早晨的空肚酒容易醉人。”华存松说。

华有荣却早已把酒杯和酒摆在饭桌上了，她劝道：“还是喝几杯吧，早晨喝点酒好。”

罗天才说：“你们喜欢喝就喝吧，反正我是不喝的。我看等办完今天的事，大家再喝也不迟。”

华德贤对大家说：“我看酒就不喝了，赶快吃饭，吃了饭就去中山堂领票，写票，投票。我们早点去，现在全县那么多人都来选国大代表，去迟了不知要搞到什么时候。大家办完了事，酒是肯定要喝的。”

匆匆吃过早饭，华有荣又提来热水让他们洗脸。等洗漱完毕，华德贤拿出哈德门香烟给每人发了一支。

罗天才说：“保长，我看你今天就大方一点，每人发一盒算了，到中山堂投票的时候我们都抽着这样的烟，你也有派头呀！”

华优志说：“他大概没有那么多了吧？”

“他不能去买呀？只要他肯出钱就行。”罗天才笑着说。

华德贤笑着说：“天才呀，你可真会出难题！我这里只有六盒了，这样吧，你们每个人拿一盒去，我到了河正街再去买。”说完，他就把烟发给大家。

华存松笑着说：“今天中午每个人都要给罗老板敬一杯酒，他为我们做了件好事。”

罗天才笑着说：“这就不对了，首先要敬保长一杯，感谢他慷慨大方，感谢他爱护老百姓，感谢他本事大！”

华德贤骂道：“你这个油嘴滑舌的家伙，除了会敲竹杠外还会干点别的事吗？少讲鬼话了，我们快走吧。”

他们走到中山堂，已经有人在门外站着等了，只是大门还没有开。

华德贤对罗天才说：“你去门前站队，我再给你一盒哈德门香烟，我们就在附近等开门。”

华优志对华德贤说：“我们每个人要写一百多张选票，那里有那么多笔吗？这个问题你考虑过吗？”

华德贤听了，马上跺脚说：“我怎么就没想过这事呢！你看这如何办？”

华优志回答：“办法倒是有，不过要花钱就是了。”

华德贤说：“该花钱的时候就得花呀！你说说看，怎么办？”

华优志说：“买毛笔不太方便，还要买墨盒什么的，不如买支钢笔好。”

华德贤问：“大约要多少钱？”

华优志说：“我听他们说大约半块银元就足够了。”

华德贤说：“这样吧，我给你四块银元，你去买七支钢笔来，还要买墨水呢，不够你就先垫上，反正多退少补。你和存松两个人去吧，要快，不要买太好的，能写字就行。你最好开张收据，我想办法去报销。”

华优志和华存松走到文具店，这是老板今天的第一笔生意，而且一买就是七支，他们只用了三块银元就买了七支钢笔，老板还特地送了一瓶蓝墨水。

华优志把笔和墨水交给华德贤，华德贤把钢笔分给每个人并告诉怎么用。

这时中山堂的大门打开了，华德贤顶替罗天才的位置进入大厅，拿出昨天的收据，到选举工作领导小组那里领到了中东乡马侯岭保的票，然后他把全保的投票代表聚在一起，郑重地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写错，这是不能补发的，写错了就是废票，字一定要工整，千万不能写错别字，你们在每张选票上写下被选举的人就行了，要特别注意，我们今天在选票上只写下‘杜充客’三个字就行了，我再说一遍，就在选票上写三个字——杜充客。”

说完，华德贤就把票分给大家，然后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他首先在一张选票上的被选举人姓名下面端端正正地写下“杜充客”三个字。

他写完后递给大家看，最后又重申：“就这样写，不要写错，更别涂改。”

华德贤自己并没有写选票，而是来回地看大家写。大约半个钟头，大家都写完了，华德贤这才松了口气说：“谢天谢地，功德圆满，总算没有错。”

华德贤把写好的选票仍旧装进袋子里，然后去向马乡长请示。马乡长把票看了一下，看到选票上都是杜充客的名字，就点点头说：“好，你干得不错！”

马乡长又走过去向选举委员会的主任悄悄地讲了几句话，然后走回来同华德贤说：“你稍等一会儿，把票分给你带来的人，然后投进票箱里。钱今天晚上我带你去领，你要大方点，不要闹出意见来。你带来的人不要乱跑，中午都到县政府里面去吃饭。”

大约十一点钟，中正堂的舞台上，由八个人抬来四个投票箱，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当众把票箱打开，证明票箱里面没有任何东西，然后由两个人把票箱锁好，接着选举委员会宣布开始投票。

华德贤带领全保的选举代表一步步走近票箱，把票轻轻地投进去。

中午，华德贤他们走进中山堂已经快十二点钟了。他带着大家走进一间茶楼，给每个人上了一杯绿茶，又要了些小点心，说道：“过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县政府吃中饭，在这里就喝点茶水算了。今天感谢大家把要做的事做好了，马乡长非常满意。”

你们知道吗，这个马乡长还是杜充客的远房亲戚，不久就要当中国国民党的县党部的头头了。他满意，我们就放心了。”

他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喝着茶，华存松拿出烟来，发给每个人一支，笑着说：“我这是借华保长的光，借花献佛，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罗天才笑着说：“我们这些人中呀，数存松最乖，我们连个顺水人情都不会做，他就会借花献佛，我们却想不到这一点，真笨呀！”

华优志笑着说：“借花献佛也有先有后嘛，你后一些献佛，同样会保佑你洪福齐天！”

华存松说：“这下讲对了！天才老板，你在家开了一个榨油厂，每年都进不少钱，你如果有心献佛，就大方一点，不要像我一样，还要向人家去借花，你本身就有很多花，也拿几枝来献佛，我们保证你财源广进，步步高升。你觉得怎么样？”

罗天才没有想到自己一句开玩笑的话会引出华存松这番话来，他只是哈哈笑着，过了一会儿，他才大声地说：“你们要我请客，在这里不行，我来的时候就带了两块钱，想要请大家吃一顿都不行。这样吧，这次回去，大家都到我家去，我保证让你们好好吃一顿，怎么样？”

华德贤笑着说：“回去到你家去吃一顿饭，那是一句客套话，谁会为一顿饭专门跑到你家里去？你要真心想请大家吃一餐，我建议就在今晚到旅馆请一桌。你身上没带钱不要紧，我先替你垫上，回去你再给我就行。”

罗天才笑着说：“今晚我请客，保长出钱，事情就这样定了，大家说好不好呀？”

华德贤说：“罗天才，你别耍滑头，你请客归请客，钱嘛，我可以先替你垫出，不过到时候你还是要还的。我不怕你不还我钱，关键是你承认是你请客，有了这个条件，一切就好办了。”

华优志说：“我看这样最好，也不要罗老板晚上请客或者回去请客了，他就招呼大家这顿茶就行了。这几杯茶和两碟小点心，他身上带的钱足够了，也用不着向

保长去借钱，这样就功德圆满了。”

华存松笑着说：“罗老板，这样你就没什么话说了吧。”

罗天才摇摇头说：“优志老弟，你这个主意真叫我哭笑不得。我开了几句玩笑，反倒吃亏了。好吧，这茶就算我请大家了。”

华德贤笑着说：“不行，这太便宜罗天才了，他肥得流油，应当要他多出点血才对。”

大家说说笑笑，把茶喝完，一算账，还不到一块银元，罗天才老实地付了账单，他们一齐走出了茶楼。

吃中饭的时候，杜充客来了。他由县长陪着，没有穿军装，而是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艳丽的殷红色领带，脚上穿着铮亮的黑皮鞋，一进大厅，英俊的脸上就堆满了笑容，双手高举着向大家作揖，用临武的乡音说：“家乡父老，兄弟们，我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中国有句俗话，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乡中水。我是在临武这块土地上长大的，我从这块土地走向全国，没有这块土地，就没有我的今天。今天大家推举我为国大代表，你们的恩德充客我永世难忘。我在这里首先给大家三鞠躬，再就是敬大家三杯酒，以表寸心。”

杜充客高举酒杯，向大家敬酒。他大声地说：“这第一杯酒，祝蒋总裁戡乱胜利，从此天下太平！”说完，他一饮而尽。

“这第二杯酒，祝父老乡亲们幸福安康，生活幸福！”然后又是一饮而尽。

“这第三杯酒，祝我们家乡风调雨顺，物藏财丰，人丁兴旺！”他高举酒杯，仍是一饮而尽。

杜充客向大家敬了三杯酒之后，又在县长的陪同下来到各个酒席打招呼。当他来到华德贤这一桌，马乡长特意指着华德贤说：“这是中东乡马侯岭的保长，他工作做得很好，全保都一致投了你的票。”

“谢谢！多吃杯酒！”杜充客拱手作揖。

杜充客走后，华德贤非常激动地说：“我看这个国大代表很有风度，也很有礼貌，是一个人物。”

华优志笑着说：“总算他还有点良心，我们给他抬了轿子，他向我们说了几句漂亮话，这大概就是选举的最大好处了。”

华存松说：“我看呀，讲得好听不如做得好看，今天晚上把那钱领回来，分到大家的手里，那比一万句好话都实在。”

华德贤不高兴地说：“那个就不要现在讲了，世界上的事是很复杂的，有些事只能讲一讲，却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却不能讲，讲了就麻烦了。存松叔，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最好不要提那件事。”

大家点头说：“对，对，抓紧吃饭，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吃过饭后，华德贤带领大家回到同兴旅社。罗天才对保长说：“下午还有什么事？没要紧事的话，我想到我一个朋友那里去玩玩可以吗？”

华德贤说：“这次来就是为了选国大代表，投完票就没有什么事了。不过我在家里就同大家讲过，大家要在一起，一起来，一起住，一起回，你最好不要走开，万一有什么事，我到天王老子那里去找你啊！”

华优志说：“你们在这里有床，可以睡，我和存松两人没有床，是不是可以回到杜家去休息？”

华优志还没说完，华德贤就说：“你们两个是特殊情况，现在是下午两点钟，五点半前一定要集合，晚上的饭还不知道怎么吃呢！”

华存松笑着说：“人多没好菜，今天中午吃的菜比昨晚的差远了。如果不是集体开餐，我倒主张自己买菜，到亲戚家去做，那样既省钱又实惠。”

华德贤说：“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过太麻烦了。你们下午回到这里再说吧，我

是真想休息一下了。”

华优志对华存松说：“走，我们也去休息一会儿吧。”说完，他们就下楼去杜家了。

下午五点多钟，华优志和华存松回到同兴旅社，华德贤他们早已坐在那里等他们俩的到来。

华存松首先问：“晚上吃饭是怎么安排的？”

华德贤说：“刚才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午餐没有吃好，晚餐就是那里开饭也不去了。你们看是在哪里自己煮饭吃，还是同昨晚一样再去麻烦一下优志的侄女？大家就等着你们拿主意了。”

华存松说：“有荣那里，我们来之前她就说上午已经买好了菜，今天还是由她来招待，他们夫妇要我们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赏个脸，看来是盛情难却了。”

华德贤问：“大家觉得怎么样？既然华有荣有这番好意，我们就去领她这份情吧！至于怎样答谢她的这份深情厚谊，我们把钱拿到手再研究，总不叫她吃亏就是了。”

华优志说：“我这堂侄女从小就礼是礼，法是法的，现在嫁出去，更加懂事了。她家道虽然不很富裕，还算过得去，她是有意招待娘家人，并不图什么，这点大家是要领会的。”

罗天才笑着说：“她那样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们都是托优志的福，在这里，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优志。当然，也要感谢他家里有这样的好女儿，通情达理，热情周到。我认为应当礼尚往来，她这样看得起我们，我们也要叫她在外面风风光光地为人，不要让人家认为我们山里人就是穷，就是小气，要穷穷在家里，出门了就要慷慨大方，绝不让人家看不起我们，笑话我们的姑娘。”

华德贤点头说：“罗老板这话有道理。既然人家已经准备了饭菜，我们就用不着像昨天一样又买东西过去了。我看我们现在就一道去，今晚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大家酒就别喝多了，特别是存松和优志更不要喝酒，吃完饭我们就走，早点到财务组去，马乡长说在那儿见面，要我们等他就好，千万不要人家等我们。我们现在就去杜家吃晚饭吧！”

大家有说有笑地来到华有荣家。华有荣把他们迎进厅屋，然后给每个人倒了一杯热茶，又从餐柜里拿出烤花生、桂圆、兰花根和麻丸。

她对华优志说：“叔叔，我们正在弄菜，这里你就替我做主，招呼大家一下。”

华优志说：“你去吧，这里你不用操心。厨房要我去帮忙吗？”

华有荣说：“不用了，大菜都是上笼蒸的，只有炒粉丝和几个小菜要临时做，我大嫂完全做得过来。我马上去看一下饭，争取早点吃，你们还有事呢。”

过了一会儿，华有荣用木盘端着酒杯、筷子和碗碟走进来，准备摆席吃饭。她收拾好茶杯，撤走盛零食的盘碟，又用干帕擦干净餐桌，待大家坐定后，就要她丈夫杜义正斟酒。

她嫂子陈双菊用木盘端来了两碗瘦肉炒粉丝、两碗清蒸肉丸，还端来一碗清蒸排骨、两碗扣肉。华有荣端上了两碗大杂烩、一盘鸡肉、一盘清蒸桂鱼。接着，她嫂子又端来了一盘红菜薹和一碟酸菜炒虾。

待菜上齐后，华有荣就对大家说：“我嫁出来好几年了，娘家的人从来没有这样整整齐齐地来过。今天我有机会请大家到我家来坐一坐，实在是家里人给了一个大面子。菜是我大嫂一手操办的，菜的质量不高，味道应该还可以。请大家尽情地吃，能够把这桌菜吃完，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面子了。酒我不会喝，就让我丈夫陪大家喝吧。我没有读过书，笨嘴拙舌的，总归一句话，希望大家就和在自己家一样，吃得酒醉饭饱就好。”

华德贤、华存松和华优志因为有事要办，只喝了两杯酒就开始吃饭，吃完饭后，又用热水洗了脸。

华德贤说：“你们慢慢喝，慢慢吃，我们有事先去了，你们就在这里等我们。”

华德贤带着存松和优志来到财务组，马乡长还没有来，他们就在门外一起抽烟。

华优志说：“我们是不是应当给马乡长和财务组长买两条好点的烟呀？”

华德贤笑着说：“不用买，他们还没烟抽吗？他们家里的烟多得很呢！烟呀、酒呀、土特产呀他们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黄鱼白片。优志，你是没有办过这样的事，办得几回就知道了，对于那些小人物，烟、酒、土特产和值钱的水果还有点用处，对于大人物，那东西毫无作用，他们背后还笑你老土呢！”

过了一会儿，马乡长来了，他笑着说：“你们干得不错，八百九十一张票，张张有效，没有一张错票或废票。”

华存松说：“你怎么知道哪些票是我们的呀？”

马乡长笑着说：“那选票有编号，从某个号到某个号就是一个保或一个乡的，一开箱就知道了。组织一次这样大的选举，连这都搞不清，你认为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吃白饭的吗？就像人家说的，是尸位素餐的吗？你们保共计八百九十一个人，应当给你们钱是一千七百八十二块银元。现在我带你们去领，至于领了以后怎么分配，我在保长开会的时候就已经同你们说过了。”

他们来到财务组长那里，财务组长要华德贤他们写好领条，然后笑嘻嘻地说：“华保长，这下发财了。”

华德贤也笑着说：“托陈部长的福，是发了一个小财。陈部长就是我们的财神菩萨，我们哪敢忘了你的大恩大福呀！”

原来大选财务组长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干部部的部长，这次大选主要是由他操办的，是一个红极一时的实权派，他还是杜充客初中时代的同学。因此，华德贤称他为陈部长。

陈部长看了领条，马上打开柜子，把写有中东乡马侯岭第六保的袋子拿出来交给马乡长并说：“这是他们的吧？”

马乡长点点头，然后把袋子交华德贤，笑着说：“恭喜发财！”

华德贤接过袋子，招手对华存松和优志说：“过来一下！”

他们走进一个小房间，把袋子放在地上，华德贤对华存松和华优志说：“每个选民半个银元，这是定了的。每个来托票的人六十个银元也是说好的。剩下的部分用作保甲经费，这是不能分的。现在还有八百九十一银元，该怎么办是一个问题。这些钱只有我们三个知道，那四个人就不给他们知道了。这笔钱我是这样计划的，陈部长那里给他两百元，马乡长那里给他一百元。而剩下的五百九十一元，我们三个人‘三一三剩一’照分，每人分一百九十元。还剩下二十一元，就用来开支旅社和吃饭的花费，还有买笔、买烟的钱。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华优志和华存松都同意华德贤的办法。华德贤说：“现在那八百九十一元由我先带回去，就是带回到杜家华有荣那里。你们两个去买七条哈德门的香烟，顺带买三个小袋子，每个袋子里装一百九十元。我回到杜家华有荣家，把钱放在你们昨天睡觉的房子里，优志就守在那里，等我把那笔公开的钱分发完毕，把烟发给大家后，就让存松把优志应得的那份带过去，然后我带着其他人回到同兴旅社。要送给陈部长和马乡长的钱等明天大家都走散了我们再找个机会送给他们。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

华存松和华优志表示同意保长的安排。于是华德贤从袋子里拿出一半钱交给华优志，自己提着袋子往杜家去了。

华优志和华存松到商店买了七条香烟，又买了三个小布袋子。他们放慢脚步，一步一步向杜家走去。等到了华有荣家里，华德贤已经把钱分发给了大家。

华德贤埋怨道：“你两个人呀，买两条烟去了那么久，真不像话。”

华存松说：“去了几个地方才买齐，这哈德门的烟比较贵，买的人不多，那些老板一般只存两三条，他们又不肯一次全卖给我们，一个地方只能买一到两条烟，东走西走，就把时间拖久了。”

华德贤说：“好了，只要买到了就行。你们给每个人发一条吧，我的那条烟就由优志带回你的房间里，明天回家再带回去。”

华优志就拿着烟去住的房间了。华德贤对华存松说：“你把你们村选民的钱拿去，我就不保管了。”

罗天才拿到了钱很高兴，问华德贤：“还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我们四个回同兴旅社去了。”

华德贤说：“这钱是大家的钱，你们一定要按规定发给每个选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注意把房门关好，不准去赌博，更不允许到妓院去。你们先走，我还要把优志村里的钱给他送去，这钱放在我手上总不是好事，我的东西还要放在他这里呢。你们四个先一起走吧，大家互相关照一点。”

大家走后，华德贤来到了华优志住的房间。华优志正坐在床上，把钱和袋子塞进被盖里，等华德贤来。

华德贤把华优志应得的那份给优志，把百宝村选民的钱也给了优志，然后说：“大家应得的部分我已经给你了。现在把另外那八百九十一块来处理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华存松说：“这部分钱怎么分你已经拿出了方案，我的意见是每人分一百九十元后，除去给长官的三百元，就剩下二十一元了。刚才买烟和袋子用了六元三角，只剩十四元七角。这三百一十四元七角就由保长管，你看怎么样？”

华优志说：“我看可以。保长的钱怎么办？是带到同兴旅社去，还是放在其他地方，你要考虑一下。”

华德贤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公开部分有六十元，加上这里的一百九十元，刚好二百五十元，再加上给乡长和部长的三百元，就是五百五十元了。此外，还有两部分钱剩下的尾数，就有六百多元。把它放在同兴旅社是很不妥当的，一是怕晚上被人偷去了，二是如果大家知道，会闹出很多麻烦来。我看还是放在这里，由

你们两个保管。你们两个应得的部分是二百五十块大洋，前天在家里，我已经给了你们各十块大洋，这里你们应得的部分是二百四十元。当然，你们从家里带来的除外。”

华优志用商量的口气说：“马乡长和陈部长的钱是不是马上给他送去，反正总是要亲自送去比较好。”

华德贤说：“是应当送去。可是不知他们现在回家没有，按理他们是应当回家了的。”

华存松问：“他们住什么地方，你找得到吗？”

华德贤说：“陈部长住河正街八十四号，马乡长住柳树街七十四号。我去过多次，问题是不知道他们回来了没有？”

华优志说：“马乡长肯定回到家了，陈部长就很难说了，因为他要管的事比马乡长多得多，老马只管一个乡，而老陈要管一个县。”

华德贤赞同地说：“有道理，马乡长心中有数，各保是一定有人去送礼的，他不到家里不行。要不然我们先把他那份送去吧？”

华优志笑着说：“我认为你把他们分成两个等级是有道理的，官大钱也更多，这是一般的规矩。不过我认为上官不如现管，陈部长的官大，这不错，但他现在并不直接管我们，马乡长是保长的顶头上司，他要是不高兴，啰唆的事就多了。我认为他们之间谁多谁少迟早彼此会知道，到时候马乡长知道了，可能口里不说，心里却生恼，不如他们两个都一样多为好。

华德贤说：“每人给一百五十元？这可不是个吉利的数。”

华德贤刚说完，华存松就说：“现在这些当官的最讲究的就是个吉利，多几个钱少几个钱他们不在乎，你给他一百块钱，还不如给九十九块钱呢。”

华德贤说：“是这样，反正是他们的钱来请客，多几个少几个对他们来说问题

都不大，最主要是不出事，所以他们特别讲吉利。”

华优志笑着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送他们每个人一个满堂红！每人一百二十块好了。”

华德贤说：“我看可以。”

华存松也说：“就这样吧，我们马上给他送去。”

华德贤对华优志说：“优志，你去向你侄女要张红纸来，我们包起来给他送去。”

华优志出去后，华德贤说：“这样一来，还剩下六十元，怎么办？”

华存松说：“这六十元就给你算了，我知道优志是不会计较的。”

华优志回来了，没有拿来红纸，却拿来了两块红布。他告诉华德贤：“我侄女说红纸没有了，只有两尺红布，我就把它拿来了。”

华德贤笑着说：“这更好，更大方，也更吉利！”

华优志把两尺红布撕成两半，然后每块红布封好一百二十块银元。华优志把剩下的六十元交给华德贤，说：“这个六六大顺就给你了。”

华德贤接过去，定了一下神，笑着说：“不行，我们三个人每人二十元。孔夫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还是多得不如少得好。”

华存松笑着说：“你不要不好意思，我和优志是不会有意见的，我们两个人已经很满足了，你作为保长，多得点是应该的。”

华德贤说：“我比你们好，你们发这样的洋财是破天荒第一次，我机会多着呢！一家人，最难得是和气生财，你们两个就听我的好了。”

华存松和华优志不再推让，笑着说：“那就多谢了！”

华德贤说：“这里就由存松守屋，我和优志把这钱给他们送去。”

华德贤和华优志打着手电筒来到马乡长的家门口，刚好会到马乡长送第三保长出门。他见华德贤来了，就笑嘻嘻地说：“快进屋，他们刚吃了几杯茶就急着走了。”

马乡长家里点着雪白的汽灯，房子里的器物在明亮的灯光下，如同白天一样看得非常清晰。

华德贤笑着对马乡长说：“马乡长，承蒙你的正确指挥，这次大选搞得轰轰烈烈，一帆风顺。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务求你笑纳。”

他老婆笑着说：“你们如此客气，希望今后还多多支持我家老马的工作，万丈高楼平地起，很多事情还要靠你们呢！”

华德贤说：“马夫人哪，你把事情说倒了，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还希望马乡长步步高升，当上县长，给我们更多恩惠呢！”

马乡长说：“我马长云何德何能敢去当那样大的官啊！我只想把这份工作干好，上上下下都满意就行了。”

华德贤笑着说：“马乡长过谦了，过谦了。今后还望马乡长为我们多指点迷津，叫我们头脑开窍，把事情办好，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马长云笑着说：“这个我自然知道。中国有句话说得好，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善有善报嘛。你们这次选国大代表干得不错，把票都投给了杜充客将军，而且没有一张废票，这就很好嘛！”

华德贤说：“你这里来的人多，我们就不打扰了，今后请乡长常下去走走，我们就先告辞了。”

马乡长夫人显得很高兴，她把钱放回房里后，走出来正想留他们多坐一会儿，见他们要走，就给了华德贤和华优志每人两个银元的红包。

等离柳树街远了，华德贤笑着说：“亏她还给我两块钱的红包，真拿得出手！”

华优志问：“她过去也封红包吗？”

“想都别想，她今天是看到我们给了那么多钱才想起也给我们这两块钱。你不送她东西，她家茶叶水都别想沾，小气得很呢！”

他们回到了杜家，华存松正坐在房里看《三国演义》，见他们回来，马上放下书，笑着问：“这样快就回来了，看样子是连茶水都没有喝一杯？”

华优志说：“他那里送钱去的人多得很，我们怎么敢坏人家的好事，你以为我们是什么贵客呀！”

华德贤说：“现在去不去陈部长家呢？不知道他回来没有？”

华优志说：“我认为他一定回来了，从马乡长家里的情况来看，他们都知道官场的规矩，这个时候是收钱的大好时机，他不会不在家的。”

华德贤笑着说：“有道理，我们马上过去。”

华优志说：“这次就存松和你一起去吧，让他也见见世面。”

华德贤说：“存松，你同我一起去吧，把钱送给他就走。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在他家里久坐，免得挡人家的财路。”

华存松笑着说：“还是你们两个人去吧，我正在看《三国演义》的‘三气周瑜’呢。”

华德贤笑着说：“你还是去吧，说不定陈部长老婆也给一个红包呢！”

华存松回答：“有红包也不去。优志，你就跟保长走一趟吧！”

华德贤和华优志来到河正街的陈部长家，里面坐着很多人，见华德贤等人来了，大家都起身告别。陈天骄要他们再坐一会儿，大家都说：“部长太忙，我们改日再来拜访。”

陈天骄也不强留，就笑着说：“也好，今天到访的人实在太多，招待不周，改日再请大家来喝杯酒。”

华德贤笑嘻嘻地说：“陈部长，大概你不认识我吧？我倒是久仰陈部长。”

陈天骄笑着说：“我认识你，你不就是中东乡马侯岭的保长华德贤吗？听马长云说你干得不错，你们保的选票都投给了杜将军，没有出半点错，真不容易。”

华德贤兴奋地说：“非常感谢陈部长没有把我忘记！在你的门下，一天来来往往的人多如牛毛，居然还记得我这个大山沟里的小人物。你真是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天骄笑着说：“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在认人方面却还可以，只要见过面，不说十年不忘，至少可以三年不忘。一个搞人事工作，搞侦察工作的人，必须要有认人的本事，这也可以说是工作的需要。”

他夫人给华德贤和华优志端来两杯茶，态度端庄严肃地说：“请两位稀客喝茶。”又指着满桌糖果说，“这都是现成的东西，请你们尝尝，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华德贤从衣袋里拿出用红布包着的一百二十块大洋交给部长夫人，点头笑着说：“这是我们保给陈部长的一杯茶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务必笑纳。”

部长夫人这才露出了笑脸，说道：“一杯茶水而已，哪用得着这么多呀！你们马侯岭不是很穷吗，你们这样的大礼，难得，难得呀！”

她接过钱后马上回到房里，把钱放进一个铁箱子，然后将数目写在一个礼单上，接着，又走出来对华德贤说：“你旁边这位是副保长吧？”

华德贤说：“他是我一个堂兄弟，不是副部长，也不是甲长。不过论他的本事，当个保长也绰绰有余啊！”

华优志笑着说：“我是来给他做伴的。你们家是‘席上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大户人家，像我这样的山里人本来不应造访的，他硬要我来做伴，我就冒冒失失地来了，还请夫人见谅！”

陈天骄笑着说：“你们马侯岭穷是穷一点，过去倒出过举人和进士，现在也有

几个少将以上的军官，实际上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从你刚才的讲话来判断，你也绝不是什么白丁。”

华德贤说：“陈部长真是慧眼识贤才，我这老弟啊读书不少，见识很多，是一个有本事的农民呢。”

正当他们讲话的时候，门外又有人送礼来了。华优志就对华德贤小声说：“我们走吧，又来人了。”

他们立即起身告辞，陈部长夫妇也不强留，照例说：“改日来玩，今天来客太多，不好意思，招待不周，请见谅。”

他们走到武水桥头，华优志对华德贤说：“这些当官的人，他们的钱真是‘大门招来八方客，财源滚滚不断来’，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做事的人身无分文，不做事的人钱积如山。”

华德贤说：“历来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公平公平，身无半文，这个世界对穷人是不会有公道的，弱肉强食，历来如此。共产党想要人人平等，那是白日做梦，办不到的。”

华优志没有再说什么，跟着保长慢慢向杜家走去。

他们回到了住地，华存松笑着问：“这样快就回来了？”

华优志认真地说：“人家那里门庭若市，前客让后客，你想坐一会儿都没有机会，自然这样快就回来了。这次真叫我开了眼界，终于明白了孔老夫子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想想看，人家也没强迫你，大家就那样心甘情愿地把红包奉献出去，还心怕送得太迟、太少，半夜里还川流不息，真的是大门一开，黄金万两。我原来以为大资本家最赚钱，现在才知道大官最赚钱，他们不是一本万利，而是无本万利呢。”

华德贤冷笑着说：“你不要这样多愁善感好不好，你今天见到的官还只是县里不大不小的头头。你知道那县里的大头头，省里的大头头，中央的大头头又会是什么？”

么样子呀！你应该懂得这是命，人家注定就那样发财，你有什么办法呀！不要去发什么感慨了，倒是要考虑一下明天怎么回去。”

华存松说：“当然是走路回去，难道你还想坐轿子回去吗？”

华优志接着说：“他大概是讲我们是一起走，还是分散走吧？”

华德贤摇摇头说：“你们头脑怎么这样不开窍，你们想一想，我们是两手空空来的，这次回去突然带这么多钱回去，人家看见了，能不产生怀疑吗？我们应该想个法子，让人家什么都看不见才好。”

华存松笑着说：“我压根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总认为这是上面给的，又不是抢的，也不是搜刮民财得来的，这是正大光明的钱，怕什么？根本没有想到人家会怀疑到这件事上，真笨。”

华优志说：“人家一产生怀疑，就会议论纷纷，各种奇谈怪论都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好是根本保密，我看还是保长去同他们讲一下，大家一定要稳重点。我们这里也要想办法，尽可能神不知鬼不觉才好。”

华德贤说：“我也是这样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这可得想个好办法出来。”

华优志想了一会儿，小声地说：“我看可以这样，明天上午吃过早点后，我和存松上街去买两担新箩筐，上好棕绳，再买根竹扁担，然后挑着箩筐去买十多斤粉丝，再买十斤八斤红枣，还有红糖、桂圆和兰花根之类的挑回来。我们把那三个袋子放在箩筐底下，一路挑回去，这就谁也不会怀疑了。”

华存松点头说：“这个办法可以，可是你刚才讲的东西都是过年时的东西，是不是太早了一点，我看不如买点米好。”

华德贤说：“粉丝十多斤就有一大箩筐，十多斤米只能垫着箩筐底，买米的话每担箩至少要四五十斤，买粉丝这些轻的东西，挑起来没有那么费劲。从走路轻快讲，还是优志讲的那些东西好。另外，粉丝、红枣这类东西经得住放，放到明年三

四月也不会坏。”

华存松点点头说：“也是，那就按优志说的去办吧！不过这钱怎么拿，是三个人分担，还是由一个人出钱。以后再算账？”

华德贤说：“除了已送出去的二百四十块大洋外，还有七十四块零七角，每个人分三十块后还剩下十四块七角，拿那十四块多买应当足够了，先把它用了，不够的部分由优志先垫上，弄回去的东西大家再拿开就行了。这里的事就由你们办理，我过去后，明天就不再来了，你们两个明天到我家吃晚饭就行了。”

华优志说：“你就在这边睡吧，有床睡呢。”

华德贤说：“不行，我不回到那边去，他们又会怀疑我有什么名堂，还是过去好。这里就拜托你们了，你们不要送了，我走了。”

他走后，华存松对华优志说：“这次德贤保长不知发什么疯，突然对我们这样好，你猜得着吗？”

华优志笑着说：“他这次发的当然是春疯，不过并不是对突然对我们这样好，是他一个人吞不下，这是水和船的关系，俗话说得好，船要水，水也要船。实际上，还是华德贤得的多，我们得的少。官越大，发财越大。送给马乡长和陈部长的钱实际上是德贤保长买官的钱，这次选举国大代表的事我们保干得不错，加上送去的大笔钱，对他升官是有好处的，当然想升官的人很多，他能不能升官，还有更复杂的因素。他确实给了我们一点好处，那是他不得不这么做，并不是对我们突然那样好，而是给了一点抬轿的钱。当然，我们也要知足，他能这样就不错了。”

华优志的分析使华存松茅塞顿开。华存松笑着说：“是这个样子，不过我到现在还搞不清上面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来搞这样的选举？”

华优志说：“实际也不是很多，全国有选举权的人不到全国总人数的一半，四亿人当中大约只有两亿人，每人按照两块大洋计算，还不是四亿大洋，全国一年的税收起码是这个数的许多倍，蒋介石当五年总统就大赚特赚了，这是一本万利的事，

是一场特殊的买卖。我们亲身经历了，最清楚不过，这哪里是什么民主选举，这实际是一场骗人的把戏，这把戏的全部秘密就是金钱和欺骗。当然，我们也参与了弄虚作假，这是不对的。不过我们不这样干，人家还不是一样这样干，我们有什么办法？从上到下都是一塌糊涂，我们得到这几个钱，一不用去感谢哪一个人，二也用不着心里不安，因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华存松笑着说：“我们这样，不知道后人怎样笑话我们，真是天知道！”

华优志说：“这关我们什么事，我们不在头不在尾，听人指挥而已。别想那么多了，忙了一天，早点睡吧！”

华存松说：“我们还是洗个脚再睡吧。”

“不知还有没有热水了，我去看一看。”华优志说着，就走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华优志给华存松提了大半桶热水进来。华存松洗了脸，又洗过脚后，华优志打算去倒水，华存松说：“不行，我自己去，否则太对不住你了。”

华存松出去倒了水，回到房里，华优志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天已大亮。华优志要华存松看好东西，就拿了十四块大洋去买东西了。

快吃早饭的时候，华优志买回了两担新箩筐和两根扁担。他们马上把钱放进箩里，用另一担箩叠在上面。

华优志对华存松说：“我们要买的东西都买好了，我已经交了定金，马上去取货，挑起就走，华德贤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走出房门，正准备走，华有荣来请他们吃早饭。

他们吃过早饭，又喝了杯热茶，于是起身告别。来到街上，他们首先到南货店把红糖、桂圆和麻糖等物品放在两担箩里，接着又到买粉丝的地方把几捆粉丝放进去，装好后就挑起箩筐往家里走。

因为挑的东西并不重，华优志和华存松沿途没有休息。快吃中饭的时候，就走到了上马侯岭的半山亭。这是一个用石头砌成墙，顶上盖瓦的凉亭，因为上山有五六里的山路，凡是挑着担上山的，一定要在这里休息一阵。

当他们两人走进凉亭时，看见华德贤坐在那里。华德贤看到他们挑着粉丝来了，就笑着说：“我在这里等你们，已经等了一个多钟头了，那几个人早走了。刚好我到这里的时候会着一个人从山上走下来，他是一个邻居的亲戚，好久没见了，于是闲聊了一会儿，我就要他们几个人先走了，他们看吃中饭的时间也快到了，下午又想有点事，就走了。我和那个人闲谈一会儿他也走了，我估计你们快来了，就在这儿等你们。”

华存松说：“其实你用不着等我们，我们一定会把东西送到你家里去的。”

华德贤说：“我不是怕你们不把事情给我送去，而是还有点事情要跟你们商量。第一，每个选民的那半块大洋一定要在明天送到大家的手中。第二，上面拨的钱一定要绝对保密，同自己老婆也不要讲实话，这点很重要。女人在家里坐着没事，闲谈的时候很容易走漏风声。”

华优志笑着说：“对老婆恐怕很难保密，我们这些人从来没一次进过这么多钱，你不讲清楚，反而会引起她们的怀疑，她们没事的时候同姑嫂谈起此事，马上就会引起一阵风波。我的意思是不如在枕边告诉她们，嘱咐她们不得同任何人谈起此事，这样反而会更好一些。”

华存松补充说：“我也觉得优志这个意见好，我们是无法对老婆保密的，关键在于她们要懂得保守机密的重要性，做到了这一点，就万无一失了。”

华德贤听了以后，点点头说：“就这样吧。这次选举对我们来说是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这样的机会恐怕没有第二次了，这都是我们走运，对大家来说也是功德圆满了。老百姓没有捐钱捐款，钱完全是选举委员会给的，我们都各有所得，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华优志笑着说：“是皆大欢喜。不过最高兴的应当是杜充客将军，我们回家的

路上见城门口贴出广告，说是杜充客将军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三点二的选票，是我们这几个县国大代表的最高得票率，他多威风呀！”

华德贤笑着说：“如果从我们保的投票来看，他应当是百分之百的得票率，怎么还有人没有投他的票呀？”

华存松笑着说：“这个很自然，有的写了错字，变成了废票；有些城里的人都是自己去投票，他们不一定投给杜充客。有百分之九十三点几就蛮好了，真正百分之百的票投给了杜充客，反而显得没有民主了。”

华优志说：“我们边走边讲吧，快吃中饭了。”

他们三个走出凉亭，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走到华德贤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华优志把华德贤的那个布袋从箩筐底抽出来，郑重地交到他手中，然后小声说：“你到房里去点下数，每个名分下的数目我们两个都写清楚了，我们还一起核对过两次。”

华德贤说：“不用点了，我相信你们不会弄错的，就是弄错了，也关系不大，反正这是天上飞来之财。对我来说，多几个钱或少几个钱也无所谓。”

华存松对华德贤说：“那十四块七角钱，除了买箩筐和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外，还剩三块多钱，这个钱就留给保长吧。”

华德贤说：“我说呀，就给你们用了，要不就把它拿给华有荣，这次太打扰她了，不到她那里落脚，起码多用十多块钱。”

华存松说：“是的，我看就先由优志拿着，下次去她那里买点东西送给她。”

华德贤笑着说：“你这个意见不错。优志，你就拿着吧，这也算我们的一点心意。”

华优志和华存松起身要走，华德贤不高兴地说：“你们不吃中饭不能走，天子

都不差饿兵，你们挑那么多东西到我家来，连饭都不肯吃，你们叫我怎么做人啊！”

他们只好坐下吃饭，等吃完中饭，回到家已经是半下午了。

六十五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对华优志家和他们村来说，是一个悲惨的春天。

这年进入二月之后，阴雨连绵，云雾低压在马侯岭的山峰，经久不散，始终不愿离去，苍白的太阳偶尔露一下脸，马上又被冷风吹来的铅灰色的云遮盖，连山上的草木似乎也感到春天姗姗来迟，推迟萌芽开花的时间。像花针、像牛毛、像粉尘的毛毛细雨似乎永远也下不完。正月就种下的马铃薯到二月下旬还是不过一寸左右的新苗，一切农事都被推迟了。

三月中旬，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悄悄地降临华优志家。刚过清明的第二天，华优志的二儿子崇龙突然体温升高，不吃不喝，浑身疼痛。罗秀英像往常一样，认为儿子是偶遇风寒，伤风感冒了，马上找来常备的紫菽、老姜、丝芽根和柴胡等草药，熬了一大碗汤，又放进一大块红糖，要崇龙把药喝下。直到晚上就寝时，崇龙的体温不仅没有恢复正常，反倒咳嗽不止，有点轻度昏迷，这叫罗秀英夫妇感到情况不妙。

罗秀英焦急地对华优志说：“崇龙的高烧不退，一天没有进过一点水，总是昏昏沉沉的，看样子不像一般的伤寒感冒，会不会是生痘生麻了？我看还是请医生来看一下。”

华优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们附近没有医生，方圆十里八里地，只有华建守这位老先生，请他来给崇龙诊断一下吧。可是这深更半夜的，他会不会来？”

罗秀英说：“是太晚了一点，我原以为崇龙喝了熬的药，烧就会慢慢退下来，下午我又忙这忙那的，看老二安静地睡着，认为问题不大，吃过晚饭后去试了一下，他的烧还是没有退，依旧昏昏沉沉的。他已经烧了一天，再烧下去很可能坏事，不管怎样都要请建守先生来诊断一下才好。他平时对我们还好，多拿几块钱作出诊费，他大概会来的。”

华优志说：“天还下着小雨，泥路地滑，这么晚了，他眼睛又近视，他会不会

来可说不准。”

华优志出了门，找了一个堂侄做伴，打着火把，走了大约三里路，赶到了华建守医生家。

华建守是自学成才的农村医生，治伤寒感冒、皮伤骨科很是灵验。他平时和华优志的关系也不错。

华优志向华建守说明来意，华建守刚开始感到有点为难，想第二天清早起来再去，在华优志的再三恳求下，只好无奈地说：“优志老弟，不是你来请，我今天是不会去的。既然侄儿情况这样紧急，我就爬也要爬去了。”

华优志从腰包里拿出四块银元，银元用红纸包着，作为医生的出诊费。华建守大声地说：“优志老弟，你这就见外了，我药方还没有开，侄儿的病还没有好，你送这样的大礼，我怎么承受得起呀！”

华优志沉重地说：“建守哥，你这是去救我儿子的命，救命如救火，这是性命攸关的事，这四块钱算什么，你就不用客气了，我只求你同我快点去，早一点救我儿子，诊好了，我还要重谢你呢！”

华建守拿上小药箱，又拿出手电筒来。在当时，一般人家是没有手电筒的，也只有他经常备着。华建守的电筒光并不是很亮，他从房里拿出新电池，换下原来的旧电池，这才打着雨伞出发。

华优志和华建守医生来到华优志家时，华建守拿出怀表一看，已经晚上十点半钟了。

他拿体温计插在崇龙的腋下，过了十分钟拿出来一看，诧异地说：“高烧三十九度多，你们先给他喝点开水，再把洗脸巾用冷水打湿敷在他额头上降降温。我这里有几瓶济众水和藿香正气水，先让他喝一点，看有没有用。”

他认真地给崇龙拿脉，一阵拿脉后，又要崇龙伸出舌头仔细地看了一下，然后让优志拿出纸笔，开了一个药方。

他对华优志说：“侄儿这个病可能不是伤寒，好像是生天花，我这里开的药主要是降温的，先把高烧退了再说。天花发烧一般两三天才能降下来，如果真是天花，明天还要吃点发表和消病毒的药。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你到土地圩去把药抓回来就是明早三四点钟了，把药熬好大约就快天亮了，他吃下后有没有用还要过大半天才能看出来。”

华优志对华建守说：“我们这里到土地圩有十多里地，现在是晚上，还下着雨，没有四个钟头是回不来的，这怎么办？”

华建守说：“这样吧，你找个伴一起去抓药，我在这里观察他的病情。我这个手电筒是今晚才换上的新电池，你拿去用。这电池比较好，一般可以亮八个小时，你来回打着不成问题，电筒打久了会变暗，你就停一会儿再打，光又会很亮的。”

华优志问：“这五服药大约要多少钱？”

华建守暗暗计算了一下，告诉华优志：“如果药铺规规矩矩给你计价，大约是三块多钱，最多不超过四块钱，如果他黑良心就很难说了。这样吧，你告诉伍老板说这是我开的药，他虽然不会特别优待你，也不会趁机抬价。”

华优志揣着药方，连夜到十多里外去抓药。

华建守在优志走后，除了指导罗秀英给华崇龙吃济众水、藿香正气水外，又从小药箱里拿出两片降烧的药给崇龙吃下。到晚上十二点钟时，他让罗秀英把煤火准备好，等优志拿回中药马上去熬药。他劝罗秀英也睡一会儿，吩咐完毕，他就去睡了。

华优志从土地圩抓药回来天已经快亮了，罗秀英抓紧时间把药熬好，按医生的要求让崇龙喝下。

华建守很早就起来，解开一剂包好的药，仔细地查看里面的各种药材，发现有一味药不是他开的，马上问华优志：“有种药怎么给换了？”

华优志说：“是参尾换成茯苓了。他说人参现在根本没有货，人参都出自东北，

现在东北正在打仗，人参全部脱销，他就给换成茯苓了。”

华建守说：“这可不行，茯苓是补药，参尾是提神的，病人正在发高烧，茯苓是提火的，他这么做是乱搞，这药不能吃，吃了是火上浇油，要误大事的。已经熬好的药不要吃，把这没熬的药拿去茯苓，改成柴胡，还会好些。你这里有柴胡吗？”

罗秀英说：“柴胡倒是有，就是没有制过。”

华建守说：“也行。这是发表的药，现在看来你家公子很可能是生天花了，这种病目前没有特效药，最好的办法是种牛痘。在有些国家是由政府派人免费试种疫苗，现在中国正在打仗，根本没有人管这个事，这是很害人的。”

他拿出体温计给华崇龙测了一下体温，一看还是三十九度，他皱着眉头说：“比昨夜稍有下降，不过体温还是太高，如果今天下午或上午能把体温降到三十七八度就好了。”

吃过早饭，华建守说：“这抓来的药每剂熬两次，每餐饭后给他喝一次药。另外，你用甘草泡水给他喝，让他多喝点开水。如果今晚或明天能出痘斑就好，如果出不来就很麻烦了。”

华建守正准备回去，华优志的三儿子华贤龙也叫头痛。

华建守担忧地说：“你这两个孩子的病状几乎是相同的，又都没有生出痘。天花这东西是传染的，他们一生天花，凡是没有生天花的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可能被传染，你们村可能会很麻烦了。这样吧，你走快点再去趟土地圩，给你两个儿子多抓几剂药来，我这里给再开个药方。”

华建守又拿出纸笔重新开了药方，开好后，把药方交给华优志。他在走之前他告诉罗秀英：“你好好关照这两个侄子，今天下午我再过来看，你按时给他们吃药就是了。”

华优志拿着新的处方，戴上斗笠，急急忙忙又到昨晚的药店去。

到了药店，他问药店的伍老板：“伍医生，这个药方对治天花有用吗？”

伍老板看了一下说：“这次抓的药方和昨晚抓的药都是以降烧退热为主。天花是一种病毒，开的药应当以解毒为主，小孩生天花时当然会发高烧，只有把病毒解了，高烧也就退下了，它和重感冒或一般伤寒是不同的。这药吃下去，虽然对降烧有作用，但解毒的功效还是不够，我只能按处方开药。你那位开药方的医生对治天花并没有经验，你还是另外去请一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医生来看一看吧。”

华优志不知如何是好，处方不能对症下药，当然是无法药到病除的。可是专门治天花的医生方圆几十里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恳切地问：“伍老先生，你开药方那么久了，你知道本地有专门治天花的好医生吗？”

伍老板答道：“今年生天花的人不少，来抓药的却很少，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有好几个地方已经出了大事了。前几年也有许多地方的小孩生天花，有人来抓过药，听说效果还蛮好。不过开方子的并不是很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土方子，听说是他家的家传秘方，我也没有见过他，他就住在西山一个叫鸡爪山的地方，他在当地很有名，你是不是专程走一趟，请他开个秘方来？”

华优志急切地问：“伍医生，你还记不记得他的药方？”

“我没有他的药方，我们开药店的是按处方下药，人家的秘方我们是不能窃取的。再则，我们也不能那样做，我们不是医生，不能给人开处方。当然，我们药方看多了，哪些药有什么作用还是略知一二的。你那位开药方的医生已经开了两个方子来，我看他对解毒方面下的药还是不够。一般来说，生天花的人开始总是体温升高，口渴，有的还出现咳嗽，一般很容易认为是伤寒感冒，可三天之后就会出现痘斑，痘斑就像是生痘一样，过几天就好的。如果出现严重高烧，痘斑不出来，或者出现的痘斑是乌黑的，那就很麻烦，甚至很危险。”

他见华优志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显得很焦虑不安和疲惫不堪的样子，就安慰他说：“华先生，你也不用太着急，先把这药抓回去，按医生的吩咐熬好，给孩子吃了。如果孩子有好转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不见好转，你就去找西山那个人，把偏方拿来试试。这可是火急火燎的大事，千万大意不得。”

华优志说：“也只能这样，无论如何我必须马上回家去，我有两个孩子都在床上呢，我老婆已经两天没有睡过觉了。”

伍老板按药方抓好药，华优志付了钱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里。

华优志问罗秀英孩子的情况怎么样，罗秀英哽咽着说：“两个孩子还是在发烧，不过我用脸颊试过几次，好像烧退了一点，他们都喊口渴，我除了给他们药喝之外，不停地给他们甘草水喝。我要他们吃点糖稀饭，可是他们都不要。”

华优志点点头说：“看今天下午或明天早上痘斑出不出得来，只要痘斑出来，又是紫红色的，问题就不大。我小时候也生过这个，也很辛苦，还不是没有问题。”

华优志对罗秀英说：“你还是照看他们两兄弟吧，这熬药的事我来管。俊龙到哪里去了，他还好吗？”

罗秀英回答：“俊龙大概摘猪菜去了，刚才他挑了两担水回来，今天家里的事都是他在管。”

华优志说：“俊龙也没有生过痘，是不是要他离弟弟远一点，这个东西是会传染的。”

罗秀英为难地说：“他们兄弟总是在一起，我们家就那么大，离远点又有什么用呢！”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你说的也是，就靠祖宗有灵，孩子八字大了。”

华优志一边给孩子熬药，一边吃了碗冷饭，也喝了一些甘草泡的温水。

华俊龙摘了猪菜回来，见父亲已经到家了，就说：“妈妈，你去休息一下吧，我来招呼弟弟。”

罗秀英摇摇头说：“俊龙，你大了，也懂事了，你两个弟弟很可能不是一般的伤寒，很可能是生痘了，这东西是会传染的，刚才你爸爸还同我商量要你躲得远一点，今晚你就一个人到吊楼上去睡。你去把吊楼打扫一下，把被子拿上去，今天吃

过晚饭，你就到那里去睡。”

这时，华崇龙又叫口渴，华优志马上端给他一杯甘草水喂他喝下。

华优志熬好药后，给两个儿子喂完药，他感到十分疲倦，靠着崇龙坐着，不知不觉靠着墙壁就睡着了。

半下午的时候，华建守医生来了，他走进房来，看到华优志夫妇疲惫不堪的样子，关切地问：“孩子的烧退了一些吗？”

罗秀英低沉地说：“孩子还在发烧，好像是退了点烧，他们总是叫口渴，也不肯吃东西，连一点糖稀饭都不肯喝。如果是生痘了，应当就快出痘斑了。当然，每人都要生回痘的，这对孩子来说是一道关口。不过他们太辛苦了！”

华建守说：“生痘生麻，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事，你也不用太担心。”

他拿出温度计又给他们兄弟俩量了一下体温，然后告诉罗秀英：“崇龙的体温还是三十八度多一点，比昨天降了一点，再降一些就基本恢复正常了。贤龙的体温接近三十八度，属于低烧，如果不发生意外，明天甚至是今天晚上就可以恢复正常，按理明天下午就可以出痘了。”

华建守又对华优志说：“这两天把你们夫妇搞苦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问题不是很大，把今天抓来的药吃下去后，孩子的体温应当能够恢复正常。伍子杰老板抓药的时候跟你讲了什么吗？”

华优志想了一下，回答道：“伍子杰老板是这样说的，生天花和伤寒的药方应是不一样的，天花是种病毒，药应该是以解毒为主，散热为辅。不过在开始发作时，两种都是头昏发烧，有时很难分辨。他还说今年生天花的地方很多，如果真是天花，他们县有个地方的人有偏方，倒是很有作用的。”

华建守说：“是的，西山鸡爪山有一个老草药医师有个家传秘方，据说效果很好，如果真是那个病的话，你不妨请他来看一下。”

华优志说：“他那里离我们这里有三十里路，今天是去不成了，要去也是明天起身就去。看看情况再定，如果孩子不发高烧了，就不用去了，暂时把这几剂药吃下去再说吧。”

华建守说：“也只能这样了。你家还有金银花吗？最好用它煮开水给他们兄弟俩喝，这是解毒的好东西。”

华优志走进房里问罗秀英：“我们家还有金银花吗？”

“有呀，去年的有一包，前年的也有点，都在火房里的皮箩里。”

华优志马上去取，果然还有两大金银花。他拿出来给秀英看，秀英指着那包大的说：“这是去年的，那包小的是前年的了，煮水的话用去年的，前年的可能药性要差一点。到四五月份，今年的金银花又会开了。”

华建守看金银花都保存得很好，对华优志说：“你家秀英真不错，保存了那么多金银花，这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好东西，有些中药店都买不到呢！”

华建守起身准备走，华优志不好意思地说：“本来应当留你吃饭，家里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就是留下你来也吃不好。这样吧，等小孩子正常后，再请你过来吃杯酒。”

华建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你就不用客气了，儿女都是大家的，我会尽力的。不过，对治天花这种病，我的经验不多，药是否有效还很难说。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我又查了一下药书，虽然里面讲了一些情况，但没有提到有什么特效药。一般来说，只要痘出来了，问题就不是很大，最多在脸上留下点麻子而已。好吧，靠祖宗有灵，保佑你家儿子平安！我就先走了，明天下午我再过来看看。”

崇龙和贤龙的体温始终没有恢复正常，到这天的下半夜，他们全身开始出现脓疮似的痘斑，脸上和脚上出现了浮肿，这使罗秀英夫妇陷入极度恐惧之中。

罗秀英对丈夫说：“这两个孩子的情况叫人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早一点去西山鸡爪山请那个土医生来看看就好了。我看哪，建守先生并不懂得如何治这种病，拿

退烧的药吃了那么多，不仅不起作用，还弄成这个样子，明天你无论如何要去一趟西山。”

华优志说：“这有什么法子呀，我们方圆十几里建守是唯一有名的医生。我们小的时候也生过痘，却不像他兄弟俩这样。这痘痘呀，你看都是乌黑色的，这是最麻烦的。天亮以后我就去请那位医生来，问题是不知道有没有用，是不是太迟了一点，这真叫人担心！”

天快亮的时候，崇龙出现了呼吸微弱，嘴唇发紫的症状。罗秀英暗暗流泪，华优志痛心不已，他安慰妻子说：“你也不用太焦急，现在就看孩子的八字了，我们做父母的只能这样了，天一亮，我就去西山。”

罗秀英摇摇头说：“我怎么这样命苦啊！好不容易才生下他们兄弟三个，现在他们俩这个样子，怎能不叫做母亲担心呀！我最担心怕是时间已经耽误了，这生天花向来是小孩子的一道大关口，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好像医生也没有特别的药方，难道人就真的想不出办法来治疗这种病吗？”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这个天花也真怪，那些当医生的怎么就想不出治疗的办法来？为什么天下的儿女，天下的父母一定要受这样的苦难呀！”

罗秀英含着泪说：“你还是想办法睡一会儿，天亮炒点冷饭吃了就上路。不管怎样，都要把那位医生请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华优志点点头说：“你也想办法睡一会儿，都两天没有合过眼了。昨天下午我听人家说我们村还有几个孩子也在发烧，说很可能是生痘了。”

华优志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见罗秀英抱着小儿子靠墙壁睡着，他轻轻地走过去拿了件棉背心盖在她的身上，然后关好房门。吃过一碗炒饭后，又用砂锅煮了一锅金银花茶。他到柜子里拿了四块大洋，进屋对罗秀英说：“秀英，你也不要太着急，他们这个样子我们急也没有用，我马上就去，无论如何也会在中午前赶回来的。”

罗秀英说：“你去吧，多带几块钱，一定要把医生请来。”

华优志只是说：“你放心。”

华优志走后，罗秀英把两个重病的儿子抱到两张床上，看着他们浮肿的脸和乌紫的痘斑，不禁又流下泪来。

她起床来，梳了头，洗了脸，准备去挑水煮猪溜，见水缸里满满的，就拿起箩筐去菜园里摘南京菜。

华俊龙见母亲出来了，就对母亲说：“妈，你不用去摘了，昨天下午我已经摘好了。猪菜放在柴火房里，我马上就去煮猪溜，你就看好两个弟弟吧。”

罗秀英听俊龙这样说，心里十分宽慰，她叹了口气说：“孩子，你两个弟弟生痘很辛苦，家里的事我也顾不上，你就多注意点。”

华俊龙去柴火房煮猪溜了，罗秀英回到房里，她坐在床边，用手摸了摸两个孩子的脸，温度并不高，她本想给他们洗洗脸，可看到他们那浮肿的脸和手指头一般大的痘斑，就没有勇气给他们洗脸了。

华优志急急忙忙赶到西山鸡爪山还没到吃中饭的时间。这个村只有五户人家，这位有名的医生叫唐德福，是一个草药医师。华优志找到他，向他说明来意，请他下山治病。

唐德福首先问道：“小孩子开始发烧是什么时候？”

“是前天下午。”

“两个小孩都是一个时候吗？”

“差不多是同一时间。”

接着，华优志把情况详细地向他汇报了一遍，唐德福听得很认真，最后他惋惜地说：“你可能已经来晚了，把时间耽误了，我去用处也不大了。如果真的头上出

现了紫黑色的痘，情况就非常严重了。这样吧，我把我这里有的药全部带去，要到药店里抓药的几个方子也带去，看对你们村的孩子有没有用。你应当知道，这个东西一旦发生，你们全村没有生过天花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走不脱，这是很危险的。”

华优志拿出了四块银元给他作为出诊费，唐德福严肃地说：“我还没开方子，也没有用药，你就拿出这么重的礼来，我可受不起啊！”

华优志恳切地说：“唐医生，你也是靠苦力生活的人，你挖药也不容易。今天又要劳你走那么远的山路，你去了以后，家里人也要用钱，你就收下吧。”

唐德福见优志这样诚恳，就接下这份礼物交给他老婆，说：“我这一去肯定有好几天不能回来，有事你就叫兄弟们帮下忙。家里还有点钱，加上这四块大洋，应当可以用一阵子了，如果还不够用，就从兄弟那儿先借一点。人家从那么远来请我去，也不容易，我马上就走。”

他老婆接过钱，从房里拿出一个布袋子，给他装上换洗的衣服，最后叮嘱道：“过三四天你一定回来打个转，你不是约了人家下个闹子去蓝山赶新圩吗？”

唐德福说：“如果我回不来，去蓝山赶新圩的事你就要弟弟去算了。救孩子的事是最大的事，那些都是小事。”

华优志请来医生回到家，天已经快黑了。

华俊龙根据妈妈的吩咐早已煮好了饭，也准备了热水。华优志回到家里，赶紧炒了几个菜让唐德福吃了饭，洗了脚，然后就点着灯让他给孩子看病。

华优志领唐德福先来到崇龙的床前，唐德福用手试了一下他的额头，又揭开被子，摸了一下他的胸口和肚子。

罗秀英抱着贤龙向着灯光，唐德福又看了一下贤龙浮肿的脸和头上的痘斑，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胸口和肚子，然后就走出了房间。

华优志跟着走出房间，关切地问：“唐医生，你看怎样？”

唐德福拿起水烟壶吃了一口烟，然后对华优志说：“我该怎么说呢，你这两个儿子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是非常好的造化，他们大概很难过这一关了。当然，如果孩子生命力特别顽强，也许能熬过这一关的。”

华优志听了以后，半天都没有说话，最后他含泪哀求道：“唐医生，你想办法救救我的孩子吧！”

唐德福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已经给孩子吃了那么多剂药了，看来那药没有什么作用。我这里有一点药，你用米汤水磨点给他们吃下，过了今天晚上，看看能不能起作用，明天我再开几个药方，你到药店里去抓药。”

他从布袋里拿出一个田三七交给华优志并说：“你先用米酒把它磨好，再用淘米水煮开，让小孩子吃下去。”

华优志看了一下，问道：“这不是田三七吗？”

“是的，就是田三七，它是用来消毒的，淘米水是用来清火的，这是有用的。”

华优志虽然不是很相信他的话，可到了这时，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吩咐。

华优志把一个田三七用米酒磨好，又把淘米水煮开，等冷却后，把磨好的田三七冲下去，然后用调羹一勺一勺地给贤龙和崇龙喂下去。

唐德福见给孩子吃下了药，就对华优志说：“吃了这药，如果小孩能把烧退下来，大概就有希望，这就要看你的祖宗是不是显灵了。这个东西不好办啊，主要是时间耽误太久，生痘如果按伤寒感冒来诊，那是很害人的。”

华优志听他这样说，心中明白孩子的问题已经万分严重，也不好说什么，就转换话题说：“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事，总认为是重感冒，哪晓得是这么回事。今天你也走得苦了，你先洗个脚，休息一下，明天看看情况再说吧。”

安排唐德福睡觉后，华优志走进房间，罗秀英悲痛欲绝，她看着两个昏迷不醒

的爱子，深感无法忍受的灾难正在向她压来。她见优志进来了，借着昏黄的桐油灯，看到丈夫疲惫憔悴的脸，招手要他坐在自己的身边，过了好半天，她终于挤一句话：“优志，你说这两个孩子会怎么样？”

华优志低着头，含着泪，摇摇头说：“秀英，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从他们兄弟俩的病情看，我们是毫无办法了。刚才唐医生讲这病被耽误太久了，建守一开始把这当作伤寒来诊，他实际也不知道怎样诊治这种病症。按唐德福的讲法，这种东西第一阶段是要发表，就是要让痘早点发出来；第二阶段是让痘出水，就是让孩子的痘毒正常发出来，不要变成毒气；第三阶段是消除孩子肚内的病毒，让痘斑快点结痂，不要变成麻子。他讲的是不是完全正确我不知道，不过从我们自己生痘的情况看，他讲得好像有道理。”

罗秀英叹了口气，说：“你不要讲那么长的经过了，他到底怎样看这两个孩子呀！”

“他只说已经很危险了，能不能转危为安就看明天。天亮以后，他看看情况再说。”

罗秀英听了以后，半天没有讲话，只是暗暗地流泪。

华优志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句安慰妻子的话。过了一会儿，他低声向罗秀英说：“秀英，你已经几天没有合眼了，我也走得很累了，我们还是睡一会儿吧，不管怎么样，天大的担子还要靠我们两个来顶着。我们先睡一会儿，等天亮再说。”

桐油灯慢慢地暗下去，极度的疲倦终于把这对苦难的夫妇赶进了恐怖的梦乡。

公鸡的啼叫声把罗秀英吵醒，她看看房里，桐油灯已经熄灭，房间里黑洞洞的，窗外的冷雨还在滴滴答答下着。贤龙的体温不高，好像平静地睡着了。突然，她听到丈夫惊恐地叫道：“妈呀！太难了！”

罗秀英知道丈夫这是在做噩梦，她没有去叫醒他。这她感到特别恐慌，不禁暗暗地流下伤心的泪水。

终于天亮了，罗秀英起了床，洗过脸，梳好头，准备给新来的医生做早餐。

不久后，华优志也起来了，华优志刚洗过脸，唐德福就来到火房里，华优志忙打水让他洗脸。唐德福洗了脸，坐下吃了口烟，关切地问华优志：“小家伙昨晚怎样？”

华优志平静地回答：“好像烧退了一点，像是睡着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外面的春雾压得很低，春雨还是时断时续地下着，房里乌黑模糊。华优志拿出桐油灯，点了半盏油，用一根香棍把它点燃。华优志提着灯轻轻地走在前面，唐德福也轻轻地跟着。他们来到华崇龙床头，见他头上的红肿依旧，嘴唇微微发紫，呼吸微弱。华优志提着灯站在一边，唐德福用右手先试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又试了一下崇龙的胸口，接着把耳朵贴近崇龙的鼻子，过了一会儿，又用手拿着崇龙左手脉搏试了试。

唐德福转过头对华优志说：“我们再去看看你们那小儿子。”

他们打着灯来到贤龙的床头，贤龙的脸也浮肿着，嘴唇有些苍白。唐德福侧耳听了听他的呼吸，然后用手试了一下他的胸口，拿了拿左手的脉搏。他们正准备出来的时候，罗秀英也进来了，她关切地问：“老医师，情况怎样？”

唐德福说：“小孩子好像是睡着了，有话我们出去说。”

华优志吹熄桐油灯，把它挂在壁上，和罗秀英一起走了出来。

唐德福倒了点冷水洗了一下手，然后吸了一口水烟壶，说：“根据我看到的情况，两个孩子的高烧是退下来了。不过你们两个小孩的情况还是很不好，那大一点的崇龙喘气已经很困难，心跳也变缓了，如果他不能很快醒来，就凶多吉少了。贤龙的情况好一些，但也没有脱离危险。”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这样的情况我见得多了，有的小孩昏了七八天，一丝脉吊着，过了那一关，又好转过来了。你们两个小孩的情况到底会怎样，一是看他们血气刚旺不刚旺，二是看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福气了。”

说完，他拿出早已开好的方子，要华优志去抄一份并对他说：“你拿它去药店抓四剂药来，越快越好，这是救命药，让他们各吃两剂看看。”

罗秀英赶快炒了一碗冷饭让华优志先吃，又从房里拿了四个银元给他。华优志很快地吃完了饭，喝了口冷茶，他向唐德福打了一个招呼，就飞也似的抓药去了。

罗秀英招呼好唐德福吃过早饭，也强迫自己吃了一碗饭。

这时，华俊龙割了担草回来了。这几天因为都没有去割草，猪栏里已经很湿了，俊龙天刚亮就去打猪草了。罗秀英看见俊龙这样懂事，心里感到一丝安慰。

她对俊龙说：“俊龙，这几天难为你了，其实你也不用去割猪草，楼上还有稻草呢。天下着雨，你去割草，很容易打湿冷着，你要再冷着，我们就更不放心了。你赶快用热水洗洗脚，换了衣服再来吃饭。”

唐德福见华俊龙年少英俊，就对罗秀英说：“你这大公子今年十几岁了？”

罗秀英平静地告诉他：“他快十五岁了。这孩子挺懂事的，也读过几年书，老师都夸他进步很快呢。”

唐德福关切地问：“他生过痘吗？”

“他也没有生过痘。”

唐德福担心地说：“你最好叫他远离他两个弟弟，这东西对于没有生过痘的人是传染的。”

罗秀英回答说：“原来他们三兄弟是一起睡的，他现在是一个人在吊楼里睡，我们也尽量不叫他到这房里来。”

唐德福摇头说：“这还不行，这个东西是可以在空气里传播的，一个人生痘，全村的孩子都会跟风的。”

罗秀英听了，心里凉了半截，叹了口气，说：“这就只有靠天靠地了，每个人

都要过这一关，有什么办法呀！”

唐德福点点头说：“是这样，我过去生痘也很辛苦，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也就是从那次大难之后，我才跟着我的师父学习诊治天花的。你不用急，人的命数是老天安排好的，急也没有用，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罗秀英叹了口气，说：“话是这样讲，可看到自己的心肝宝贝这个样子，心里哪能不急呀！”

唐德福也同情地说：“事情就是这样，每个做父母的都想方设法地救孩子，至于能不能救过来，还要看孩子的命运如何了。”

罗秀英听了以后，眼含着泪，低头看着两个奄奄一息的孩子，有千言万语要说，却又说不出来，最后才挤出了一句万分伤心的话：“老天为什么总是亏待我们这样的老实人啊！”

唐德福听到这位善良的母亲万分悲痛的话也几乎要流出泪来，他走出去，看到华俊龙已洗完了脚，正准备吃饭，就走过去对他说：“外面很冷吧。”

华俊龙平静地回答：“不做事的时候有点冷，一做事就不冷了。唐医生，请你明白地告诉我，我两个弟弟诊得好吗？他们可聪明了，你无论如何要治好他们呀！”

唐德福点点头说：“我会尽最大努力来治好他们的。我怎么对你说好呢，他们这个病症开始就没诊对，吃错药了，耽误了救治的时间，本来没有大问题，现在就很难说了。”

华俊龙听了以后，好久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坐着。

罗秀英走过来对俊龙说：“你要多注意，春天雨水多，变化快，不要冷着了。这些天我和你爸都为你弟弟的事忙不过来，也没有时间来关心你，你比他们大，也比较懂事，早晚多穿点衣服，不要伤风感冒。有些事我们会安排你做，没有事的话你就多在书房里看看书。你弟弟这里尽量少来，反正你来也帮不了忙。”

唐德福也从旁说：“你妈妈讲得对，你弟弟这边尽可能少来为好。凡是有人生病的地方最好不去，这对你有好处。”

华俊龙点头说：“知道了，我先去吃点东西了。”

罗秀英对俊龙说：“你爸有事，又有唐医生在这里，我们先吃了。你看饭冷没有，要不要热一下？”

这时，邻居华才古焦急地走了进来，对唐德福说：“唐医生，我那小孩子好像也有点发痘的样子，你去帮我看一下，要不要吃点什么药？”

罗秀英关切地问：“已经几天了？”

“前天下午她就说有点头痛，昨天下午开始发烧，我们就想可能是生病了。现在村子里已经有七八个小孩子那样了，大家心里都很着急，只是没有你家两个孩子病得那么重罢了。”

罗秀英说：“这种东西人人都生过，大多没有什么事，最多在脸上留下几个麻斑。我这两个儿子却搞成这个样子，真叫人心烦。”

华才古说：“小孩子都要过这一关，有些人过得比较轻松，有些人就很难说了。现在这个世界不对头，本来小的事都变得人命关天了，谁晓得会变成什么样子呀！”

唐德福听他这样说，就打断他的话，问道：“你家住在哪里？我们先去看一看再说。”

华才古说：“好，我那孩子十二岁了，还没有生过痘，她已经发烧几天了，现在看来只是有点发烧，还没有出痘，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听说你来了，我想请你过去看一看再作打算。”

唐德福说：“这个东西要重视，它可不是一般的伤寒感冒，耽误了时间，是要出大事的！”

唐德福跟着华才古出去了。

罗秀英对俊龙说：“家里的事你不要着急，你多关心你自己就行了，天大的事有我和你爸顶着，你平安无事比什么都重要。”

华俊龙吃过饭，加了一件衣，就到书房里去了。

罗秀英烧了一壶金银花茶，又用温水洗了碗筷。她把家里收拾了一下，依旧回到了卧房，看着两个昏迷的儿子暗暗发愁。她太疲倦了，靠着枕头不久就睡着了。

等优志回到家里，已经是午饭过后了。

罗秀英煮好了午餐，她却没有吃，近来她总是提心吊胆地望着两个昏迷不醒的孩子发呆，也不感到饥饿。午饭早已煮好，她在丈夫回来之前只是默默地做着事，心情沉重地做着每天必须要做的家务。

罗秀英见丈夫又拿回两大包药，一边招呼丈夫吃饭，一边准备给两个孩子熬药。她轻声问优志：“哪一包是崇龙的，先给他熬吧？”

华优志告诉她：“放在大桌子上的那包是崇龙要吃的药，放在小桌子上的是贤龙要吃的药。”他马上又问，“他们兄弟俩上午情况怎么样了？”

罗秀英抬起疲乏的眼睛，细声地说：“还是那个样子，昏昏沉沉的，我给他们喂了几口甘草水，吞下去都有点苦难了。”

华优志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见两个孩子生天花在床，不仅毫无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心里十分难受，坐在竹椅上发呆。

罗秀英摆好菜，盛好饭，对丈夫说：“你也走累了，快来吃点饭吧，小孩子这样，我们大人再累出病来就不得了啦。人是铁，饭是钢，不管怎样，总得吃饭呀！”

华优志听了妻子的话，只好叹气说：“是的，我们大人不能再出问题了，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当他们两个开始吃饭的时候，罗秀英才发现俊龙没有来吃饭，她懊恼地说：“哎呀，我怎么忘记叫大儿子吃饭了！”她马上放下手中的饭碗，走上吊楼去叫俊龙吃

饭。

到了楼上，她发现俊龙还在抄书。她走到儿子的身后，轻声说：“俊龙，你怎么还不去吃饭呀！你爸爸回来了，走，吃饭去。”

午饭过后，唐德福来了，他告诉华优志：“我到才古家给他的女儿和儿子看了一下发痘的情况，总而言之是非常不好。可能女儿稍好一点，他那儿子就很难说了。”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儿女都是大家的，希望他们都平平安安才好，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那就是大家的不幸了。”

德福点头说：“谁说不是呢，人到世上来一趟还不是图个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世界不就是人创造的，只要有了人，一切都好办。”

罗秀英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希望儿女有用，人兴财旺吗？人丁不兴旺，财也旺不了。问题是这儿女的事也很难说，儿女生下来总有个七灾八难，做父母的总是为他们担忧不断。这人也真难做呀！”

华优志说：“唐医生，你说说看，我这两个小孩到底会怎么样呀！”

唐德福想了好久才说：“这个嘛，很难说，就看你的家运如何了。生天花历来是小孩子的一大难关，有的人通得过，有的人就是通不过这一关。明天和后天应该就会看出结果来。”

华优志听他这么一说，感到问题的严重。过了很久，他才开口说：“医生，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唐德福叹了口气，说：“我们当医生的和你们是一样的，都希望药到病除，最好能妙手回春。问题是有些病是可以用药治好的，有些病却是无能为力。古人说，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这是经验之谈。中国的医药、医生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在江湖上，能医好许多病，却不能保证一个人长生不老，这就说明真正致命的病，医药是无能为力的。”

华优志摇了摇头说：“是这样，我们为儿女尽心竭力，也不过是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做到问心无愧而已，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只能尽力为之，力求不后悔而已。”

吃过饭后，华优志对医生说：“唐医生，你也尽了力了，我没什么说的，只求老天保佑他们渡过这一难关。我实在太困了，想去休息一会儿，你也去休息一下。”

唐德福感动地说：“你这些天太辛苦了，是应当好好休息一会儿。我还有点事，你知道的，还有几家的孩子也在生痘，我要去看一看。”

华优志洗了脚，把东西收拾了一下就上床去睡了。

罗秀英先给崇龙熬好药，让他喝下去，接着又给贤龙熬药，她把熬好的药倒在碗里，放在地上冷却了一会儿，然后让贤龙把药服下去。

当她忙完这些事已经是半下午了，她又去挑了两担水回来，然后提着竹篮去摘猪菜。她在做事的时候心里一直牵挂着两个小孩，看到他们痛苦地挣扎，作为母亲，她没有办法把他们从苦难中救出来，她既难过，又无奈，痛苦极了。

六十六

农历三月下旬，谷雨过后，灰蒙蒙的湿雾仍然笼罩着大冲山区的山头，冷风吹得窗页“咯咯”作响，天不时下一阵冷雨，整个山区都处在阴沉压抑之中。华优志家更是沉浸在悲凉惶恐的气氛当中。自从崇龙、贤龙患上天花之后，亲戚和邻居都没有来过，华优志和罗秀英除了万不得已从不出门，更不敢到人家家里去，外村的人也不敢来。天花和瘟疫一样，让人退避三舍。

华优志最近已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全部思想都集中在孩子的病情上，他心知两个儿子的病情异常严峻，没上天保佑，恐怕是难逃大难。罗秀英近来很少睡觉，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她茶饭不思，每天都是在焦虑和恐惧中度过。华俊龙看到两个弟弟僵卧在床的惨状和父母一天天消瘦的样子，心里也万分焦急，他常恨自己年纪小，本事太弱，不能为弟弟和父母做点什么。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华优志醒来天已经大亮了。平时他总是天亮前就醒来，这是多年养成的起早贪黑勤劳做事的习惯，这些天来的疲劳奔命和心理折磨打破了他的生活习惯。卧房内仍然很昏暗，华优志点起桐油灯走进卧房，借着微弱灯光看了看华崇龙的脸，浮肿的脸庞蜡黄，满脸的豆斑乌黑点点，呼吸非常微弱。他认真地看了许久，泪水夺眶而出，他把桐油灯放在一边，走出房门，见妻子已经醒来，正准备下楼安排家务事，他轻轻地说：“秀英，我们一起去看看老二……”

罗秀英看到丈夫这样的表情，意识到问题异常严重，她一句话也没说，跟着丈夫走进卧室。罗秀英把油灯拔得亮了一些，弯下身子仔细地看了看崇龙的脸庞，又用手试了试他的呼吸，崇龙已经气息奄奄。

她把灯放下，转过身来对优志说：“优志，老二快走了，你去温缸里打盆热水来，给他洗个澡，让他干干净净地走。我去把他穿过的衣服找来，给他全部穿走，他来到我家十年，跟着我们吃了很多苦，没有过几天快乐的日子，临到最后还受了这么重的难。我们救不了他是我们的罪过，怪我们太没有本事，是我们对不起他。”

华优志听了妻子的话，叹了口气，说：“是的，全是我的错，太没有本事，连

一个孩子都救不了，这是什么父亲呀！”

等到华优志给崇龙抹过身子，穿好衣服，罗秀英用手试了一下崇龙的胸口，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罗秀英泪流如注。她站起来，到门外拿来一张黄纸，盖在了崇龙的脸上。

她转过身来对惊呆了的华优志说：“优志，老二的后事怎么办？”

华优志说：“哎！还能怎么办，还不是把他送到那里去。”

罗秀英伤心地说：“我们三个孩子数他长得最漂亮，长得也最快，他已经长得同老大差不多高了。他不能长大成人，是我们没有福气，我们救不了他，是我们没有本事，是我们对不起他。他叫我们那么多声爸爸妈妈，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打发他走，要给他买盒棺木，用几块好点的杉木板给他做个小小的棺材，也算他没白来我们家一回。”

华优志擦了擦泪水，哽咽着说：“是的，崇龙是个好孩子，他如果长大成人，一定能光宗耀祖的。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我们家门不幸，是我们对不起他，是我们没有本事。一定要做个小棺材才对得起他，我马上去办。”

华优志带着泪水，带着悲伤出门去了。罗秀英把油灯放在崇龙床头上方，她走出了卧房。这时华俊龙也从吊楼下来，像平时一样走进火房。罗秀英见到大儿子，轻轻地对他说：“俊龙，今天不要去割草了，也不要去做别的事，你就坐在家里，过一会儿有事。”

华俊龙洗过脸后坐在灶边，看到母亲忧伤的样子，终于鼓起勇气开口问道：“妈，两个弟弟情况怎么样了？”

罗秀英摇了摇头，泪水夺眶而出，悲伤地说：“崇龙已经不在了，贤龙昨夜高烧不停，也不吃饭，总叫口渴，我正准备熬点绿豆稀饭给他吃。你爸爸去叫木匠了，你等会儿也会有事要做，你还是到吊楼上去吧。”

华俊龙听说大弟去了，暗暗地流着泪，一动不动地坐在妈妈身边。

华优志从外村请来两个木匠，木匠很快取下木板，做了一个四尺五长的大木匣子，不到吃中饭的时间，一具简易的棺材就做好了。华优志的哥哥来到优志家帮忙，他把崇龙的尸体抬进棺材，然后把崇龙的一件旧棉衣放在他的脚下，罗秀英又把崇龙爱玩的一只木雕的小狮子放在他的右手边，算是给他的最后礼物。

木匠把一块木板盖上，然后在前后左右钉了四个大铁钉，最后在前后钉了两块小红布，算是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

罗秀英用布包了四块银元感谢两个木匠，木匠连饭也没吃就走了，他们知道这是最悲伤的事情，而且主人也没有心思做午饭。罗秀英没有强留，只是轻轻地说：“对不起，以后再去感谢你们。”

木匠是外乡人，他们同优志家挺熟。他们出门前，有一个叫常遇春的对罗秀英说：“罗嫂子，不要说对不起我们，你们是遇到天灾人祸，我们做这个心里也不是滋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你们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是这个世界不好，国家太弱、太乱。二十多年来先是打内战，后是打日本，接着又是打内战，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死活谁也不管。你处理好这件事后，过些日子我们再来看你们。”说完，常遇春他们就走了。

埋葬华崇龙由华优胜操办，按当时的习惯，父母是不能为夭折的儿女送葬的。华优志夫妇只能伤心地看着华崇龙的棺材被抬走，只有华俊龙把弟弟送到了石山下乱葬岗。华优胜把崇龙埋下后，将坟堆得很高，最后在坟前垒了三块石头作为记号。

华优胜带着俊龙迈着沉重缓慢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回家。华俊龙回到家里，见父亲是一个人低着头坐在火炉旁，无精打采地抽着烟。他告诉父亲：“大伯讲了，那几个人都到大伯家吃饭，其他的事都由他安排。”

华优志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表示已经知道了。

华俊龙从温缸里打了一盆水，洗了一下脸，又洗了脚，他进房里去加了一件棉背心，然后走出来坐着。他想劝说和安慰父亲几句，却不知怎么开口，他知道父母对自己三兄弟都很好，对大弟特别寄予厚望，他长得最漂亮，身材健壮结实，而且

机灵出众，现在崇龙就这样走了，父母自然伤心无比。而且二弟贤龙的情况也很不好，几天来不吃不喝，只是口渴时才喝一点甘草水或金银花茶。俊龙挨着父亲坐着，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

过了一会儿，华俊龙才开口问父亲：“爸，妈到哪儿去了？”

华优志回答：“你妈在楼上给你小弟喂绿豆稀饭，过一会儿就下来。你肚子饿了的话先吃点昨天蒸好的红薯，或者你也去吃碗稀饭。等你妈下来再做饭，反正我们也吃不下肚，你就先随便吃点吧。”

华俊龙见父母茶饭不思，心里十分难过。这场天花给全家的打击实在太太大，他帮不了父母的任何忙，感到万分无奈和悲痛。

过了好一阵，罗秀英走下楼，手里拿着一只有花的瓷碗。

罗秀英把碗放好，来到丈夫的身边坐下，对丈夫说：“贤龙显然是饿了，装的绿豆稀饭都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了，本来还想让他再吃点，我想还是过一阵再吃吧。已经快到半下午了，你们两个吃点什么？”

华优志回答：“我什么也不想吃，俊龙应当吃点什么好？”

罗秀英看了一眼俊龙那无奈的样子，又看了看丈夫消瘦的面庞，叹了口气，悲伤地说：“我们都应当吃些东西，孩子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你又是我们家的柱头，更应该吃点东西才对。你去照照镜子，脸上又黑又瘦，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崇龙走了，我们留不住他，可还有两个孩子，我们要照顾他们，他们才能长大。贤龙这几天一直发烧，好一阵，又坏一阵，刚才吃了点绿豆稀饭，烧退了一点，好像是睡觉了，也许会有转机。米缸里还有一点高粱糍粑粉，先把它做成糍粑打个点心，过一会儿再做饭吧。还有，是不是请大哥他们来吃餐饭？”

华优志抬起头看了妻子一眼，叹了口气，安慰她说：“秀英，你来到这个家，吃了那么多的苦，辛辛苦苦哺育孩子，眼看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终于有了一点盼头。可哪个晓得会出现这样的灾难，你我都应当坚强起来，我想世界上没有过不了

的坎，没有过不了的河，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坚持下去。你先坐着，我去弄高粱糍粑。”说完，他放下手上的水烟筒，到房里拿出高粱粉，就在桌子掺水，揉粉，做成一个个糍粑。

罗秀英添好火，把糍粑放起蒸笼，一会儿糍粑就蒸好了。罗秀英又用砂锅做了半锅甜酒。全家人这才正正规规地吃了一顿午餐。当然，贤龙仍睡在楼上。

简单地吃过中饭后，华优志去到大哥家，他们也刚吃过午饭。

华优胜告诉华优志：“那地方的情况你也清楚，就在大石头的左下方的那块荒坪上。那穴很高，放有三块石头的就是，它的右边是优通的大孙儿的墓，那是前两天的事。”

华优志说：“知道了，过些日子我去看看，和秀英去烧一点纸。今晚可能要大嫂到我家去劳一下神，请他们几个吃顿饭，不管怎样，总该吃杯酒才行。”

华优胜摇头说：“老三呀，我看不需要这样了，我刚才已经请他们吃过饭了，我已经替你应酬过了。等情况好转后，我们找个机会再答谢他们也不迟。他们几个都是合得来的人，按说天子不差饿兵，我还替你给每个人封了个小红包，多少钱你不用管，你遭了那么大的难，做大哥的别的忙帮不了，这点小事就由我来安排好了，我们是亲兄弟，你平时帮我的忙还少啊！你大嫂也是通情达理的，她还说我们一起去看秀英，我看还是晚上再去，她现在摘猪菜去了。总之，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

华优志非常感谢大哥的一片好心，回到家里，他把大哥的意思转告给了罗秀英，她也非常感激大哥和大嫂。

刚吃过晚饭，华优胜和妻子邝元花就来到了三弟家里。他们坐下来后，邝元花对罗秀英说：“秀英，遇到这样的事，谁都会伤心难过，不管怎样说，儿女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都是母亲的宝贝，谁不希望女儿长命富贵？不过话又说回来，哪株桃树、李树不开虚花呀！因此，你也要学会自宽自解，不要太过伤心，要想方设法保护俊龙和贤龙一路平安，长大成人，才是最好的办法。”

华优胜接过话说：“优志，秀英，你们大嫂说的话也是我想讲的。本来嘛，人来这个世界上总会遇到七灾八难，要紧的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要有勇气活下去，想方设法走出困境。应该说你们夫妇俩比我们俩能干，见的世面也多，安慰的话就不多说了。今天我们来是想同你们商量一下，谷雨都过了，田里的事要抓紧搞了，这些天你们为两个孩子的事顾不上春耕下种，你们看，是不是明天去把秧田搞好，过几天就把谷种播下去？再则，田里的犁耙工夫，是不是包给人家去搞？那样虽然会花点钱，总比耽误阳春好，季节不等人哪！”

华优志听了大哥的话，这才想到谷雨都过了几天了，人家都谷种下田了，自己却连秧田都没有整理，春耕的事还没有考虑过。经他一提醒，才感到春耕已经万分紧迫了。

华优志感激地说：“非常感谢大哥大嫂的关心，我和秀英会勇敢地活下去的。田里的事就先由大哥去安排一下，等我们稍微好一点后再商量一下该怎么办。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误了阳春，明年就没法过了。现在家里最叫我们揪心的事不是崇龙走了，而是贤龙的情况也非常严重！”

庠元花转过头对罗秀英说：“秀英，贤龙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他发病晚两天，开始时情况并不是很严重，就是痘出不来，吃了几服药后，痘是出来了，可总是低烧不止，不想吃饭，这两天只是喝点甘草水或金银花茶。今天吃了大半碗绿豆稀饭，情况好像好一点了。吃饭前我上楼看了一下贤龙，好像是睡觉了，我没叫醒他，我下来吃了口饭，还没有上去看，大概变化不大吧。”

庠元花说：“你们到楼上睡，不太方便吧？特别是晚上上楼下车的，不大好对付。”

华优胜对妻子说：“你是不是和秀英上楼去看一下贤龙？”

秀英说：“不用了，我下来就一顿饭的工夫，也没听到什么响动，他大约是睡着了。他这些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实在太累，太辛苦了，可能会多睡会儿。”

过了一会儿，邝元花和罗秀英还是上楼去看了看贤龙，见他静静地睡着，呼吸也还正常，脸庞微红。秀英用手去试了一下他的额头，温度不是很高，只是还有些低烧。

邝元花同罗秀英走下楼，向华优胜说：“贤龙侄儿正睡着呢，看来问题不大。”

“那就好，我们就放心了，希望老天爷保佑他平安无事。”他又转过头对罗秀英说，“秀英，太难为你了，你就和优志好好照顾孩子，田里土里的事我会帮你们安排，误不了大事的。有些事我干不了就请人家来帮下忙，也花不了多少钱。好在你和老弟平时放了不少春风，听说是为你帮点工，人家都二话不说，这就叫善有善报。至于生天花这事，自古以来就有，听说连京城里都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实际上，命里有时终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们祖宗代代忠厚本分，你们夫妇更是收了不少阴功，老天爷有眼的话，一定会保佑你们走好运的。”

罗秀英摇摇头，叹气说：“世界上的事好难讲呀，我们俩从没有安过害人的心，见到人家有什么困难，能够帮的一定帮，只求对得起天地良心。可到头来还遭到这样的报应，真是想不通呀！”

邝元花无可奈何地说：“想不通又有什么用，苦还是要自己受，难还是要自己当。有人说这是八字不好，也有人说这是前世不修。我看都不一定对，现在受苦的人这么多，难道都是八字不好，前世造了孽吗？依我看是这个世道不对，一个国家总是乱哄哄的，今天抽丁，明天抽税，从没有为我们穷人做一件好事。我们这里没有医生，没有药铺，有了什么伤寒感冒的，除了喝碗姜汤，吃个蒜头，挖点草药吃吃，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这是什么世道呀！”

大家听了邝元花的抱怨，都很久没有说话。罗秀英觉得平时大嫂很少说话，今天听了她的一番议论，心里很是佩服。华优胜也奇怪自己老婆今天怎么会有这么一番道理说出来。华优志听了，觉得大嫂的话很在理。

华优志又抽了一口烟，半天才说：“感谢大哥大嫂对我们的帮助，等我和秀英闯过这一关后再来感谢你们。虽然大恩不言谢，大德不说报，但这不是见不见外的问題，就是兄弟之间、父子之间，也有一个礼尚往来的。”

华优志想了一下，继续说道：“我看这样好了，这两天就请大哥替我们把秧田整理一下，谷种催秧的事过几天再说，现在天气还太冷，等天转晴了再办。田里犁耙的事包给人家也可以，反正我们自己有牛，总共不到三亩田，抓点紧两天就可以把田犁好，只要第一犁第一耙搞得好，以后就会快一些了。包犁耙的工钱反正有一个谱，人家说怎样就怎样。这事也请大哥这几天落实一下。”

华优胜说：“这些事都好办，现在的关键是你们两个要从悲痛中走出来，对各方面的事都好好安排一下。再有就是俊龙读书的事，也叫人担心，这次天花一来，学生都不敢上学了，同俊龙一起上学的已有四个生了天花，孝海那个大儿子情况也很不好，这样一来，老师就回家去了。我们的下一代中，他们堂兄堂弟四五个，看来能读出书来的只有俊龙一个。早些天我去赶土地闹子，听华存松说范卓云老师跟他讲，他走了那么多地方，教了那么多学生，像俊龙有这样好悟性的很少。我看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让他多读点书吧。”

华优志：“范老师也跟我说过这事。不过这世界上的事总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得天意的话，还是办不成事的。”

“话虽这样说，我们还是要向最好的方面努力。”华优胜特意加重语气说，“不管怎么说，还是事在人为，自己不努力，怨天怨地都是不对的。我们七八代人了，都是一字不识的农夫。你虽然认识几个字，也还不算是个有文化的人。我的意思是有了好的子弟，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多读点书，将来才不会吃大亏，我并不是要俊龙去读大学，去留学，就是想要他有点文化，将来当个乡长、保长什么的也好。”

罗秀英不同意地说：“当乡长、保长还不是到处去刮地皮，欺负穷人，那是非常造孽的事。”

华优胜认真地说：“是的，现在的那些乡长、保长都是那个样子，没有一个好东西。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好乡长、好保长呢？为老百姓做点好事，主持点公道呢？过去有包青天，为什么现在就没有清官了呢！当然，我并不是一定要俊龙去当官，读好了书，将来去教书也好呀，我看教书就是个蛮好的事，他用不着去欺负百姓，教育人家的儿女知书达理，也是很修阴功的事。”

邝元花转过头来对华俊龙说：“俊龙，你一定要有志气，为我们家争口气！人家说鸡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谁说我们山沟里就出不了读书人！其实农夫蠢子也不一定蠢，比农夫蠢的人多得很呢，很多农夫不都打下了江山做了皇帝吗？农民的儿女读不出书仅仅是因为家里穷，读不起书罢了。”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读不读书是以后的事，现在老二走了，老三又是那个样子，我和秀英都好像跌进了冰窖里，一时脱不了身。不过大哥大嫂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坚强起来的。你们还不了解秀英吗，她是一个很有度量，很坚强的人，好多困难都是她鼓励我咬着牙挺过来的。”

华优胜对俊龙说：“好侄儿，我们讲了那么多，你是不是也该说几句话呀？我们几代人算你书读得最多了，你也说说看。”

华俊龙看了看大伯和大伯母，咬了咬嘴唇，忧伤地说：“崇龙走了，贤龙又是那个样子，爸爸妈妈担惊受怕是很自然的事。不过最坏的情况总会过去，黄河尚有澄清日，岂有人生不出头？我就不相信灾难总落在我们头上，坏事总会有个头，将来会好起来的。宋代有个诗人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看人也是这样，总有柳暗花明的时候。我希望爸爸妈妈想开点，也请大伯大伯母放心，我们会争气的！”

华优胜听了，心里感到很欣慰。他对俊龙说：“这些天你爸爸妈妈心里难过，好多事都不知道怎么办。你是家里的长子，要帮助爸爸妈妈多做一点，你也是十五岁的人了，有的是力气，多做点事没有关系。另外，学校看来今年是很难开学了，就算是落雨，每天晚上你也要温习一下读过的书，别把读书给荒废了。”

邝元花见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对丈夫说：“我们该回去了，优志和秀英太累了，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吧。”

她又转过头来对优志和秀英说：“有什么事你们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办得了，你们只管吩咐，我们都会尽力去做的。”

罗秀英感激地说：“大哥大嫂，劳你们费心了，我们会记得你们的关爱的。”

庠元花站起来说：“我们是一家人，客气话就不要说了，你们也不用站起来送了。”

大哥大嫂走了以后，罗秀英对俊龙说：“你也早点去睡，这几天晚上就不要看书了，等家里安定以后，再想办法补上。”

华优志对秀英说：“你看是不是把贤龙抱下楼来，上上下下也太麻烦，下来后倒茶送水也方便一些。”

华优志说：“是应当搬下来睡，当时是想把他们分开一点比较好，现在已经这样了，分开也没有用了。不过我看还是明天天亮以后再搬，今晚就算了。”

华优志打了一盆温水，抹了一下身子，洗过脚就到房里去睡了。

罗秀英待儿子和丈夫都睡了，从温缸里打了水，净了一下身子，洗过脚，又把温缸里的水注满，然后点着油灯走上楼。

她用灯照了照沉睡的儿子，看到贤龙安静地睡着，呼吸也还平静，就把灯放在凳子上，把火柴放在枕头边，合着衣服睡下了。

阴沉的夜幕笼罩着大冲山区，山林一片寂静，偶然从对面松林里传来几声夜鸟的叫声，更加使整个山村显得格外寂静。山雾并没有离去，天上的星光也没有漏下，山村被浓重的雾紧紧地包围着。山里人很穷，晚上围着火炉是从不点灯的，上床睡觉后，整个村庄看不到一点灯光。

罗秀英这几天累得精疲力竭，倒下就睡着了。

后半夜一阵鸡叫唤醒了罗秀英。她伸手摸到火柴，坐起来点上油灯，她顺着灯光看去，发现贤龙的额头上有汗珠，她用手试了一下他的脸，竟然像火一样烫，她又摸了摸儿子的胸口，心脏虽然还在跳动，但胸口发着高烧。她敏感地察觉贤龙不是在睡觉，而是昏迷得不省人事了。她对着贤龙的耳朵叫了两声，但他毫无反应。

她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她大声地叫道：“优志！优志！你快上楼来！贤

龙发高烧，昏迷不醒了，你快上来！”

优志披着衣服赶紧爬上楼，在暗淡的灯光下，他看见罗秀英抱着儿子，他走过去试了试贤龙的体温，果然全身发烧，他又大叫了几声“贤龙”，可贤龙毫无反应。

他对秀英说：“秀英，你把他放在被子上面，把他的衣服解开，我去打盆温水来给他抹下身子，看能不能把高烧给降下来，你看他的内衣都汗湿了。”

罗秀英轻轻地把贤龙放在被子上，让他平躺着，手伸进他的背心，内衣果然湿了。

在华优志去打温水的时候，她走下楼来，到房里给贤龙找换洗的衣服。她到卧室里把油灯点亮，找好了衣服，慢慢地爬上楼。

华优志坐在床边，把贤龙横抱着，罗秀英替儿子解开上衣，用洗巾先轻轻地抹了抹他的前身，又翻过来抹了后身，然后把他的衣服脱下，将干净的衣服换上，接着帮他脱下裤子，也轻轻地抹了抹，最后把干净的裤子给贤龙穿上。

给贤龙换好衣服后，华优志又把儿子抱在自己的双膝上，由罗秀英给他洗了脚，之后将他轻轻地放到床上，由他平躺着。

忙完以后，夫妇俩在灯光下看着儿子脸上的血色逐渐消失，呼吸也越来越微弱，华优志在床边坐下，悲伤地对妻子说：“秀英，你坐下来，看来贤龙也没有指望了，我们要面对最悲惨的事实，这是暗无天日的时刻。为什么这样的悲惨事要落在我家的头上，要落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前世造了什么孽呀！两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不到几天就没了，这是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命呀！”

罗秀英呆呆地坐在丈夫身边，半天说不出话来，四行眼泪一齐落下，心如刀绞，她双眼一黑倒在丈夫的身上，华优志赶快抱起她，扶着她和儿子并排地躺着。

过了好一阵，她才慢慢地醒过来。她下意识地把手放在贤龙的胸口，感受到他的心脏还在轻轻跳着，但是奄奄一息。她把脸贴紧儿子的前额去感受儿子的体温和儿子的脉搏。这是一个悲痛欲绝的慈母给儿子最后的爱，给儿子最后的体贴。

华优志扶正妻子的身子，感伤地说：“秀英，在这个时刻，我们要特别坚强，就算天倒下来也压不垮，我们还有俊龙，还有将来。我相信我们祖祖辈辈没有做过缺德的事，我们一辈子忠诚老实，老天总不能老是瞎着眼，专门错伤好人。”

“优志，你不会怪我命苦没有留住你的两个乖儿子吧？”罗秀英哭着说。

“秀英呀，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留不住孩子，到底是我的命苦还是你的命苦，谁说得清呀！大概天也不知道，天真有知，哪里会这样天昏地暗，专门惩办好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命运相连，生死相依的夫妻。”

不管罗秀英夫妇怎样悲痛欲绝，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可贤龙还是在天亮之前离开了他善良慈爱的父母。

一天之内丧失了两个纯真聪慧的孩子，这是华家最悲惨的一天，是人生最难回首的一天。这是天灾，更是人祸，是贫苦山区人民永远难忘的血泪苦海。

六十七

华优志夫妇终于等来了天亮，他们艰难地把贤龙的尸体弄下楼来，放在铺有篾席的地上。罗秀英拿了一件新衣给他穿在外面，这件衣服贤龙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去给娘家的舅父拜年时穿过，还有就是去姑妈家拜年时又穿了一次。每次拜过人家回来，秀英总叫儿子把衣服脱下来，她将衣服洗干净后在太阳下晒干，再认真地折叠好，放进箱柜里。平时是不许他穿的，因为这是贤龙唯一的一件可以见世面的衣服。现在他走了，罗秀英含泪从箱底取出来这件衣服给他整整齐齐地穿上，她又把一顶绣有红绿丝线的花帽给他戴上，给他的脚上穿上一双新的布鞋，袜子是洗干净的一双棉袜。

给贤龙穿戴完毕，华优志对妻子说：“秀英，我本想也给贤龙做个小棺材，可那几块杉木板只剩下两块了，无论如何也不够用了，这样的事向人家借是万万不行的，楼板和床板又都是松树板子，你看怎么办？”

罗秀英看了一眼丈夫悲伤、无奈的样子，心里更加难过了。丈夫平时总是充满自信又刚强，现在他又黑又瘦，眼里充满了血丝，好像一夜就变成了个老头。

华优志呆呆地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她的回答。他看到妻子呆呆的样子，再也没有了平时的情感和明亮，额前的皱纹好像一夜加深了好几分，一夜之间老了十多岁似的。

罗秀英终于艰难地吐出悲伤的话来：“本来，是应该同崇龙一样做那个东西的。板子不够了，又不能向人家借，只好这样了！用那新垫棉包把他包着，再用这张新篾席包着，把他送到他哥长睡的地方去。这并不是我们重视哪一个，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呀！”说着，她就大声地哭了出来。

华优志有气无力地说：“也只有这样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

天亮了，外面传来人们走动的脚步声。

华优志艰难地迈开步子，他回过头来对罗秀英说：“你待在这里，我去大哥家

同他商量一下，马上就回来。”

华优志来到大哥家，大哥正准备去整秧田，他哽咽着说：“大哥，贤龙下半夜走了。”

华优胜听弟弟这样一说，心也冷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阵，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说：“这是怎么回事嘛！老天真是瞎了眼，专门欺负老实人。”

“大哥，你把昨天那几个人再叫来送贤龙送走吧，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华优胜放下农具，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邝元花，要她马上去弟弟家陪罗秀英坐一会儿，他知道任何母亲遇到这样的惨祸都会如同五雷轰顶，惨痛难当。

邝元花来到罗秀英身边，看到她瘦削清苦的脸，一把把她搂到自己的怀里，把脸贴到秀英的脸上，深情地说：“秀英，我的好妹妹，你一定要顶住，这是天大的打击，比天倒下来还难受。但灾难已经降临了，哭和痛心都没有用，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坚强，咬着牙根顶住才是办法。”

“大嫂，我命好苦呀！前世到底造了什么孽呀！”

邝元花坚定地说：“这不是前世不修，也不是今生做了什么坏事而得到报应。这是天灾，是瘟神在作怪。”

华优志和华优胜进到房里，看到贤龙僵卧在地上的惨象，当然又是一阵心酸。

华优胜对秀英说：“老弟嫂，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场合，讲什么都没用，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大难临头要顶住，任何黑洞有尽头。”

优胜拿起那床新棉被，放在一边打开，轻轻地抱起贤龙放在上面，包好后，又放回篾席上，然后认真地卷起来，再把两个破旧的衣服塞在两头，用棕绳捆紧，最后用两只手把它托起，一步一步走出房门，放在厅房的左边。

过了一会儿，华优胜又拿了一块红布放在篾席的滚筒上。其他三个人也来了，大家都不说话，只是叹着气。悲伤的气氛笼罩着一切。

华优胜来到吊楼上，俊龙还没有起床，昨夜上床前，他想到父母悲伤的面容，崇龙惨淡的身影，使他很久都不能入睡，直到半夜才走进黑暗的梦乡。

大伯轻轻地叫醒了他，他见大伯焦虑的样子，不知出了什么事。

华优胜焦急地说：“俊龙快起来，去送你弟弟上山。”

这对俊龙来说又是一次晴天霹雳！

华俊龙飞快地穿好衣服，跟着大伯来到厅房里，有两个人在一边拼命地抽着旱烟，他们见华优胜来了，就大声地说：“还有什么事吗？这样的事越快越好。”

华优胜说：“稍等一下，我弟弟正在封红包，他拿来以后马上就走。”

那个不抽烟的人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封什么红包，这是讲客气、讲彩头的时候吗？”

那两个抽烟的人也放下烟筒说：“是的，遇到这样的事还论那个干什么，不要搞了！”

华优志走出来，给每个人一个用红布包好的银元。他非常忧伤地说：“各位兄弟，我家门不幸，遇到这样的灾难，多亏大家帮忙，这点红包是为了冲走晦气，不是什么礼，请大家一定不要嫌弃。”

华优胜也帮腔说：“各位兄弟，我们都是患难兄弟，大家就把我弟弟的这片心意收下吧。”

大家都不再说话。两个人用一根新砍下的竹竿抬起篾席卷好的滚筒，华优胜背着铲锹，另一个人拿着锄头，俊龙拿着草刮，一齐出门了。

送走贤龙后，华优志家一直笼罩在一派悲惨的氛围中。全家虽然每天吃着三餐饭，但每个人吃得都很少，特别是罗秀英，每餐只吃一点点，她是为了这个家才勉强支撑着，但眼里的泪水从来没有干过。她不出门，人家也很少来，只有大嫂邝元花和二嫂蒋满翠晚上来陪她坐坐。悲伤、孤独和无奈深深地刺痛着华优志夫妇的心。

贤龙走后的第四天，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四月初二，这天下午快吃晚饭时，华俊龙突然对母亲说：“妈妈，我有点头痛，是不是也那个了？”

罗秀英用手试了一下他的前额，果然有点发烧，这对她来说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

她强作镇定，要俊龙先去用温水洗个脸，洗个脚，再喝下一碗金银花茶，然后就到吊楼上去休息。

华俊龙上吊楼睡下后，华优志刚好打了一篮猪草回来。罗秀英还没等丈夫放下猪草，就走到丈夫前面焦虑地说：“优志，你快去找德福先生过来，俊龙也发烧了，怕又是那个东西发作了。无论如何都要他过来一下，我们全指望他了！”

优志丢下篮子拔腿就往外走。他在忠诚家里找到了唐德福，急切地向唐德福告知了情况，唐德福听后二话没说，赶紧跟着优志回家。

罗秀英站在大门口，远远地瞧见唐德福来了，她没有招呼他往里面去，而是直接把唐德福带到俊龙的床边。

华优志家的吊楼是一栋两层楼的火砖屋，下面一层是两间猪栏，上面是用厚厚的松木块搭成的楼面，是一间可坐一二十人的吊楼。过去这里是华优志的启蒙学校，他就是在这里了《三字经》《千字文》，这一年，又成了华俊龙和其他八位同学一起读书的地方。

自从百宝村发生天花之后，同学们都不来上学了，教书的老师也回家去了，吊楼一直空着。唐德福之前建议华俊龙要远离他两个生天花的弟弟，于是华俊龙就在这个吊楼上读书和睡觉。

唐德福来到华俊龙床边，他用手试了一下俊龙的体温，又叫俊龙伸出舌头仔细地看了看，然后让他解开纽扣，撩开衣服，看了看他的胸口，再按着他右手的脉搏，最后让俊龙躺下来。

唐德福站起来，对一直站在床边的华优志夫妇说：“先让侄儿好好休息一下，

我早两天从家带了点草药来，你们跟我去拿，喝两剂药，他就没有事了。”

临走前，他特别转过头来吩咐俊龙：“不要焦急，有我在，不会有问题的。你那两个弟弟是误诊了，抢救迟了，不然绝对不会有事的。”

唐德福和华优志夫妇一起下了吊楼，来到火房里，在火炉前坐下。唐德福开门见山地说：“俊龙侄儿是生痘了，现在才刚刚开始，初看很像伤寒感冒，其实是天花刚开始的症状，这个时候只要吃两剂发表的药，让痘毒发出来，就算治好了一大半。过两天让痘斑亮出来，再吃两剂清热解毒的药就会平安无事了。整个治疗过程清热解毒是关键，好多患天花的人其实是高烧烧坏的，清热的关键是解毒，解不了毒就不能从根本上解热，清热解毒是相辅相成的。天花病毒和感冒病毒实际上是不同的。治感冒的药解不了天花的病毒，很多中医先生给生天花的人开感冒的药，那是要害人的。在天花病毒开始发作的时候，药不能控制住它的发展，把它的毒头打下去，再想清热解毒就难多了。所谓误诊，就误在这里。”

华优志听了德福的分析，觉得在情在理，联系伍子杰的讲法，更加相信唐德福了。他诚恳地说：“家先生，俗话说，养病如养虎，治病如救火，你就给俊龙开两剂药吧，你能治好我的俊龙，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愿意！”

唐德福认真地说：“不要这样讲，我不是贪财的人，儿女都是大家的，我行医就是图修阴功，积点德。我会尽力的，我保证你的儿子不会有事就是了。”

唐德福站起来对罗秀英说：“你去找一个沙罐，洗干净后最好在泉眼里打一桶泉水来，不要用水缸里隔夜的水，这是有讲究的。山泉水比较干净，水缸里隔夜的水杂质就多一些。”

唐德福去取药了，华优志赶去挑山泉水。罗秀英找了沙罐，一连洗了三遍，然后把它放在煤火上烤干，准备熬药。

华优志挑水回来，唐德福也把药拿来了，唐德福用草纸包了两剂药，把上面的一剂放在了桌子上，他对罗秀英说：“这是第一服，马上就熬，大约煮一刻钟，等还有点热气的时候让侄儿喝下。过两个时辰再熬第二罐，也是等温热的时候让他喝

下。第二剂药你在天亮之前熬好第一罐，在吃早饭的时候让他喝完第二罐。熬第二罐的时间要稍微长一些，大约长一倍就行了。喝了这两剂药后侄儿应当会好一点，至少头不会痛了。吃过早饭，我再拿来明天中午和晚上的药。一句话，请你放心，侄儿不会有事的。如果痘毒出得快，出得齐，他就会轻松些；出得慢，就会辛苦些。但不会有碍。”

华优志听了德福的吩咐，心里平静了一些，但他内心的恐惧并没有完全消除。不过现在只能听他的吩咐，静观后效。

罗秀英对丈夫说：“你去准备晚饭吧，我来给俊龙熬药。用煤火做晚饭，药到柴火灶上去熬。你煮好饭后，就招呼德福先吃，不要管我了，等俊龙吃过第二罐药后我再回来吃饭。”

华优志按妻子的吩咐去做晚饭了。贫苦山区的农家饭从来都是很简单的，谷雨过后，已经是农忙季节，这个时候能够有大米饭吃已经很不错了。华优志煮好饭后，拿了一块腊肉、三个鸭蛋和一个春笋做了三个农家菜。天还没黑下来，就简单地准备好了饭菜。

吃饭的时候，罗秀英还在吊楼上陪着儿子，准备给俊龙喂药。唐德福上楼看了一下，并没有说什么，临走的时候才对罗秀英说：“喂完药后你就下来吃饭，优志已经做好晚饭了。”

罗秀英道歉似的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们不要等我吃饭，你们先吃就是了。”

唐德福走下吊楼，优志已经摆好了菜和酒杯。唐德福对优志说：“酒就算了吧，今天上午我多喝了几杯，晚上就算了。”

这时候，华优胜吃过晚饭来找优志，本来是想向优志讲一下准备秧田的情况，看到他们还没有吃晚饭，猜到俊龙可能也那个了。他按下心中的疑问，平静地对唐德福说：“德福哥酒量不少，还是喝几杯吧，都是自家兄弟，你还讲什么客气呀！”

唐德福微笑着说：“我是能喝几杯，不过并没有酒瘾。中国有句老话，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一个人喝酒就没有味道了，老大喝，我就喝，我知道优志是不喝酒的。”

华优胜说：“我已经吃过饭了，我就不陪你了。”

华优志劝华优胜：“大哥就陪德福哥喝几杯吧，俊龙的事就辛苦他了。你知道的，我本来就不怎么喝酒，而且在这个时候我还能喝酒吗？我现在是吃什么都没有味道，做什么事都没有兴趣。”说着，他又有点哽咽了。

华优胜见弟弟这个样子一阵心酸，他想缓和一下气氛，就对唐德福说：“好，这样吧，我来陪你喝几杯，我弟弟就算了，你也知道我弟弟的情况，我来给你助个兴。”

山里人家道贫寒，一般都不买酒喝，喝的是自己做的米酒或高粱酒。华优志今天用来招待客人的就是前年自己做的高粱酒。

唐德福在华优胜的陪同下喝了一口酒，他惊讶地说：“你这酒是高粱酒吧？不仅劲头足，而且香味很好，绝不比竹叶青和杏花村差多少！”

“这个是桂花高粱酒，虽然是自己做的，但味道还可以。”华优胜解释说。

唐德福喝了两杯后，就推辞道：“不能再喝了，这个酒是好喝，也很容易醉，一醉就很难醒。”

华优胜本来就已经吃过饭了，看着弟弟处于悲伤中，自然对喝酒也提不起兴趣，听到唐德福这样讲，就顺水推舟说：“既然先生这样说，那我们满起这杯后你就吃饭，我也不勉强了。”

“这样最好，这样最好。”唐德福喝完最后一口酒就吃饭了。

吃过晚饭，早已是掌灯时刻。华优志给灯盏加了点桐油，唐德福吃着水烟。过了好一阵，罗秀英才下楼来吃饭。邝元花也来了。

华优胜终于开口问道：“德福哥，俊龙到底怎么了？”

唐德福看了一下大家，很有把握地说：“俊龙是要生痘了，现在才刚开始，因为发现得早，治疗及时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事，这点就请你们放心好了。今天我已开了两剂药，可以保证他平安无事。我开的这些药与药铺里买的药虽然大部分相同，但我带来的药是自己从山里采来的，不会有假的和代用的东西。有几味药是我特别加进去的，像是山上的灵芝，药铺里就很难买到，一般情况下，我很少用到它，今天我下决心用了，这是真正的妙药，过两天你们就会知道了。”

华优胜这才放了心，他对德福说：“先生能这样用心，我和我弟弟都很感激。你能保证我大侄儿没事，就是为我们全家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老大，你这样讲就有点见外了，我老实告诉你吧，我这些秘方也是朋友告诉我的，他告诉我后特别教育我要好好去救孩子，生痘是每个孩子都会有的，弄得不好会出大事，千万不能用它去赚钱，而是要用它去救人，多积点德，对人家和对自己都有好处。我的药只收一点人工费，不图利，救死扶伤是行医的根本。现在的药铺流行药非五倍利润不卖的做法，实际是很缺德的。你说的不忘大恩大德的话，这不好，中国有句话，与人为善，就是与己为善。再说你我都是一家人，就是不是一家人，儿女是大家的，也应当尽量医治，这才对得起天地良心。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讲医术，也讲医德，没有医德就不配行医，就是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骗子，你们说是不是？”

华优胜听了很受感动，甚至有点激动地说：“是的，非常正确！不过对我们兄弟来说，知恩不报非君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大家都这样，世界才会平安昌盛。”

华优胜也附和道：“德福哥，你如果保证我俊龙平安无事，那就是天大的好事，我们怎么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呢！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是非轻重是分得清的。中国人人都知道，有人始有财，有子穷不久，无人富不长，没有人，没有好点的后代，就算是有金银财富、荣华富贵又有什么意思？人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世界就是由人创造的，没有人的世界就不能成为世界。”

华优胜放下水烟筒，对罗秀英说：“俊龙怎么样了？”

“今天中午还好好的，下午快吃晚饭了，他说有点头痛，我试了一下，确实有点发烧，德福哥断定是又要生痘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按德福哥的吩咐给他吃了一剂药，效果怎么样还要过一会儿才知道。德福哥说不会有什么事，我们都希望是这样。”

唐德福重申道：“不会有什么事的，你们放心好了。我把全部本事都拿出来了，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生痘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键是不要误诊，要及时清热解毒。”

最后，华优胜又向华优志讲了一下整秧田的情况，要他第二天把谷种浸湿，等过两天撒谷种。说完，他就和邝元花回家去了。

华优志点着火把，把唐德福送到华忠诚家去睡觉。华优志回到家里，稍微收拾了一下家里的东西，洗过脚，就到吊楼上去看俊龙。

他关切地问：“俊龙，头还痛吗？”

“爸，我现在头不痛了。”

罗秀英安心地说：“我刚才试了他的前额，好像烧已经退了，试他的手心，温度好像也正常，德福哥的药可能真的有效。”

华优志平静了很多，点点头说：“这就好，这就好！这样吧，你现在下去把猪喂一下，喂完就不要上楼来了，快去休息，今晚我在这里睡。”

“行，你给儿子作个伴。我忙完家里的事就早点睡下，下半夜不等半夜鸡叫，我就起来给俊龙熬药，熬好后我送过来，你就不用下楼了。”

罗秀英叫俊龙今晚就不要看书了，早点休息，有事就叫爸爸，然后就把门关好走出去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唐德福来到俊龙床前，先问了问情况，然后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他的脸色，又要俊龙伸出舌头，认真分析了他舌苔的颜色，再拿了一下脉搏，还

特意看了一下他小便的颜色。他例行诊断后，非常得意地说：“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俊龙的病情已经明朗，只要你们配合我的医治，饭食方面不乱来，我保证孩子平安无事。”

唐德福要过笔墨，在一张不大的淡黄纸上开了两服药方，然后交给华优志，郑重其事地说：“你今天去土地圩或沙田圩去抓药，每个药方抓两剂，两个药方共有四剂，这是明天和后天用的药。今天和今晚的用药我那里还有，我过会儿就把它配好拿来。白天的这剂药在晚饭前吃完，晚上那剂药在上床睡觉前吃完。估计今天晚上俊龙就能睡着了。至于怎么个熬法，熬多少时间，我拿过来药后会当面告诉秀英老弟嫂的。”

华优志走下吊楼，向老婆转述了德福的话，然后拿了几块银元，戴了一个很大的斗笠就出门去了。

过了不久，唐德福就拿了两包药来，他吩咐罗秀英应该怎样熬，熬的时间以及何时吃药，顺便告诉她今天他要到邻近的村子里去，那里也有孩子发烧了，要他去诊断一下是不是传染了天花。交代完，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等华优志从土地圩抓药回来已经吃过午饭一阵了。那时候农民买不起闹钟，更没有钱买手表，估计一天的早晚，是否晴天，是通过看太阳的起落和各自门前日影的移动情况。阴天，由于天象无法观测，就只好听雄鸡的鸣叫粗略估计时间，然后确定出工、收工和做饭的时间。

秀英见丈夫抓药回来了，马上摆好碗筷，端出蒜薹炒肉和春笋炒咸菜。华优志略带责怪的语气说：“你也是，何必等我回来才吃呢？这样不好，你们在家里按时吃饭就是了，何必等我呢！”

“今天忙，本来也煮得迟一点，你如果还不回来，我自然会先吃的，并不是专门等你呀。”秀英对丈夫说。

他们刚吃过中饭不久，唐德福也过来了。他打开优志抓回的药，检查了一下他开的药是否抓齐，看完认为没问题后又重新包上系好。

他微笑着说：“你这是在土地圩伍子杰那里抓的药吧？”

“是的，我和他比较熟，他抓的药不会克扣分量。”

唐德福说：“克扣药的分量，一般的药铺都不会。一旦减少药的分量，再好的药方都没有用。最坏的是药的质量达不到标准，那就等于买假药了，那是要误大事的，是大损阴德的事。伍子杰这个人还算有良心，他的药是贵一点，但一般不克扣分量，药的质量也过得去。”

华优志说：“大概是认得你的笔迹，他看了以后就问这是唐德福开的药方吧，只有你才开得出这样的药方来。你的名气真是越来越大了啊！”

唐德福笑着说：“伍子杰他不仅认得我的字，也知道我的这几个药方，不过他并不知道我药方的全部。你是我的老弟我才跟你讲实话，我这秘方其实还有三味药我并没有开，那三味药我采自别地，而且分量是保密的。否则他伍子杰就会既是药铺老板，又是医师了。”

华优志笑着说：“德福哥，你还有这一手啊！”

唐德福苦笑着说：“这就是秘方，是这个药方的高明之处，你以后会慢慢懂的。”

唐德福又对罗秀英说：“这是明天和后天的四服药，每天让俊龙吃两服，等要熬药的时候我会把要添进去几味药拿来。吃了这几天的药后，俊龙的痘斑，也就是痘毒就会发出来，把痘毒从体内赶出来，它就不会在体内攻心了。我要加的几味药有些会有点毒性，但不靠它们以毒攻毒，就不能达到清热解毒的目的。”

罗秀英感激地说：“只要你救得了我的儿子，你就是好人，就是好医生。其他的事我不了解，也用不着管，你能保证我的俊龙平安无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这是罗秀英这些天以来第一次露出一丝笑容，是深爱自己孩子的母亲的笑容。

六十八

经过唐德福的精心治疗，罗秀英夫妇将近一个月的关爱和护理，华俊龙终于从天花的魔爪下获救。到今年端午节的时候，他恢复了健康，不过他的脸上和身上到处都是麻点，因为痘毒以脓疮的形式损害了皮肤，不过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这个只有十一户的小山村，总人口只有五十六人，这段时间内，却有十八个孩子生了天花，一下就死去了十三个，其中有六男七女。华优志和华孝海家都失去了两个孩子，有两户人家从此绝了后代。华优志家自然也是最悲催的，不到一天的时间，两个儿子就相继失去了生命。对于华俊龙来说，虽然脸上的俊俏没有了，留下了许多又大又深的麻斑，但并没有留下别的残缺。同俊龙一样活下来的五个孩子中，有一个眼睛半失明，还有一个左脚跛了。

这场天花是这个小山村历史上最悲催的一章，这是由孩子的生命和父母、祖宗几代人的血泪写成的。在天花大发作的日子里，村子里随时都可以听到父母的悲哭声和儿女的呻吟声。在那些日子里，大人们彼此不敢往来，嫁出去的女儿不敢回家探望父母，父母也不敢去儿女亲家走访，外村有事要经过这里，宁可绕一座山走小路，也绝不敢从这山村中走过。直到天花平息后十多天，才有人敢从山村的侧边经过。

端午这天，吃过早饭后，范卓云老师大大方方地来到华优志家里。他一进门，就握着优志的手动情地说：“优志兄弟，不容易啊，你承受了这样大的悲痛！我早就想来了，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到沙田圩来打听你们的情况，特别是你家里的情况。听说三月二十九日，一天内你就失去了两个孩子，我都惊呆了，真的，我都快要晕倒了。我回龙口山学校把情况告诉了王雅正老师，她十分担心罗秀英大姐，害怕秀英大姐受不了。我们本想马上就来探访你们，后来静下来一想，万一我们把病毒带回去，岂不是害了那里的学生，也就不敢冒那个险了。”

两人坐定后，罗秀英从外面走进来，她看到范卓云，高兴地叫着：“范老师，你来了，好久不见了。”

范卓云站起来，拱着双手说：“嫂子，见到你们那么坚强，我真为你们高兴！”

“范老师，今天是端午节，能见到你实在太好了！”

范卓云拿过进门时挂在壁上的挎包，首先拿出了一方用油纸包着的猪肉，轻轻地放在饭桌上。

罗秀英有点不高兴地说：“范老师，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来我们家就比什么都好了，你这样做就有点太生疏了，你叫我怎么说你好呢？”

范卓云笑着说：“今天是端午节，这是我们湖南上半年最重大的一个节日，大家聚一聚，不是很好吗？”

他又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红包来，郑重其事地说：“这是王雅正老师的一点心意，她本来要一起来的，但她临时要去荷叶塘办点要紧事。她一再要我向你们，特别是秀英大姐道个歉，原谅她不能来。”说着，他就把红包塞到秀英手里并补充道，“我就算是把王雅正的心意送到了。”

华优志感动地说：“患难见真情！你们是教书的先生，我们是无知无识的农夫，你们把我们当朋友，当亲人看待，就是很抬举我们了，还这样讲礼貌，我们可受不起呀！”

罗秀英去柴火房里端来一盘粽子放在桌子上，又从餐柜里取出一个白瓷的缸子，然后装了两三调羹白糖。她对范老师说：“你走了十多里路了，上了这么高的山，肚子肯定饿了，先打点心，过一会儿我就去煮饭，让优志先陪你说说话，我就去忙我的事了。”

范卓云见罗秀英说话做事还是那么大刀阔斧，风风火火，就对华优志说：“嫂子经过那么大的灾难还能保持这样的精神风貌，不容易呀，这是你的福气啊！我为你们高兴，为我们中国人高兴！”

“她是一个很好的母亲，是一个天大的困难也压不垮的好人，她实际比我还坚强。”华优志深情地说。

范卓云对华优志说：“华存松不是说也过来看你们吗，怎么还没来呀？”

“他好久没有过来了，自从那个以后，我们还没有见过面。”

“他实际是很关心你们的，初二赶沙田圩，他约我今天到你家来聚餐。”

“今天虽然是过节，但现在正是农村大忙的季节，早晨肯定要干点农活，吃过早饭再安排一下家里过节的事，自然要晚点才会过来。”

范卓云在桌边吃着粽子。华优志用大碗端了一碗金银花茶给范卓云，给自己也端了一碗，他陪范老师坐下，喝了口茶，对范卓云说：“这个世界有点不对头，过去我们也生过天花，却从没有经历这样大的灾难。你大概也知道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村就那么个把月时间一下子去了十三个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呀！”

范卓云没有马上回答，他吃完两个粽子，又喝了大半碗茶，才抬起来头对华优志说：“哎呀，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事。真正讲起来，不说一天一夜，至少也要大半天才能讲清楚这来龙去脉。”

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原来是华存松和华存根兄弟俩也来了。华存松提着一只麻花老鸭走在前面，他哥哥存根走在后面，提着一挂猪肉。

“范老师，我们还以为你至少要半上午才能到，没想到你反倒走我们前头了。”华存松惊喜地说。

他们把东西放下，华优志马上打了一盆水让他们洗手，然后又拿了一方干净的洗脸巾让他们擦干手，又去给他们兄弟倒了两碗茶来。

华优志对华存松说：“你们两个也是，过端午嘛，你们还怕没有菜吃？又是提鸭，又是买肉的，真是的！你们两个陪范老师坐一会儿，我去给秀英说一声你们来了，马上就回来。”说完，他就把东西提到柴火房去了。

华优志来到柴火房，把华存松他们带来的东西交给秀英，对她说：“吃饭的事，由你安排一下，有事就叫我一声，我不能客来主不顾呀！”

“行，行，这里的事你不用管，你陪客人好了。”

华优志走出来，又到房里去拿了一盘烤红薯片和一盘烤花生来。

华存松感叹道：“你们真有本事，现在还能拿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家早就吃光了。”

华优志说：“你还不清楚，自从那个以来，客人没有来几个，我和秀英愁得茶饭不思，走的那两个先前不能吃，俊龙又是那个样子，医生嘱咐这些东西他都不能吃，自然就留下了。”

华存松心怕话题会引到优志最伤心的地方，就对华优志说：“范老师很关心你们家的情况，我去赶沙田圩会到他几次，他都要打听你的情况。上个闹子，也就是初二那天，他就提议今天一定要来会会你。我还以为他要半上午才能到，哪知道反而在我的前面赶到你家了，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呀！”

华优志站起来，拱手对大家说：“首先，我代表全家欢迎你们的光临；其次，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怀；最后，希望你们来到我家不要太客气，大家都随便点。正如有人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是农夫，不是君子，用我们的俗话说就是人好水也甜，打也来，骂也来，好朋好友随便来。今天是端午节，你们体贴我，怕我为招待感到为难，把菜都带来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优志讲完后，范卓云就接着先前他和优志的话题说：“我们好久没有叙谈了，要讲的事情很多。刚才优志说起现在的世道不好，为什么今年天花流行那么广，危害那么大，这是一个非常悲惨，非常严重，也非常重要的话题。”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范卓云的谈论。

过了好一会儿，华存松开口问道：“范老师，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和好多人都谈到过，有人说是这代人前世造孽，现在遭到报应；还有人说是现在人太多了，将来会没有饭吃，所以玉皇大帝就想了个办法来收人。天花天花，来收人花。讲来讲去，但总讲不出一个让人信服的道理来，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范卓云低着头，喝了一口茶，梳理了一下思绪，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我们这代人从来没有过一天太平日子，先是打倒清朝政府，接着是军阀混战，又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现在又是剿共内战，整个国家灾难深重，民不聊生，天灾人祸不断。说我们这代人造孽，造的就是这个孽。实际上天花不是现在才有的，很久以前就有，我们这些人都生过天花，我们都挺过来了，为什么今年许多地方的孩子就过不了这一关了呢？这是有原因的。日本鬼子想征服中国，到一九四三年之后，他们知道征服不了中国，中国人太多，地方又大，而他们人太少，国土又小，于是就想出了伤天害理的办法，他们用瘟疫、天花、痢疾和伤寒等东西来杀中国人。他们特别怕我们湖南人，湖南过去属于楚国，当时有句话，楚虽三户能亡秦。日本鬼子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只出了几万人，搞了一次‘九一八’事变就把东北三省通通拿去了。可是他们从占领武汉后，南下攻打我们湖南，就碰钉子了，他们三次进攻长沙都损兵折将，占领衡阳后更是寸步难行。”

范卓云喝了口茶，又抽了口水烟，接着说：“他们恼羞成怒，发誓要消灭我们湖南蛮子，于是他们就派飞机在我们湖南的上空偷偷撒下各种各样的细菌和病毒，想用这些来让我们断子绝孙。这几年我们湖南的霍乱、天花、痢疾特别多，危害特别严重，这看起来是天灾，实际是人祸，日本帝国主义就是罪魁祸首。”

讲到这里，范卓云声色俱厉，愤恨不已。

华存根不解地问：“范老师，你刚才讲到什么细……细菌，病毒，到底是什么呀？”

范卓云感到有点为难，他其实也没有亲眼看到过这些东西，只是从书面材料的介绍里知道了这些道理。他几乎有点自我嘲笑地说：“这个嘛，怎么和你说呢？细菌是一种很小的东西，要把它放大五六百倍才能看到它的原形；病毒嘛，可能还要更小。因此，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它，但是它们可以附在地上、水里、动物的皮毛上。就拿天花来说吧，据说还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它是一种过滤性病毒，它感染给人以后繁殖很快，使人发高烧，在皮肤上化脓疮，也叫作病毒，如果高烧不止，痘毒攻心，人就危险了。要防止天花害人，关键是清热解毒，它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很像伤寒发烧，但其实不是，如果用治伤寒的药来治天花，那是会误事的。”

范卓云很有把握地说：“据科学家研究发现，天花其实并不可怕，它不仅可以预防，可以治疗，还能够被消灭。日本鬼子留下的祸根现在还在发作，责任在于政府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中国的中医，甚至是民间的草药师傅都有对付这东西的方法，可惜并没有把他们的偏方、单方和秘方很好地利用起来，为所有人做好事，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为什么说责任在政府呢？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预防得天花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小孩种牛痘，那是一种人工生产的疫苗，一般私人是搞不起的，也搞不好，要推广很困难，只有政府出面才好办。抗日战争后，政府没有抓紧时间消灭日本鬼子留下的祸根，也没有向老百姓介绍科学知识，更没有把好的药方告诉老百姓，结果造成了空前的惨剧。”

华优志静静地听着，有些东西他虽然并不能够完全明白，但范老师讲得令人叹服，是在讲真话。

华存松听后也觉得这个范老师真不简单，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华存根虽然不明白范卓云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么多道理，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在讲真话，讲实话，并不是信口胡说。

华优志这些日子从来没有一丝开心过，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欣慰，范卓云把他心中不解的疑团解决了。他略带着笑容说：“范老师，古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有时就在想怎么会一席话会胜过十年书呢？我活了快四十年，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你刚才讲的话，你的话使我有如梦初醒的感觉，三十年来我不懂得的道理，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

华优志又招呼华存松说：“你陪范老师坐一会儿，我去火房看看秀英搞得怎样了。”

华存根说：“不要去催秀英做饭菜，吃饭早点晚点没有关系的。”

范卓云说：“是的，不要催秀英，我们还不饿。”

华优志说：“我不是去催她快点做，而是看我能帮她做些什么。她也够累的，

这些日子把她害苦了，要是一般的人早就垮了，她却还经常鼓励我，要我坚强呢！”

范卓云说：“自古就有‘国难思良将，家贫靠贤妻’的说法，在这大祸临头的时刻，不互相埋怨、各奔东西就很不错了，我们的秀英嫂子能够这个样子是很难得的。家和万事兴，夫妇俩在顺利的时候能相亲相爱，在苦难的关头能苦难分担，家里一定会兴旺发达！我说呀，你们夫妇虽然遭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苦难，却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恢复正常的生活，真是可喜可贺。”

华优志谦虚地说：“有什么办法呀！遇到这样的大灾大难，能怪谁呢？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谁不希望一帆风顺，芝麻开花节节高呀！希望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外一回事。一般人家，特别是我们这些穷山恶水的乡下人，总是风风雨雨，困难重重，成个家就很不容易了，要把一个家搞好更难。我们俩就认准了一条，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互相鼓励，互相体贴，这才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我觉得秀英这个人不错，会做事，会做人，这是很难得的。有人说，老婆总是人家的好，儿子总是自己的好，我看这未必对，老婆也可能是自家的好，儿子有可能是人家的好，这是很难说的事。”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华存根赞赏地说：“你们夫妇俩可以说是天生一对，恩爱一双，前世的缘分，今世的幸福。我们都要向你们两个学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心同德，挺起腰杆，面对风浪！”

华优志站起来说：“你们就在这里多喝杯茶，我有点事出去办一下，马上就回来。”

华存松关切地问：“要不要我们去搭个帮手？如果要我们帮忙，就只管说。”

华优志摇摇手说：“不用劳驾你们，我过一会儿就回来。”

华优志大步流星走到大哥家，对大嫂说：“大哥干什么去了？”

邝元花答道：“他拿了一把镰刀，好像是割大艾，搞菖蒲去了，马上快回了吧。有什么事要他做吗？他回来我马上要他过去。”

华优志平静地说：“也没什么要紧的事，今天范老师和存松兄弟俩都来了，趁这个机会，我想请大哥大嫂去陪陪客，这些天大哥大嫂也为我们操了那么多的心，秀英早就说要请你们吃餐饭，不然我们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

邝元花不以为然地说：“我以为你有什么事呢，这个事就不要费心思了，都是自家兄弟，有事吩咐一声就行了，还讲那么多的客气，用得着吗？今天是过端午节，我这里也是一大家的人，我们就不去作陪了。要去的话，就是你大哥去领个情，我就不去了。”

华优志说：“这样吧，你这边没有别的客，就让侄儿们过去一起吃餐饭算了，反正多个人多双筷子，大家就热热闹闹过个端午节吧！”

邝元花笑着说：“那不行，你那里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贵客，我们一窝蜂地过去还不让人笑话吗？这样吧，要去就你大哥去，我们就算了。”

华优志客气地说：“大嫂，你和大哥可商量着办吧。我和秀英的意思是你和大哥最好一齐过去，反正都是熟人，用不着拘礼节的。”

“好吧，你先去招呼客人，我会告诉你大哥的，这边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

华优志离开的期间，华存松鼓起十二分的勇气，不好意思地向范卓云请教：“范老师，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一向都很佩服你的见识和你的为人。今天，我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可以吗？”

范卓云看到他那严肃认真的样子，非常爽快地说：“存松老兄，你我相熟很久了，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们一齐来商量。请求不敢当，尽量说出我的心里话，是一定做得到的。你到底想谈哪方面的问题？如果你谈的问题超出我的能力范围，超出我的水平，我的浅见不能让你满意，还请你谅解我的无知无能吧！”

华存松高兴地说：“我有一个问题想了很久都不明白。你是知道的，我们国家已经乱了很久了，总是乱糟糟的，害得老百姓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和日本鬼子打了那么多年，日本鬼子走了，我们认为天下该太平了，谁知道接着又是剿匪戡乱。后

来听说延安打下了，朱毛被炸死，共产党群龙无首，已经乱作一团了，不出半年天下就太平了。可开头说是三个月，后来又是六个月，再后来说还要半年，总没个准。范老师，你说这是为什么，这个匪要剿到什么时候才能剿完，这要乱到什么时候才能戡完呀？”

范卓云没有想到这个山里的农民文化不高，一辈子就是一拜锄头一拜天，居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刚开始有点惊奇，后来感到非常高兴，连如此闭塞的山区里的农民都在关心国家大事，也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产生了疑问，准确地说是蒋介石失去了信心。

范卓云沉默了一会儿，他考虑用最简单的话语回答这个文化并不高的农民。

他站起来，昂起头对华存松兄弟俩说：“你们提出的问题实际是一个很大，很复杂，又很重要的问题，这恐怕不是我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而且我也是处在消息不灵通的乡下，水平也不高，讲也未必能讲到点子上，我想就用两句话来概括当前的形势，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说的——天天剿匪，共产党却越剿越多；天天戡乱，情况却越来越乱。”

范卓云冷笑着说：“我这个朋友讲得虽然有点挖苦的意味，但是仔细想来也基本符合情况。大约两年前的六月，蒋委员长仗着手上有四百多万武装精良的部队不把毛泽东百多万的土八路放在眼里，他们当时夸下海口说要在三个月时间里消灭毛泽东的主力，半年之内完成剿匪戡乱的任务。这就是存松兄弟所听说的先是说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后来又说六个月。”

华存松急忙问道：“他们这个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呢？”

范卓云笑着说：“应当这样看，他们是完成了一些，但完成得很不好，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完成任务，而且永远也完成不了了。”

范卓云看到他们兄弟俩疑惑的样子，马上补充道：“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双方的实力相差太远，蒋介石占领了共产党的很多地方，把毛泽东的大部分地盘都占领了，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也可以说老蒋完成了占领毛泽东地盘

的任务。可为什么又说老蒋实际并没有完成任务呢？”范卓云特别放低声音问，“奥妙在哪里呢？”

过了一会儿，他又自问自答地说：“毛泽东也不是一个傻瓜，他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办法来和国民党的军队捉迷藏。一年以后，老蒋损失了一百多万军队，而毛泽东呢，他虽然丢掉了很多地方，军队人数反而增加了。有人把老毛的战法叫赖皮战法，实际他用的是空间换时间的战法。为什么说它是赖皮战法呢？因为他不是和你兵对兵，将对将，光明正大地交手，而是打游击、放冷枪、搞偷偷摸摸袭击，所以有人说这是耍赖皮的战法。”

华存松笑着说：“看来毛泽东这个人不简单，很鬼的。”

华优志这时刚好走进来，听到华存松的评论，就接过话说：“你们说那些当官的有几个不鬼呀，我看今天的中国最鬼的人应当是蒋介石。你看他原来并没有蛮大的事业，却一步一步爬到了总司令、委员长、大总统的位置上，那么多的军阀和政客都败在了他的手下，他不鬼行吗？你再看，他四十几了，还有两个儿子，却把家财万贯还留过学的宋美龄给弄到了手，没有手段行吗？在今天这个世界，不是鬼不鬼的问题，而是谁的鬼更加高明。”

华优志讲到这里，觉得自己讲得有点过火了，马上补充说：“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父母总是教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那自然是对的。不过有人说老实是无用的别名。但这并不是要我们去做坏事，实际上是老实人吃过亏之后的一句气话。就我们为人处事来说，还是要多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凡是做了太多坏事的人，结果总是不好的。”

“范老师，你说我这话岂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华优志问道。

范卓云笑着说：“世界上的事本来就充满了矛盾，至少你是言之有理的。”

华存松兄弟俩听了，也会心地笑了。

华优志寻根问底地向他们说：“你们刚才怎么会扯到毛泽东不简单的事上来

呀？”

华存根简述了范卓云的分析。华优志就对范卓云说：“范老师，中国总是这样打来打去，你说要什么时候才会太平呀？”

范卓云笑着说：“这是一个千古难题，从古至今就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当然，在官方的文书上从没有公开声明当官的可以贪污，相反还三令五申当官的必须清廉。可是要所有官吏都廉洁自律是很难的，所以天下就总不太平。岳飞曾经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仔细想想这是很有意思的。”

华存松说：“这样说来天下就永远无法太平了？要想当官的人不贪钱，就像是要猫不吃腥，那是做不到的。特别是现在，你办什么事都要花钱送礼才行，你不送礼，他逼你送礼，这是那些手中有权的官吏普遍采取的手段。哎，总而言之，难呐！”

范卓云说笑着说：“这样就扯远了。虽然从古到今从没有杜绝官贪吏腐，天下还是太平过的，历史上还是有过汉唐盛世的太平年代。孟老夫子说，一乱一治，天下之道义也。所谓治，就是太平，乱久了，就会治。国家已经乱了那么久了，人心思治，这是大势所趋，那些妄图乱中夺权，乱中发国难财的人就被孤立了。既然大家都想要太平，太平就会来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得人心的人得了天下，国家才能太平。现在不太平，是因为有人挑起内战，把那些挑起内战的人孤立了，打倒了，自然就太平了。”

华优志微笑着说：“我们是一群无权无势的农夫，天下的大事我们管不了。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有饭吃，我们的肚子一造反，就会咕咕叫，这比什么都难受。你们先坐一会儿吧，我去看一看秀英饭菜煮得怎么样了。”说完，他就往厨房走去。

不一会儿，华优志就走进来对大家说：“马上吃饭了，菜是你们拿来的，你们看喝点什么酒？”

华存根说：“客随主便，你喝什么酒，我们就喝什么酒。不过喝来喝去，还是

自己做的米酒最好。”

华优志说：“我这里有米酒，也有高粱酒，还有浸了药的酒。不是什么留得住的问题，一是我不太喝酒，二是今年很少来客人，我更没有心思去喝酒，所以酒就留下了。”

华存松说：“今天范老师难得来一回，喝点高粱酒算了。那酒我在你这里喝过，很香的。”

这时，华优胜也过来了，他向范老师点点头，高兴地说：“范老师，好久没见到你了，我们都很想你，那些学生的家长也经常问起你呢！”

范卓云说：“难得大家还记得我，其实我和王雅正老师也经常谈起你们呢。”

华优志用托盘端来煮好的菜，华优胜帮忙摆好碗筷，罗秀英把饭鼎也端过来了。大家开始一齐吃饭。

范卓云问道：“俊龙呢，怎么不来一起吃饭？”

罗秀英说：“他不到这里来吃饭，这里有好多菜他还不能吃，他现在还要禁食，就像坐月子的女儿一样，不能什么都吃。我已经给他做好他要吃的菜，给他送去了。”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赞扬罗秀英的厨艺，给大家做了一桌好吃的饭菜。主人自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厚爱。

六十九

华存松兄弟吃过饭后，说家里可能会来客人就回家了。他们特别走到华优志夫妇面前，深情地说：“我们早就想过来看望你们，就是没有敢过来，还请你们谅解。好在俊龙平安无事，你们的痛苦也能大大减轻些。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挺过来了，我们为你们高兴，你们也要自宽自解，你们年纪不大，将来还会添儿女的。”

说到这里，罗秀英的眼泪又要流出来了，她转过头，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泪，有点哽咽地说：“感谢你们的好心，那些日子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整天都天昏地暗，昏昏沉沉的。”

华存根说：“好了，我们也不多说了，看到你们这样坚强，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有空会再过来看你们，也希望你们到我们那里去走走。”

范卓云关心华存松兄弟，一直送他们到村边。

走在路上，范卓云特意问华存松：“你那个副保长的职务还挂着吗？”

华存松说：“我早就辞去了。前前后后我干那个臭差事还不到半年，尽干些催粮、抓壮丁的烂事，得罪人呀！优志也一再劝我别干这个事，我就坚决辞掉了。”

范卓云说：“这样好！这样好！我说呀，优志这个人很不错，他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但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比别人要强许多，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人，这个你应当更清楚，你们是同学，是本家人。就是这场天花的灾难，把他全家搞苦了。”

华存松说：“是的，我们遇到不好办的事总是同他商量，他常常能提出中肯的意见。范老师，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多多安慰劝导一下他，这事就拜托你了。”

范卓云点点头说：“是的，我应尽一点朋友的责任。不过现在看来，不一定需要多讲什么了，他们夫妇挺坚强的，终于挺过来了。我也不能留太久，明天就要回龙口山去了，千万不能耽误了学生的功课。”

走到村边，华存松兄弟就感激地向范卓云老师拱手道别。

范卓云回到华优志家，罗秀英已经收拾好了餐具，重新摆出炸薯片和花生，并泡了今年的新茶。

罗秀英见范卓云回来了，忙起来招呼他坐在上边。她道歉似的说：“范老师，你来了我也没有陪你坐会儿，很对不起。”

“嫂子呀，你这就讲反了，我们一来，就让你忙个不停，是我们打扰了，说对不起的应当是我。”

范卓云向秀英和优志解释说：“按理我早就要来，却一直拖到今天，这里面的原因你们也很清楚，那个东西是要传染的，它不平息下去，万一传给龙口山那边的学生，我就担待不起了，这是要请你们理解的。另外，你们当时受到的打击我和王雅正能够感同身受，这是任何人都很难承受的事，你们最终挺了过来，这是很了不起的！”

范卓云怕自己的话引起他们夫妇的悲伤，讲到这里，就把话锋一转，机智地说：“这事我们就不去多讲，多想了，过去的事情至少已经过去，将来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当看到，我们受到的苦难不是某个人、某个家庭的苦难，实际上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苦难。几百年来，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腐朽的政府毫无作为弄得天灾人祸不断，水灾旱灾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天花霍乱毁灭了多少家庭啊！战争又使多少万人丢了性命啊！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说得清吗？是说不清的。”

范卓云有些激动，快说不下去了。他喝了口茶，平静了一会儿，然后才继续说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虽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惨祸，但并没有屈服，还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应当说灾难压不倒我们，我们将战胜一切灾难。你们夫妇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对此我是很佩服的。”

罗秀英听后咬了咬嘴唇，强忍着悲愤说：“范老师，孩子已经丢了，我们能把他救活吗？做不到呀！只好咬着牙，硬着头皮活下去，我们只能这样啊！”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这些天秀英特别不容易！我们是含着眼泪站起来的，我们要咬着牙根走下去，我们就不相信没有出头之日。可话虽然这样说，这样的世

界何时才能有尽头，我们却没有把握呀！”

范卓云看着眼前两个普普通通的山区农民，从心底里佩服这对在苦难中挣扎走过来的夫妇。他用非常沉重而坚定的语气说：“是的，在困难面前，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这点你们很好地做到了。寒冬总会到头，黑夜总会过去，中国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春风到来前的寒冬，现在许多人还看不到这一点，而光明和春天确实在一天天地接近我们，这是非常肯定的！”

华优志从范卓云的口气和表情中感受到他似乎是在向自己暗示着什么，就试探地问：“范老师，你能把话讲得明白一点、具体一点吗？”

罗秀英严肃地说：“范老师，你是不是怕我们口风不紧，无意中走漏了什么消息？”

范卓云沉默了一会儿，仔细地打量了一下他们两个人，然后微笑着说：“实际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更不是对你们不放心。”

他喝了口茶，又抽了一口烟，平静地说：“现在老百姓受了那么多苦，有些看似天灾，实为人祸，都是有些人不顾人民的死活造成的。就拿发生的天花和霍乱来说吧，如果政府事先进行预防，发生以后又进行有力的抢救，就不至于缺医少药，毫无抵抗之力，至少可以挽回大部分的损失。而我们的政府只知道征兵征粮、打内战，老百姓就只好吃苦了。”

范卓云几乎带着怒气说：“现在所谓的剿匪戡乱，实际就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嘛。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开始到现在，打了快两年了，死了不知多少人，打光了国库的钱。前一年是全面进攻，现在是重点进攻，攻来攻去，除了老百姓受苦外，老蒋的本钱也差不多输光了，他在各个战场都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现在他乱发纸币，物价飞涨，盗贼蜂起，抢米抢钱不断，这样的局面是维持不久的。正因为如此，人家才说剿匪剿匪，越剿越多；戡乱戡乱，越戡越乱。现在老蒋在军事上无法取胜，政治上也毫无希望。我相信事情乱到了极点，总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走向相反的局面，严冬过去就是草长莺飞的春天，黑夜的尽头就是光明灿烂的早晨。因此，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在苦难的时候，

叫苦连天，痛不欲生，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还会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对人对己都是有害的。我对你们夫妇俩非常敬佩，就是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罗秀英很激动地说：“范老师，你讲了许多事，许多的道理，我虽然不大懂，但总觉得你是对的。”

华优志也说：“范老师，你不简单呐！你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希望你能经常来开导开导我们。”

范卓云摇摇头说：“不能这样讲，我讲的东西也不一定全对，我不过说出我的看法，知无不言罢了。正因为这样，我希望在这里讲的就在这里打住，对其他人讲话时，就不要提这些看法了，以免发生误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华优志点点头说：“是的，有些话传三次就变得面目全非了，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范卓云对此表示赞同。他对华优志夫妇说：“你们有事就忙你们的去，我既然来到这儿，也去其他的家长家里坐一坐，同他们拉拉家常，特别是那两个已经走了的学生家里，更是不能不去。”

百宝村是一个仅仅有十一户人家的小村庄，范卓云到每个家里都坐了一会儿，特别向那些失去了孩子的家庭表示了安慰，鼓励他们坚强起来，渡过难关。他还多次提起了罗秀英夫妇含着眼泪站起来，硬着头皮活下去的精神。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范卓云回到华优志家。他来到华俊龙所在的吊楼上，华俊龙赶快站起来，范卓云连忙让他坐下，范卓云见俊龙身体已经恢复正常，仅仅是脸上增加了一些不雅观的麻斑。

范卓云老师亲切地对俊龙说：“俊龙呀，你渡过了人生中的最大难关，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你也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两个弟弟，这是十分让人难过的事。但对于你父母，特别是对你妈妈的打击最大，因为那是从她身上掉下的肉啊！你已经十

六岁了，读了那么多书，也比较聪明懂事，希望你以后多多孝敬父母，体贴父母，多为他们分担。”

华俊龙恭恭敬敬地听着，不时地点头。

范卓云沉思了一会儿，对眼前这位寄予厚望的学生继续说道：“除了孝敬父母外，你还要学会尊重所有人，包括那些本事比你还小的，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尊重人家，就是尊重人家的人格和尊严，只有这样，你才会学到人家的强处，这叫学无常师，你把人家都当作老师，自然会尊重人家。实际上，在一切地方，一切事物中，都有各种不同的学问，好多东西你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发现世界充满了奥秘。例如，我们在吃鸡蛋时，打开一看，除了外面蛋壳和一层薄薄的白膜以外，里面就是蛋白和蛋黄两样东西。可是仔细一想，一个鸡蛋在母鸡的孵化下就会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鸡。直到今天，我们也不明白它哪里变成了鸡头、鸡翅膀、鸡嘴和鸡爪子，哪些变成了肉和血、肚子和肠子，哪一点造成了公鸡和母鸡的分别等等。我们现在知道得很少，可见学问很多，疑问不少。那‘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说法是很值得推敲的，因为实际的情况是秀才纵出门，难知眼前事。”

听到这里，华俊龙不禁笑了起来，范老师也会心地笑了。

华俊龙笑着问范卓云老师：“世界上的东西那么多，每个东西都进行分析，就会有一大堆的问题。譬如，每个人都有眉毛和头发，头发在不断地长长，而眉毛就从不长长，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去研究那些学问才好呢！”

范卓云没有想到华俊龙会问这个问题，他咬了咬嘴唇，点点头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世界上事物那么多，一个人是不会把所有事物都研究透彻的。因此，世界上的人要分工合作，每个人选择自己感兴趣和有能力解决的事物进行研究，于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专家，各种各样的科学家，那些有突出贡献的人就成了大师和导师。你应当知道哪些知识现在还很难说，你不过读了几本古书，认识一些字而已，要研究各种学问，都还没有入门。这又该怎么办呢？没有入门，就要想办法钻进去，入了门，打开窗户，爬上楼梯一看，你就可以拿宝贝了，那里宝贝多得很呢！”

华俊龙看着老师那得意又神秘的样子，笑着说：“那里有很多宝贝，可我还是

拿不着，我还是门外汉呢！”

范卓云笑着说：“门外汉只要肯钻研，肯努力，就会变门内汉，门内汉都是从门外汉变的。为了不使自己变成傻瓜，就得努力学习。一个人学习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沉浮的命运；一个民族学习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兴衰。”

华俊龙不解地问：“有那么严重，那么重要吗？”

范卓云肯定地回答：“是的。其实孔夫子就说过，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意思就是我生下来也什么都不懂，后来长大了，渐渐懂得很多事，会做很多事，无非是向父母、老师、朋友学习的结果。聪明人一学就会，一般人要反复学才能学会，而愚蠢的人是自己不会，又不肯学。”

俊龙深有感触地说：“范老师，我懂了，我一定按你的教导去做。”

范卓云点点头，更加深情地说：“这很好。不过我讲的学习不仅是要向古人、向书本学习，还要向今人、同学和比你小的人学习，向后一种人学习比前一种学习更重要。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用自己的经验和人家的教训认真地验证人家的结论、意见和说法，绝不能轻信人家的话。有些话前人说的可能是对的，现在就不一定对了。因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有些话在这里是对的，到另一个地方就不一定对了。总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千万不能不问时间和地点，生搬硬套。”

范卓云点点头说：“我今天讲了那么多不一定全对，你也不要迷信我，我只是你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启蒙老师，我只不过是把我知道的一点皮毛告诉你而已。我希望你‘慎思之，明辨之’，这才是好样的！”

华俊龙怀着深深的敬意看了看范老师燃烧着热情的双眼和粗大的眉宇，保证似的说：“我一定努力去做，不辜负你的教诲和希望。”

这时，华存松和华优志也一齐走上吊楼。华存松笑着说：“范老师，天色不早了，请你到我家去吃顿小饭菜，我那边来了几个亲戚，他们听说你来了，一定要请你大驾光临，赏个脸，华优志也陪你一块去，你就不要客气了。”

范卓云笑着说：“看来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华存松想要华俊龙也一起去，华优志说：“俊龙就不去了吧，好多东西秀英还不许他吃呢。”

说着，他们就一起走下了吊楼，往华存松家走去。

七十

一九四九年农历六月，中国南方乱作一团。早在这年元旦，蒋介石宣布下野，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让给了副总统李宗仁，实际上他仍担任委员长的要职，在他的老家奉化溪口操控着一切。行政院长孙科则把办公地点搬到广州，形成了一个“一国三公，无所适从”的微妙局面。

这年四月二十二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这天正是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是谷雨的第二天，也是大冲圩赶集的日子，华优志吃过早饭，准备去买点盐。这个时候盐很贵，卖盐的老板不仅不收法币，而且不收金圆券，只收铜板和银元。他没有办法，只好向最好的朋友借了两个银毫子，买了点豆腐和盐就急忙回家了。刚进村口，他就远远地看到华存松和华茨轩一道过来了。

华优志赶快走上前去迎接华茨轩，问道：“家先生回家扫墓，还没有回道州去？”

华茨轩笑着说：“先到你家里坐一坐，我再回答你的问题。”

华优志说：“好的，先到寒舍停下脚，我们再好好谈一谈。”

罗秀英和俊龙吃过早饭就割草去了，家里的门锁着。华优志打开锁，推开门，把他们请到火房里坐下，然后道歉似的说：“我家里人都做事去了，乡村三月闲人少嘛，你们稍坐一会儿，我去烧点开水，泡杯茶。”

华存松说：“我去烧水吧，你陪茨轩先生坐一会儿。”

华优志说：“不用了，反正撬开煤火，把茶罐放在上面就行了，还是我去吧。”

华优志先到房里端出了一盘花生和炸红薯片，又拿出水烟筒来，然后在餐柜头上抽出一支香在煤火上点燃，递给了华存松，说：“你先抽烟。我不知道茨轩现在还抽不抽烟，大约是抽卷烟吧？”

华茨轩笑着说：“我现在也吃土烟，卷烟太贵，乡下也难买，还是这水烟筒好。”

华优志问华存松：“你怎么和他走在一起了？”

华存松说：“是这样的，昨天上午我到柳塘罗天才老表那里去了，回家的路上刚好会到茨轩先生在村前的草坪散步，我们就在草坪上讲了一会儿话，他留我进去坐一下，盛情难却，我就去了，老朋友相会，自然是天南地北谈了一阵，快到吃晚饭的时间，我本要回家去，他们硬是要我留下，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晚上闲谈的时候，很自然就谈到了你。”

华存松进一步解释说：“茨轩先生问起你现在的情况，我提到你去年三月一天失去两个儿子的事，茨轩先生很难过，决定今天一定要来拜访你，所以吃过早饭我们就过来了，没想到在村子前刚好会到你。情况就是这样。”

华优志对华茨轩表示感谢。他非常沮丧地说：“我家门不幸，一天之内我就失去两个天真活泼的小孩，我不知道这是我本来的命运，还是祖坟葬错了地。我们两口子都是忠厚为人，偏偏遇到这个鬼事，真是想不通呀！”

华茨轩安慰他说：“这不是一个人的命运和什么报应，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两年道州、衡阳那边也流行天花和霍乱，死了很多人，祸根是日本留下的，日本人快战败的时候偷偷摸摸地进行细菌战，把天花、霍乱和各种各样的细菌在晚上派飞机洒向中国的土地，这些年流行的瘟疫，日本人是罪魁祸首。加上这几年打内战，国共两党都没有精力来管这件事，我们这个地方交通不发达，又缺医少药，老百姓还很信神信鬼，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华优志说：“你和范老师讲的几乎完全一样，这大概是真的。”

华茨轩问：“范老师，是不是就是那个范卓云？我听好多人说起他，我没有见过他，他现在到哪里了？”

“他之前在临武和桂阳隔界的龙口山教书，去年端午他还到我家来过。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不知到哪里去了。”华优志回答。

华存松说：“去年九月份我还在沙田见到他一次，他说打算回老家去了，后来

就没有什么音信了。”

华优志说：“人老思乡，故土难忘，回老家是很有可能，我估计他大概混得不好，不然总该给我们写信来的。”

华茨轩说：“现在到处乱糟糟的，我们这里邮政很差，就是写了信也未必能够收得到。我原来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后来到道州干事，时不时给家里写信，实际家里根本就没有收到我写的信，那些信差往往把信放到乡公所或者保长家里，搞来搞去就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华存松说：“很可能是这样，他的来信我们收不到，我们也无法给他写信，联系自然就断了。”

华优志：“范老师那个人有学问，书教得好，对人也热情周到，是个好人。”

华茨轩说：“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但不一定是好人。”

华优志说：“这话怎么说？反正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感觉他是很不错的。”

华茨轩说：“现在是世风不正，党派纷争，把人都变坏了，变得好坏难辨，我就遇到过一个人。我在道州干事的时候，那县城里有一个从国立师范学院毕业的数学老师，他姓黄，叫黄秋生，是他家里的老三，他的父母取名很怪，老大叫春生，老二叫夏生，他妹叫冬梅。这个黄秋生书教得很棒，对学生认真负责，对朋友谦虚谨慎，特别是肯给人帮忙，因此，他赢得了人家的一致好评。他还是个国民党员，去年二月，他又被县党部推选当了县参议员。可是就在上个月，这个人带领一伙学生上山打游击去了。道州县党部书记落得一个用人失察，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有人要我们道州法院审查这个黄秋生和那个县党部书记，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那个黄秋生家里虽然没发什么财，但日子过得还蛮好的，不然他怎么有钱读中学、读大学呀！他口碑那样好，却偏偏去上山打游击。你们说说看，是不是好坏难分呀！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人有时是伪君子，表面是一回事，内心是另一回事，他或许很能干，但未必就是好人。共产党的头子毛泽东可是个文武双全的角色，他诗写得比杜甫还有气魄，打仗更是神机妙算，老蒋打倒了那么多大大

小小的军阀，对付毛泽东就不行了，辽沈会战、平津会战、徐州会战，都以他取胜而老蒋失败告终。最后老蒋不得不宣布下野，整个国家处于战乱之中。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你很难说清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华存松说：“是这样，无毒不丈夫，实际上那些开国皇帝有几个是好人？汉高祖得天下，全凭韩信替他卖命，后来他还不是把韩信杀了，这不是忘恩负义吗？唐太宗历来被人称为英明的皇帝，而他的天下是靠杀掉他的两个兄长抢来的。宋太祖是趁柴世宗死后在陈桥黄袍加身，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得了天下。茨轩先生讲能人未必是好人，是有道理的。”

华优志笑着说：“从来都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我们是山野草民，我们说哪个是好人或是坏人，是对于他为人处事的态度讲的，是根据一个人的印象讲的。我说范老师不错，是从他对人、对学生的态度去讲的，至于他背后干了些什么事，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呀！”

华茨轩笑着说：“优志哥是对的，我们对人的评价只能根据他的表现，他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有盖棺才能定论。”

华存松还是不解地说：“这也很难说，一个人对你好，你就认为他是好人，这是靠不住的。人是很古怪的，有些骗子为什么能骗人？就是那些被骗的人觉得这个骗子是好人。正因为是这样，中国从来就有大奸似忠、大智若愚的说法，知人知面不知心哪！现在要说哪一个 is 好人，实在太难呐！”

华优志说：“是的，要了解一个人很不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日久见人心，一时一刻虽然很难断定某个人是好是坏，但是如果他能一辈子都做好事，不做坏事，他就应当算作好人，不然就是好坏不分了，你们说是不是？”

华茨轩笑着说：“好了，我们不扯这个问题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更强，争论这个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们还是讲讲别的事吧。”

华优志看到水已经烧开了，忙去泡了三碗今年的谷雨新茶，然后用托盘端上来。他首先端给华茨轩一碗，然后给华存松一碗，最后把剩下的那碗放在自己的这一边。

他把托盘放回了原处，回到自己原来坐的地方坐下。对他们说：“这是今年的新茶，是早几天摘回来的，秀英清洗过后认真地炒好了。你们尝尝吧，过去的还不错，不知今年的怎么样。”

华茨轩说：“我们这里山雾多，所以这里出的茶叶又叫云雾茶。谷雨前搞的茶只有两片叶子，一个嫩芽，炒过晒干后就是毛尖。我们湖南最有名的毛尖是洞庭湖山上的毛尖。而我们这马侯岭的山上云雾多，茶叶的品位好，肯定也是不错的。”

大家一起喝着茶，吃着炸薯片和花生。说笑了一阵，华优志问道：“茨轩老弟，你什么时候去道州干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华茨轩摇摇头说：“这就一言难尽了，总而言之，情况是很不妙。我是‘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从广东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八月份经学校推荐到衡阳国民党行政公署党部，等了两个星期，直到八月底，他们叫我去道州法院当院长，我当了三个月副院长，那个正院长调任零陵任行政副专员，我就又成了道州法院的正院长。那段时间，其实我还是很满意的。”

华存松说：“应当说是很顺利！好多人大学毕业，却一辈子都当不了这么大的官。”

华茨轩叹了口气，说：“从政当官，全靠机会、能力和学历。我当的这个官是乱世功名，没有什么用的。从去年上半年开始，蒋中正将全面进攻共产党改为重点进攻以来，在山东、陕北和东三省都没有打好，特别是去年六月，刘邓大军飞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后，局势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前方打了败仗，后方物价飞涨，谣言四起，人心动摇，官就没法做了，发下来的薪资少了一半，到年底时，一半发金圆券，一半发银元，金圆券也是一再贬值，银元太少。到上两个月银元又减半，金圆券倒是加了几倍，可那有什么用，连生活都成问题。”

华茨轩讲到这里，既像是在诉苦，又像是埋怨。他又叹了口气，继续说：“我们生逢乱世，处在这样的乱局中，什么也做不成。没读书的时候，总认为书到用时方恨少，多读点书总会有用吧。读了大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体面的差事，认为有了出头日。谁知风云突变，成了这个样子，想来想去，我决定弃官回家，道州法院

院长是不能当了。现在这个国家就像是到处漏水一般，掌舵的走了，船正在下沉，坐船的人是各自逃命，谁也管不了谁。”

华优志听到这里，不知说什么好。华存松也想说什么，但不知怎么搭腔。

最后，华优志感慨地说：“哎呀，讲来讲去，是这一朝的老百姓有灾，中国有难，现在战争不断，天灾不断，连买盐买米都成了大问题，真是乱到头了。”

华茨轩苦笑着说：“真的乱到头了那倒好。现在是乱得不可开交，还在大乱之乱中呢。国军在长江以北是不行了，李宗仁想和毛泽东和谈，来个划江而治，谈了有一段时间了，还不知道又是个什么结果。”

实际上，当华优志他们谈论时事艰难的时候，百万雄师已经跨过长江，占领了南京。只因为他们身处于偏僻的山村，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报纸，更别说电视了，以为李宗仁北南对立，还在和谈呢。

华存松终于鼓起勇气问道：“国民党真的就这样完了吗，就没有收拾残局的人了吗？”

华优志说：“不是说白崇禧是小诸葛亮吗？他辅助李宗仁，总该会有办法吧！还有我们湖南的陈明仁，不是说很会打仗吗，怎么就这样没有用呀！”

华茨轩说：“白崇禧是有诸葛之称，但他的广西军不过二三十万人，他是敌不过四野的林彪的。林彪是什么人？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家伙本来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学生，后来他跟着共产党走，当了东北四省的王，很会打仗，蒋介石说他是战争的魔鬼，他现在手下有上百万大军呢。”

华优志说：“这样说来，白崇禧很难对付他啰！”

华茨轩几乎肯定地说：“难！恐怕很难！”

华存松说：“陈明仁能守住长沙，守住湖南吗？”

华茨轩摇摇头说：“这也说不准呐。古人说，国难思良将，陈明仁是一员虎将，

蒋介石很看重他，因为他在保卫四平的时候打了胜仗，老蒋还给了他青天百日的勋章呢。不过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一则老蒋打了败仗，二则已经下野。毛泽东是湖南人，陈明仁也是湖南人，听说毛泽东还派人来拉拢他，叫他学北京的傅作义，要他带头投降呢！”

华优志笑着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祸临头各自飞，在这样的乱局中，各种各样的怪事都有可能发生，陈明仁投降毛泽东也是有可能的。”

华存松关切地问道：“茨轩先生，我和优志是无知无识的农夫，世界不管怎样变，我们都是握着锄头把过日子。而你是大学生，还当了道州法院的院长，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不去道州，难道守着家，当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吗？”

华茨轩说：“我学的是法律，当法院院长是最对口的职业，当律师也不错。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我什么都干不了。想来想去，我认为还是教书为好，工作虽然清苦点，但对孩子的教育有利。我和县里的几所中学打了招呼，他们说可以考虑，我教国文或历史都行，不过上半年是不行了，要等到下半年。现在很乱，老百姓很苦，学校办不办得下去还是个问题，想起这些事，我就很烦呐！”

华优志劝慰道：“也别太悲观了，不要灰心，天无绝人之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乱是乱，总不会一直这样乱下去。现在这样谁也管不了谁，盐也买不到，米也买不到，连生意都不做的事总不能持久吧？没有秩序，没有规矩，没有章法的世界怎么能行呀！”

大家谈得正伤心无奈的时候，罗秀英和华俊龙回来了。罗秀英一进门，就爽朗地笑着说：“家先生，好久不见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家里来的呀！”她又转过头来对儿子说，“俊龙，快来见过叔叔，他可是个大人物，是大学毕业生，是干大事的人呢！”

华俊龙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羞怯地叫了一声“叔叔。”然后他就赶快拿起脸盆洗手去了。

华俊龙脱下草鞋，洗过手，罗秀英要儿子在华茨轩的对面坐下，华俊龙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她对俊龙说：“他是我们的家先生，又有学问，有什么害羞的？你应当好好向他求教才对。”

罗秀英又对华茨轩说：“这孩子没见过大世面，也很少出门，见到你有点不自在，请你不要见怪。”

华茨轩笑着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过去见面机会少，之后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习惯了。”

华存松向华茨轩介绍：“俊龙很会读书，他只断断续续读了几年私塾，就把‘四书五经’差不多读完了。”

华茨轩一听，有些惊讶地说：“‘四书五经’都读完了？那可蛮不错了。”

华俊龙解释说：“还有《易经》没有读。因为家里没有那本书，我就转读《古文观止》了，而且听老师说《易经》很难读，更难理解。要学写文章，还是读《古文观止》比较好。”

华茨轩笑着说：“看来你也算得半个秀才了，读的古书可不少呀！你开笔写文章了吧？”

“写过，不过写得不好。”华俊龙回答。

“写过诗，对过对子吗？”华茨轩又问。

“诗没写过，对子倒是对过，也对得不好。”

华茨轩一时来了兴致，转过头对华优志说：“优志哥，既然俊龙侄儿读了那么多书，你去拿纸笔和墨盒来，我来出两副上联让他对一对，看看他的悟性怎么样，好不好？”

华优志说：“你信他的。他不过认得几个字而已，对对子恐怕还不行。”

华存松笑着说：“你管他会是对还是不会对，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你快去拿东西来就是了。”

华俊龙从吊楼上拿来纸笔和墨盒，恭恭敬敬放在茨轩先生的前面。

华茨轩想了一下，在纸上写出上联：大鹏自有冲天志。

他写好后递给华存松，问：“你看这样可以吗？”

华存松认真地看了一下，笑着说：“我看可以，很有气魄。”

华优志也欠过身来看了一下，笑着说：“你对他的期望过高了。”

华俊龙看了上联，提起毛笔，恭恭敬敬地在另外一张纸上写出下联：“小民岂无救国心。”

他用期待的目光看了一下华存松，问道：“你看这样可以吗？”

华存松看了看，点点头说：“我看可以。还是请出对子去评判吧！”

华茨轩接过华存松递来的俊龙写的下联，琢磨一会儿，然后笑着对华优志说：“你这个小孩子真是才思敏捷，很快就对出来了，而且把冲天志点明就是‘救国’，‘志’和‘心’不仅对得好，而且互相补充，对得非常不错。”

华优志冷笑着说：“这不过是狗戴帽子——撞着的，这不算数。”

华茨轩摇摇头说：“对小孩子不能泼冷水，要多鼓励。”他转过头又来对俊龙说，“我再出一联，这次加大了难度，你再试着对一下。”

华茨轩沉思了好一会儿，在纸上写出上联：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

写完上联后，华茨轩拿给华存松，商量似的说：“话虽然很通俗，意思却有点深，难度太大了点，特别是对于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出过远门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

华存松看了后，笑着说：“我看可以，这样更能试一试他的能力。”

他把上联递给华俊龙，说：“你去对一对吧，对得好，就证明你真的很不错。”

华俊龙接过上联，用牙咬了咬嘴唇，回到座位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拖笔写着：“庙小妖风大，卦多不灵。”

华俊龙把它放在华茨轩的面前，问道：“家先生，你看可以吗？”

华茨轩接过下联，反复念了两遍，笑着对华存松说：“俊龙这孩子思路广阔，用字很准，难得难得啊！”

华存松接过一看，高兴地说：“这个小家伙不知他是从哪里学来的，难怪教过他的老师都说可惜俊龙生错了家庭，生错了时代，如果他是生在清朝的科举时代，至少可以考个举人。”

华优志拿过上联和下联一看，对俊龙的表现颇为满意。他轻轻地把它放在桌子上，说：“自古以来，穷人家有多少聪明的孩子就是因为家庭条件太差给糟蹋了。如果他生在大户人家，有条件送他读书，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水平了。”

华茨轩不同意优志的意见，他义正词严地说：“这不一定对，有句话说得好，自古寒门出将相，从来富贵养混虫。穷人的孩子受过磨难，吃过的苦多，往往很懂事。而那些富家的子弟呢，从小娇生惯养，不知稼穡的艰难，结果一事无成。”

华茨轩又对华俊龙说：“你的思路快，悟性好，我这里有一个上联，我是听人家说的，要我对给他看，我想了几天都没有对上，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你试试看能不能对上，对不上也不要紧。”

他把一张纸铺开，提起笔认真地写着：竹影过江，鱼游枝上，鸟栖水底。

华存松和华优志都欠过身来看。华存松说：“这个上联我也听过，听说至今还没有人对出来，可能太难了吧。”

华优志笑着说：“家先生，你把这小子看得太高了，他哪里对得出这样难的上

联呀！”

华俊龙拿起上联一看，想了一会儿说：“这个上联妙就妙在它的构思上，它把景物写得很有趣味，实际光从字面上看，并不是太难。”

说完之后，他就在另外一张纸上写出了下联：春雷劈空，火流云端，光照天下。

华俊龙把写好的下联呈给华茨轩，笑着问：“你看这样可以吗？”

华茨轩看了，马上把它递给华存松，华存松看了以后又把它递给华优志。

华茨轩笑着说：“优志哥，你家公子非池中物啊！”

华存松也说：“俊龙这孩子的对联总是气势很大，意境奇特，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气质，将来他总会有出息的！”

华优志摇摇头说：“这叫年少气盛，仅凭这一点，是不能断定他有没有出息的。”

华茨轩笑着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没有一定的气质是写不出这样的对联来的。”

华存松笑着说：“我赞成茨轩先生的看法。一个人的文章，一个人的字，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人的风格和性格，这就是文如其人的由来。不过现在感到遗憾的是俊龙身处乱世，出生在我们这样贫苦的山区，他的老师都是教蒙馆的老师，只能教他认识一些字。至于要去读初中、高中、大学，是根本办不到的。”

听到这里，华优志叹了口气，说：“我们就那么大的本事，除了弄到饭吃，什么东西都不能想。我送他去读书的目的就是让他认识自己的名字，将来去为人家挑脚时认得店铺的招牌，那就谢天谢地了。再过两年，给他讨个老婆，分伙，成家，就算我尽到责任了。”

华茨轩说：“要读出书来很不容易，一是要家里有钱送他读；二是他本人要聪明一点，读得进去书；三是要有好的老师引导。没有这三个条件，困难就很大。我原来不了解俊龙侄儿有这份天资，早知道的话，我愿意借钱让他去读初中，初中毕

业后就去读中等师范学校，再去读大学。读师范是不用交学费的。可是现在国家那么乱，讲这些都是空话了。”

这时，罗秀英走了进来，对华俊龙说：“俊龙，你快去菜园里掐一大把韭菜来，准备做盘炒鸭蛋，要快！”

她又对华优志说：“你也收拾一下碗筷，准备吃中饭了。”

华存松笑着说：“这样快呀！我原本还打算要茨轩先生到我家吃中饭呢。”

华优志说：“到哪里吃中饭还不一样，只是你们家菜多一点罢了。”

华优志用干帕抹干净餐桌，放好长凳，摆上酒杯和碗筷，然后用托盘端来几个菜：一盘蒜薹炒腊肉，一盘干鱼炒豆豉，一盘炒鸭蛋，外加一个春笋泡酸菜。他把这些菜都放到桌上后，又去火房端来了一盘莴笋杆炒油豆腐，还有一碗剥了壳的盐蛋。菜放好后，他拿出一瓶虎骨酒来。

罗秀英把饭也端了过来。她对华俊龙说：“去看你大伯回来没有？要他来陪客人喝杯酒。”

没一会儿，华俊龙就回来了。

华优志问：“你大伯回来了吗？”

“大伯回来了，他要我先回，他洗过手，换件衣服就过来。”

华优胜一进门就拱着手说：“茨轩先生，你好舍己呀，到我们这穷山里来了。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是的，有几年没见了，自从你大学毕业后到外面干事，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了。”

吃饭喝酒的时候，客人们盛赞主人的厨艺高超。罗秀英笑着说：“全靠你们说得好！我不会煮菜，我不过可以做到每样菜都十分干净，咸淡基本不出大问题。茨轩先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吃过不少山珍海味，吃我们家的土菜一定不合口味吧？”

华茨轩笑着说：“嫂子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做得也很合口味。说实在的，你要是到我家去，我还拿不出这么多好吃的菜来。在这个时期，能做到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华茨轩本来还能喝点酒，只因为近来事务烦心，喝酒也就没有了兴致。华优志原本就不怎么喝酒，华存松的酒量也不好，华优胜虽然喝得点酒，但和华茨轩没有喝过酒，而且两人的地位相去万里，华茨轩说不喝了，他也就说了一声“恭敬不如从命”就算了。

吃过饭后，大家又坐着喝了会儿茶。

华存松邀请华优志陪茨轩先生去他家吃晚饭。华优志先是说有事，后来经不起华茨轩的劝说，只好和他一道去华存松家了。

七十一

形势的发展比人想象得还要快，还要大，还要深刻。华茨轩原来估计解放军渡过长江至少要到盛水季节以后，即起码要八九月以后。

他在四月份与华存松、华优志闲谈时，还认为老蒋经营的江防工程绝不是只有木船、没有军舰的共产党的军队能够轻易攻破的。到了快过中秋的时候，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明朗，从东线南下的解放军不仅占领了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叶剑英还从江西直下广东，截断余汉谋的交警总队南逃海南岛的去路，湖南的程潜和陈明仁也宣布和平起义，在武汉一线的林彪的四野，从湘东和湖北方向分头赶来。

后来得知，陈赓占领广东的大军取道广西，直插云南。这实际上是根据毛泽东南方作战要求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把国民党从新疆到广西的一百多万军队全部包围起来。

八月中秋过后的第二天，华茨轩再次来到华优志家。他要华俊龙去华存松家，请华存松过来一起闲聊。

华优志一面招待华茨轩，一面吩咐罗秀英准备当天晚上的饭菜。

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吃着刚烘烤出来的花生。罗秀英又拿来从山上摘来的野毛栗，她把煮好的毛栗放好后就说：“家先生，你在这里坐坐，我就忙别的事去了。”

华茨轩笑着说：“嫂子别客气，我近来是你家的常客，打扰够多的了。”

罗秀英说：“什么打扰，就是我们没什么好东西来招待你，不是世界这么乱，要请你，你还不一定来呢！”

华茨轩苦笑着说：“要不是天下大乱，躲在家里苟且偷生，还真不会来这么勤呢！”

罗秀英笑着说：“家先生，你不嫌弃我家里穷，你就经常来坐坐吧。我们家没有好东西吃，红薯、南瓜、芋头、苞谷这些东西还是有的。我们山里人只要肯劳动，

杂粮还是有的。”

华茨轩看到罗秀英那样诚恳和自信，不由得对这位农家大嫂又产生了几分敬意。

他对华优志说：“我们嫂子勤劳能干，乐观大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这是你的福气啊！”

华优志说：“福气不敢说，我这个家全靠她精打细算，才能在这样的乱世中过上比较安稳的日子。特别是去年上半年我们这里发生天花，我一天就失去了两个儿子，没有她的大力支持，我几乎挺不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夫妻了。有时候她比我还坚强，还有办法。真是挺难为她的了。”

过了好一阵，华茨轩开口问道：“优志哥，现在世界这样乱，我不敢随便出门，连原来的同学、同事和多年的好友来往得也少了，大有陶渊明‘门虽设而常关’的味道，我们这里又很闭塞，我几乎变成桃花源之中的人了。你经常赶闹子，朋友也多，消息比较灵通，请问你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好意见吗？”

华优志仔细地听着华茨轩的话，心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这位本乡的大学牲和道州法院的院长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和惶恐，甚至是无助和绝望。华优志不仅对他仍很敬畏，现在反而有点同情和可怜他了。

华优志装作茫然的样子，非常平静地说：“我是一个山野里的农夫，一年到头总是为吃饭糊口忙来忙去，哪来什么好消息、好意见呀！现在外面风言风语很多，我也搞不清谁是对的。早几天去宜章梅田圩卖生姜，听说陈明仁起义，归顺了毛泽东，还有人说解放军攻下了广州，把余汉谋和白崇禧都包围起来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可就不知道了。”

华茨轩叹了口气，说：“陈明仁是投降共产党了，广州也确实失守了。你可能还不知道，毛泽东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还叫宋庆龄当了副主席呢。一句话，国民政府失败了，国民党垮了。现在我们湖南，特别是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找不到县政府、乡公所了，那些县长、乡长都不知到哪里去了，下面的小官和当差的各自

谋生，不仅群龙无首，简直是没头苍蝇，不知道要飞到哪里去。我现在是孤掌难鸣，回天乏力，不知如何是好，今天我到你这里来，就是想找你和存松说说话，谈谈心，放松一下。”

华优志点点头说：“也好，不过我们是无知无识的农民，扯点家常闲话可以，要说天文地理，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就会牛头不对马嘴了。”

华茨轩说：“那些大道理讲来讲去也没有什么用，讲多了还叫人心烦，还是讲一点生活中的小事实际得多。我说呀，优志哥，你就不要把我看作大学毕业生什么的，你把我当成是自家兄弟就行了。”

华优志笑着说：“那怎么行呀！我怎么能和你相提并论呢，你是大学生，见识广，而我是一个农夫，讲来讲去就是一窍不通的木头。虽然我们按字辈也是兄弟，实际上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差很远。”

华优志为了转换话题，就问：“茨轩先生，你那个大侄子在读初中了吧？你那儿子听说也很聪明，现在读到哪个年级了？”

华茨轩回答：“我那侄儿叫武宣，今年十九岁，从小跟着我爸爸在家里，小的时候读了几年私塾，十三四岁才去读中心小学，现在在读初中二年级了。因为时局太乱，现在仍然在家，等时局稳定再说。我那儿子叫武烈，今年十三岁，高等小学毕业了，本来也应读初中了，可现在县里的中学因为时局乱，到现在还没有开学，前些天我去县中学找了雷校长，他告诉我一开学就让我儿子去读。现在我那儿子在我外家那里住着，那里离县城近，一开学就可以去报名读书。”

这时候，华存松走进来了。他首先向华茨轩拱拱手，笑着说：“家先生过来了，这样闲空啊！”

华茨轩站起来，让过座，马上回答：“我现在是闲人一个，官做不成了，田土里的事又不会做，读书也读不进去，一天到晚坐着发慌，所以就到你们这里来说说话。本来早两天就想来了，正好要过中秋，一则怕你们有客人，二则好多年没有在家过中秋了，怕父母有想法。今天我就下定决心来了。”

华存松说：“现在水稻已经收割完了，红薯还没有这么快挖，天气又干燥，实际没有什么农事，你过来谈谈心，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华茨轩对华优志说：“优志哥，存松来了，我们还是到吊楼上坐吧，那里安静些。”

华优志猜想他今天来这里可能有点别的事，不好在这里讲，就赞同地说：“好，我去收拾准备一下，你们稍坐一会儿。”

华优志来到吊楼上一看，发现楼上倒也干净，俊龙把床铺铺得井然有序，书桌上的书也摆得整整齐齐。

他走下来，请他们上吊楼坐。华茨轩和华存松坐定后，华优志招呼说：“我去烧壶茶来。”他把水烟筒放在书桌上就走了。

华茨轩对华存松说：“我今天来这里是有件事想和你们商量一下，本来早两天就打算来了，会到中秋节，怕你们不方便，就推迟了两天才来。今天吃过早饭，刚要起身的时候，我表哥来了，吃过中饭后他走了，我马上就过来了，耽误了你们做事，还请海涵！”

华存松摇摇手说：“不要客气，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你只管讲就是了。有什么还是等优志上来再说吧，他这个人想事比较周到，又肯帮忙，会体贴人。”

华茨轩说：“是的。我认为你为人比较稳重，低调，也有心计，所以我特别要把你也请来。”

他们坐着抽了一会儿烟。华优志向家里人交代了一下，就上吊楼来了。

华茨轩待优志坐定后，非常严肃地说：“今天我特别来打扰你们，是有一件事想向你们请教，这不是客气，是真的要向你们请教。因为我想了几天了，还是没有把握，所以就来打扰你们两位了。”

华优志客气地说：“茨轩老弟，你都拿不准的事，我们还能出得什么好主意来？”

华存松说：“这不过是茨轩先生不耻下问罢了。古人说，愚者千虑，亦有一得；智者千虑，岂无一失。还有一种说法是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我们是一家人，就不用讲客气话了，大胆提出来，我们交换一下意见。”

华茨轩笑着说：“说得好，我们是一家人。你们两个都知道，我是三月初抛弃道州法院的差事，自动回家闲居的，这半年来，我过着逃避乱世的生活，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大获全胜已成定局。我也总不能老坐在家里吃闲饭，刚好前几天有人邀我去县里教书，我想去教书也好，至少不会一天到晚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无聊透顶。我父亲却很不高兴，他认为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要教书又何必去读大学呀！你们说我该如何是好？”

华优志和华存松根本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事，而且特地来同他们商量。

过了好一会儿，华优志才微笑着说：“我看教书也可以，自古以来，在中国，老师是很受人尊重的。你看孔夫子并没有做多大的官，就是因为会教书，成了道冠古今、德配天地的圣人。教书也未必就是末路。”

华存松说：“我看也是，教书虽然没有当官那么威风，但无论如何总比当农民好。从来都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世界上最苦的就是农民，起早摸黑，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还被称为农夫蠢子。如果没有别的事好做，是可以去教书。”

华优志又补充道：“茨轩老弟，读书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从来是因人而异的，读了书就去升官发财，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也有风险。当官有大有小，当个小官，未必能发财。官还有清官和贪官之分，清官名气好，但很难做好；贪官能发财，但很危险。当官的也有难处呐！”

华茨轩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话，最后点点头说：“你们讲得有道理，现在身逢乱世，官场也难混，彼此拉帮结派，钩心斗角，防不胜防，稍不注意，就会遭到对方暗算，这种事多得很呢！”

华优志说：“我看你父亲可能是觉得教书有点大材小用了，面子上不好看。我看还是这样比较好，你先去教书，找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等到世界清平之后，有

机会的话再想办法去当官，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华存松也说：“我看这样也好，先找个安身之地站稳脚，看准机会再做打算，这样就可以进退有据，左右逢源。不管人家怎么说，怎么看，反正自己不吃亏。而且你的公子也要读书，你教书的话，正好可以好好辅导辅导。”

华茨轩笑着说：“经你们这么说，我就心安一些了，看来我还是先答应这个差事，去教书算了。”

华优志问华茨轩：“他们要你教哪门功课呢？一年的薪水有多少呀？”

华茨轩回答：“大概是教国文，可能还教点历史吧。至于薪水嘛，大约每月四百二十斤大米。现在物价不稳定，薪水都按大米来计算。”

华存松问道：“这四百二十斤大米是一年的，不是一个学期的？”

华优志说：“他讲的是每个月，这已经不错了，一年下来，收入大约有六七十担谷子。”

华存松也说：“那很不错了！我们请老师，一般是一年二十四担谷。”

华优志笑着说：“人家是教中学，岂能同蒙馆相比呀！”

华茨轩高兴地说：“感谢你们的指点，我就先告辞了。”

华优志挽留道：“不忙，吃过晚饭再走，今天是农历十七，月亮大着呢！”

正说着，华俊龙把泡好的茶端来了，他们就坐着喝了会儿茶，罗秀英又拿来了花生和毛栗。

又坐了一会儿，华茨轩起身告别。华优志和华存松一齐把他送到村外。

看着华茨轩走远，华存松和华优志回到华优志家，又来到吊楼上。

华存松对华优志说：“优志，茨轩今天到我们这里来就只同我们谈去不去教书

的事，这有点不好理解，这样的事还要向人家请教吗？”

优志笑着说：“我觉得他还有其他事要同我们谈，似乎又不好开口，所以临时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们。在你还没有来之前，他问我有没有好消息什么的，他可能本来想要我们介绍外面的情况，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从他当时的表情上看，他好像忧虑很深，心里很虚。”

华存松点点头说：“这是很有可能的，他家是我们这里最大的财主，高中毕业后他就成了县党部的红人，大学毕业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道州法院的院长。地方游击一打起来，他就逃回家来，再也不敢到那边去了。回到家里，他又要他父亲拿出很多钱来修路、修凉亭，听说他还把好田偷偷卖了，放出的高利贷大笔的不要利息，只要归完八成本钱，就把借据退了，小笔的贷款只要还六成本钱就行了。这确实有点不正常。”

华优志摇摇头说：“他家修路、修凉亭的事我是知道的，你提到的后面的这些事我倒没有听说。从各种情况来看，他知道共产党要来了，在毛泽东还没实行土地改革时，减少家业，行点好事，将来容易过关一些。”

华存松说：“我看毛泽东是真的很厉害，还没有来就先声夺人，叫人家不寒而栗。”

华优志笑着说：“我看茨轩也是一个很胆小的人，事情还没有来，就准备好退路了。中国有句话，是祸躲不过，躲得脱就不是祸。他本人读了那么多书，又没有做过坏事，怕什么嘛！”

华存松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很聪明，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些人还在买田、买土、大放高利贷呢！”

华优志吸了口烟，皱着眉头说：“我们是没有钱，就是有钱，也绝不在这个时候买田土，放高利贷，发横财。在很多时候，能守住本分就不错了。”

华存松忽然问道：“共产党来了，会对我们怎么样？”

华优志哈哈大笑说：“我们怕什么？谁当皇帝都一样，要天天动锄头才有饭吃，他还能不许我们用锄头吗？没有的事！共产共产，是共大户人家的产，我们没有余钱剩米，谁来和我们共产呀！要和我们共产，他首先要拿钱给我们才行。现在有些人怕共产党，是因为他们不懂事。你一无所有，共你的产有什么用？那些当官的、发财的一听说共产党就吓得要命，这就证明我们没有怕的必要。说实在的，世界这么乱，就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你争我夺的结果，没有这些人，天下就太平多了。”

华存松点点头说：“你说得也有道理。我可能会有点麻烦，我当了几个月副保长，还糊里糊涂地加入了国民党。”

“你那个副保长就当了几夭，你没有抓过壮丁，也没有逼人交粮交税，怕什么呀！国民党员你也只是挂个名，还向他们申请了退党，这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呀！”

“如果共产党能实事求是，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怕到时候不由你分说呢。”

华优志笑着说：“不管怎么样，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只要自己身子正，就不怕影子斜，到时候肯定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

华存松也点头笑着说：“你讲得很对。这个世界真的要发生变化了，还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大变化。总的来说，应当会变好一些，我们用不着怕，怕也没有用，听天由命好了。”